



河南先生文集

河南先生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春岑閣鈔本

高平范仲淹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醜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寢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揚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師魯汲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其流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真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遷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

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昇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机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河南先生文集總目

卷一

皇雅

律詩

卷二

雜擬

卷三

雜文

卷四

記

卷五

序

卷六

書啟

卷七

書啟

卷八

書啟

卷九

書啟

卷十

書啟

卷十一

書啟

卷十二

行狀碑

卷十三

表碣述誌銘

卷十四

誌銘

卷十五

誌銘

卷十六

誌銘

卷十七

誌銘祭文

卷十八

表疏

卷十九

劄子

卷二十

奏狀

卷二十一

奏狀

卷二十二

奏狀

卷二十三

奏議

卷二十四

申狀

卷二十五

申狀

卷二十六

五代春秋

卷二十七

五代春秋

卷二十八

附錄

河南先生文集總目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皇雅十篇

天監 西師 耆武 憲古

大鹵 帝籍 庶工 帝制

皇治 太平

律詩七首

贈三鄉浮圖智聰一首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過興平哭耿諫議喪呈經略副使韓密學一首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少卿一首

和河東都轉運施待制二首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一首

皇雅十首

天監受命也自梁至于周兵難不息 宋受命統

一萬方焉

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仁祚厥真聖仁實懷

徠武以執鏡匪虔匪劉拯我大命自昔外禪月經

日營令以挾制政以陰傾 帝初治兵志勤于征

奄受神器匪謀而成淮潞弗度卒汙叛迹戎輅戎

嚴皇威有赫彼寇註民吾勇其百殄厥渠魁貸其

反側 帝朝法宮左右宗公仗大悍士以雅以容

爾居爾室爾工爾農既息既養惟天子功

天監四章章八句

西師征蜀也

主用西師岷梁弗賓匪曰負固實交晉人子訓予

誓合我將臣正厥有罪無庸傷民矯矯虎士載推

其璧于嗟孟侯亦果其策迎師而降靡抗鋒鏑豈

獨身謀完是宗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衆悍驕

彼民危懷當塗叫歎合萬為一匪懷則威 帝心

是恤 帝曰將臣子嘉乃庸廢命毒民爾弗有終

邦典用疑惟罪惟功靡殛而削協于厥中 帝曰

孟侯受封于楚淑旂調戈備物異數俾爾族姻及

乃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蜀民呼歌天子威靈

保我者封暴我者刑匪功是和匪弱是陵天子惠

民疇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耆武受俘也命將伐南海平金陵俘二王以獻

耆武定功時惟二方淮服其義海南遂荒孰孱而

韜孰暴而得自底不諛乃終滅亡 帝戒二俘同

即爾誅子惟民無辜休息是圖時其輯矣寧威獨夫 帝嗟汙邦久罹于兵或暴下以征或數虐以刑予命中央協于國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

音武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令守臣也削其附庸以強帝室焉

帝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屏惟翰在昔艱難弗惠訓典跨都連城高牙以建有土有民肆乃征繕以息以容終焉叛換凡今帥臣袒厥聞見匪革亂原曷清多難 帝告庶邦式是典彝元侯顯父戚臣宗支正乃封圻予一人是毗凡曰附城周爾俾之畜兵厚賦靡爾得私毋去而國作福作威天子有命嗜敢不祇子孫承承唯萬世規

憲古二章章十六句

大禹王師討晉罪也

冀州之疆粵惟大禹俗伎而專地扼而同協比幽都蕩搖邊圉三垂既夷克威弗沮 帝御六師百萬貔虎剪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鏑始交梯衝如舞蠢爾羸王請附降虜我士奮揚頽究吾武 皇帝曰吁念彼黎庶匪鯨匪鯢復為王士晉郊既平九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威靈在音武王于尚觀兵

維我 藝祖亦勤于征匪貸晉罪俟厥貢盈聖作聖繼巍巍相承皇矣 二右功莫與京

大禹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四句

帝籍修故典也躬耕以勸農焉

帝籍于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祀在于誠匪勤于人訓農以實匪訓以文 帝謹二物乃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厥庶民千旬有制飭哉惟寅帝賚高年式宴且喜種種黃髮族丘而議我生艱難暴亂以繼耳祖金鼓日狎戎器皇其我圖親講農事有子有孫力田孝悌鼓舞至仁薰焉如醉

帝籍二章章十四句

庶工任賢也

帝咨庶工疇其輔予俊人以登厥勞乃圖匪志舊勳非賢勿俞巍巍衮台盛德以居任賢伊何昌言是庸勉告爾猷罔恤迺躬豈無 辭悌于予衷于不爾疵爾無面從始時從官 容揚揚今 帝左右儒冠煌煌朝廷以尊文物典章得人之盛奕世重光

庶工三章章八句

帝制北方請盟也

帝制萬邦固有弗賓蠻夷戎狄羈而勿臣威格三方稽顙獻珍單于革心願交使人 帝謀公卿列侯庶校咸曰彼心暴戾陰狡既擾我疆復利吾寶無若勵兵襲其還道 皇曰有衆予實念茲戰無必勝矧其歸師借曰大獲疇能盡之益俾餘醜毒吾朔陞乃翕其盟北州以經在漢世宗抗威北戎暴農算商經用弗充中士震駭漢南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初穆 聖考德無與偕匪勤于兵北人遂來逮是三紀遠俗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制五章四章八句一章十句

皇治恤刑也 帝仁于用刑在位者以寬恤為治焉

皇底其治欽哉惟刑在疑而宥罔察為明愛怨弗肆孰為重輕毋一弗辜惟典之平前世理官倚法以刻匪彼為仇益曰任職令之嚴獄務正其辟鑿于前人繫我仁德皇德在仁寢而成風公侯卿士靡不率從彘卵萌生咸保厥終不鄙不夭樂哉融融

皇治三章章八句
太平封祀告成功也

噫太平無象今世烏得而知維盛德可迹今其封祀之儀東岱宗兮西汾脰禮上帝兮賓地祇 皇有征兮吾民以嬉 皇有祈兮吾民是私天數佑兮俾 皇之釐永世億寧兮無疆之基

太平一章章八句

律詩

贈三鄉浮圖智聰一首

伊昔相逢日子今二十年師隨安樂住我豈利名牽自笑真徒爾何如養浩然西門女儿路未得賦歸田

歸田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隋氏一字內三將背勇大賀公活以累揚素或有誅賢哉韓柱國身與功名俱廟食垂後世祀典誠有諸荒忽臨終言遂此惑庸愚

過典平哭狀傳諫議喪呈經略韓密學

去年使旆西征日一見稱君胆氣豪始信推心待國士能令視死如鴻毛從來拔筆輕文吏自此橫尸貴爾曹槐里今朝逢精旒依然舊館一長號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釣少卿

雨漲灘頭沙已空一帆西上快清風誰知去郡還

遲意猶逐淮波日夜東

和河東施待制二首

已成沈約難并恨且奉陶公有限孟感事傷春多

少意星星漸入髮中來

又一首

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慘繫行臺威嚴少霽猶

知幸誰信芳樽鎮日開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

神驥渴死追無蹤高婁眩目迷虛空九衢懽游尚

故處一日忽在終南峯附勢趨權徒擾擾生歌此

哭何思恩人間萬事既能了莫教聲譽過關東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

雜擬九篇

敘燕 息戍 述享 審斷

原刑 敦學 矯察 考績

廣諫

敘燕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茂能自固以

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

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

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

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

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

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秦然不

以兩河為額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

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據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

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

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

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爭地倚

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閒夾擊無不勝矣蓋

兵不分有六弊使敵奮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

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
中才蓋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驅無復顧忌四
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
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責臣監督進皆由中御失於
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
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弃之符堅泚
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
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
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勦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
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
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
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
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
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徵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
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
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鑿此少以悟世主故
迹其勝敗云

息戎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徽千里環
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

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
晉氐羌唐秃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
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
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
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
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
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充卒較其中者
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
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
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
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 國家專利募商入粟
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
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
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
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
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
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
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北西北
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
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

獨其雜儒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
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閩常若寇至以關內河
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事
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
其形勢積衆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
陷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
之策乎

述享

宗廟世數先儒論之甚詳歷朝頗以七世爲允此
不復議然郡國建廟及陵寢之制可得祭舉自漢
世郡國始立祖宗廟及從叔孫議增建原廟則京
師祖廟有二若夫陵寢之制則因秦代而寢廢之
古不墓祭秦王起寢墓側漢因之諸陵寢皆以梅
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上餅後漢以正月車駕上
原陵如獨顯宗遺制無起廡屋故張輔稱之曰顯
元會儀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魏武高陵初三
年詔罷之以從先帝儉德唐氏陵寢頗循漢制
之志自是園邑寢殿通絕唯景龍世特豐昵廟龍
二年制獻陵三年之後期望上食昭陵依獻故事
二年博士以諸陵日祭非古詔既陵朝彌進奠昭
獻二陵每日一祭御史進正觀成春秋仲月遣使
巡陵武后朝每四季月行誕辰忌日遣使諸陵起
居數乾陵冬至寒食遣外使忌日遣使諸陵外
式正觀至於西都行幸並建太室中宗右兩京不廟
四時俱享自後議

者紛爲大寺有二一曰必有其廟時享之日以陀
官攝二曰建廟主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寺三曰
存廟廢主駕或東幸則飾舉單奉宗師學廟之主
迹其制度大率主於隆而不主於殺也豈非篤孝
思之意廣親親之恩乎然觀夫先王之致孝也極
乎配天盛乎禘祫致精明之德躬裸獻之禮重之
慎之盡夫至誠而已若乃盛日祭於園寢委時享
於下國雖美物備致而至誠不篤與夫周頌所稱
不其異哉

審斷

漢史書元帝優游不斷爲表世之戒夫擊御臣之
柄以強主威孰不由斷哉然斷者或審之以昌或
任之以亡周公忍親親之誅尼父行僞辯之戮漢
祖從輓輅之說審于己者聖審于人者明也商辛
酷忠良之刑桓靈極黨錮之獄任于己者暴任於
人者昏也是故天下惑之我行之審于己也我惑
之正人莊士言而從之審于人也天下賢之我戮
之任于己也我惑之變辛近習言而聽之任于人
也與其斷而不審不若優游之愈也嗚呼聖或所
不能暴或所不爲若昏與明後立其鑒哉

原刑

刑罰世輕世重其來尚矣降三代稱治莫盛有唐

唐之憲令大較施于今不甚異而正觀中天下斷

死刑止數十其治主矣正觀四年天下斷死刑二十九人國家兩

河罷兵三十年民力不罷仍歲豐稔而斷重辟歲

過二千天聖元年至三年或二千七百聖君慈仁未

嘗以威怒肆一不辜其請傳死者率用恩貸昔帝

元以尚此然斷獄煩簡何具遠哉夫今之罪麗于

死者貧十居九非貧不忌法蓋其自愛不篤也夫

南畝之民儲一歲之備者十鮮一二其次擁錢富

室出倍稱之息其次質產入租交為人傭下乃轉

徙他郡壯者隸兵弱者勾食不幸為盜賊窮矣今

歲殺盜千數而為盜者十不一死是天下盜常數

萬也遠為徐樂憂天下之患可為波戒至若山澤

之利古未權者復盡銅之矣故民輕於犯禁徂於

變詐勢使然也國家盡地力籠物貨非以自奉顧

用度廣爾今天下有承平之名而不免兵興之費

雖欲輕斂弛禁亦未免也彼正觀世西夷非素弱

也警急非無備也文物制度非暫削也何德而及

此亦御之有術而已今欲師正觀之省刑莫若究

其源其源在謹兵籍制經用而已夫兵食不浮國

用不究然後賦斂可輕山澤可弛人人自愛而重
犯法也如不究其源雖日下欽恤之詔察大小之
獄欲犯法者不究則庶矣期于刑省不其難哉

教學

今大學生徒博士授經發明章句究極義訓亦志
于祿仕而已及其與郡國所貢士並校其術顧所
得經義訖不一施反不若閭里誦習者則師道之
不行宜矣若俾隸業 大學者異其科試唯以明
經為上第則承學之士孰不從于師氏哉議者欲
郡設學校誠甚高論然天下業經以萬數而傳師
學者有不一二不澄其源雖置之無益也又卿大
夫家階賞與得任者其年及程止校以章句為中
格急用補吏非志學者不能自勉故門廷益衰世
德罕嗣廢學故也周官設氏掌教國子益公卿大
夫子也今祭酒實其任謂由門調者空籍于師氏
策以經義始得補吏優其高第最其未至則學者
益勤仕者能世其家矣

矯察

國朝規唐制設登聞四檢廣言事之路而憲防未
著非以懲艾誣訛教勵忠諫也若乃讖切人主寔

明時政周上之所欲聞也至于挾撻隱過年斂細
利寧有補于政哉夫黠績非以蔽聰外屏非以蔽
明蓋任視聽不足盡乎聰明也前世居國者或喜
聞外事任察爲明有陳閭里之事者嘉其無隱以
爲傾盡至其垢汙忠賢害莫甚焉是以鈞黨之錮
發于近習告密之獄起于廣聽緬鑿前事豈不根
于微萌哉謂可申嚴著令凡人之隱慝非律所得
言者罪之謀利而遺民者報罷則昌言日進而除
諛微幸者少微矣

考績

國朝考績之制自三品以下悉自上功狀有可程
殿最覆奏以陞退之所以甄年勞而重祿賞也夫
以庸制祿天朝之典也難進易退人臣之常也故
上推其賞下競于讓官唯其才衆無覲心然後廉
恥興行風俗敦厚也今臣下自紀績效以干賞典
是則銜鬻者被祿沈默者稀遷奔競之風靡然成
俗得不矯其弊哉按唐正觀故事門下置具員以
次補庶官未嘗人人自薦以希進用也建中三年
中書上言正觀故事常恭官外官五品以上每省
除拜中書門下皆主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以

爲選授此國之大經也今諸刺史四考郎中
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餘並雜故事宜
循其制申命有司自五品而下謹其官簿取歲月
當遷者籍其治行于朝而命之有司失舉與自上
功狀者鈞其罰無乎爵賞之柄出于天朝貪冒之
源少以懲艾豈非崇讓一端乎

廣諫

昔舜命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
王受又曰小人怨詈汝則皇自恭德是則君臣道
隆辭達而已矣然禮有五諫聖人從諷者蓋爲人
臣言之也若爲人君言之雖聞怨詈亦將自儆不
無益也或曰禹周公奚不諷曰申戒于未然雖數
猶諷也陳事于已兆雖諷猶辨也大禹周公之爲
臣也欲其君克終厥戒但後世不見其過舉德美
充乎無窮與夫違而弼之異矣嗟乎後世以禹周
公之道事君者庸非忠乎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三

雜文九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憫志 辯誣 兵制 退說

好惡解二篇

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首

論曰天地有常位運曆有常數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故夫王者位配於天地數協于運曆主其社稷庇其民人示天下無如之尊也無二其稱也故易曰大寶史曰神器苟社稷有主而僭其稱號則其名曰盜其位曰竊示萬民可得而誅後世可得而貶千古不易之道也自晉室不綱五胡猾夏元帝艱難否運奄有東南景命未融不失舊物迄於恭帝百有四年宋祖有代德而受外禪復六十年而禪齊齊二十六年而禪梁梁五十年爲侯景所篡梁元帝攘戎狄而篡舊位遷都江陵三年爲西魏所滅則東南之運絕矣始後魏道武以晉太元二十一年即位都代後六代孝文遷都雒陽後復六代孝武遭高歡之難遷都長安是爲西魏西

魏三代恭帝二年始平江陵江陵平一年禪于周周二十五年而禪于隋隋三十八年而禪于唐推而言之則東南承襲之運至江陵陷沒當傳于魏魏傳周周傳隋隋傳唐爲得其實而江陵之陷陳霸先立梁元之子方智爲帝復不能輔而代其位是爲陳蕭詧據一州之旅稱帝三世是爲後梁魏孝武之西遷也高歡立清河王子善見爲帝稱東魏既而高歡子洋篡其位是爲北齊而前史列東魏後梁並篡爲帝號北齊陳氏各有國書逆順不分稱謂紛揉若以蕭詧爲中興之主霸先是曰元兇霸先爲受命之君隋氏當爲叛國昔蜀先主以宗室之胄據有全蜀爲魏所滅遂黜其帝吳孫權以三州之衆傳及四世爲晉所得竟斥其名以義則蕭詧未及漢中以地則霸先豈偕孫氏東魏之立不異于聖公益于北齊之僭有同乎劉聰石勒但後梁東魏有國之後可正以王名陳氏北齊竊號之臣宜斥爲叛寇或曰予以魏平江陵始爲正統則道武而下亦不可以稱帝列紀邪北齊後周俱承魏禪豈獨帝周而虜齊耶予曰不然夫魏武晉宣未享於皇極陳壽于寶各標其帝號彼爲得

理此復何嫌况魏氏孝文已來文物太盛三分天下有其二至于末世竟平江表在昔秦爲列國太史公尚爲立紀者蓋以其後世能成帝業也此則恭帝而上不猶愈于莊襄前耶但統而言之平定南土方爲正統非謂道武而下不可稱帝列紀也且孝武避狄于秦安定公披草萊建宮室重延魏祚踰十二紀而受其禪魏傳其重齊爲其虜梁爲其臣隋承其運非帝而何噫周之吳楚太伯鬻熊之後也怙恃其衆僭號稱王仲尼修春秋而夷狄之聖人之旨垂戒于方來所以亂臣賊子懼也惜哉唐太宗世修五代史蓋執筆史官多齊陳之人或其勲列之後是以各夸本國並列正史失之一時誤及千古至使亂臣賊子謂方面可據位號可竊爲下莫得而誅後世莫得而貶不其惑哉不其惑哉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問而師之興幾一歲矣爲守計則師無還期坐耗廩粟又邊稅所入不廣當有轉輸之勞若乘之以饑凶民困于內兵失於外非策之善也遠惟前世渡入之利近鑿至道之役豈課今者不可參以古

事將勝敗不繫千人耶然則攻與守必有一術焉爲今計者當如何所論守之害與計勝之說然則若云折李族擊其前大將繼而乘之似未得空何者二族壤土相遠雖俾俱進其戰地戰日不能預制是有俱進之名其實不合勢也彼若置一能旅之衆繼之渡入獨與一旅之共關則衆寡相絕勝勢在彼矣彼旣勝則渡入者益孤吾之大軍復何乘哉古有攻其所必救者虜之以救何地耶所謂吐蕃迴鶻者正合以夷狄攻夷狄義然今之嚼斷頓得吐蕃故地猶見命於朝迴鶻有君長通于京師此二國驟親之使其自爲攻計恐不能得其渡劫徒市虜自利耳若循唐至德故事使天將傾之又虜且不從凡此皆當詳極其說

憫忠

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好水川姚峽隴山外屬平涼而去諸將以力戰死明白不可欺創趙律者去其首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經略副使韓公行萬一十人早行曹部署任福統諸將合力以制次之任福居後其夕宿三川賊已還懷遠東南去

翌日請將由懷遠躡其後兩路巡檢常鼎劉鼎與
 賊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將馮羊牛萬計
 乘輝馬軍七好水川與賊接壘宋觀武英為一軍
 毛龍洛川隔山相去五里猶遣信相通期以明日
 會兵川上不使賊得逃去是時賊賊自將兵十餘
 萬東營于川口遣青言賊秉義不屈奈何不與其
 死也於隆城五里與賊大軍遇輝馳西去未至蓋
 兵日辰至午軍清輝與劉鼎俱戰沒任福一子在
 陣亦及福中數箭小校劉進勳福自免福曰吾為
 大將軍取河以留生一死足先報國遂死之先是
 韓公召渭川都監趙律將充事驍軍二千二先為
 諸軍後繼是日及朱觀武英會兵于姚家川與賊
 遇賊合行營都監王珪自羊牧略城以屯共四千
 五百來陣于朱觀陣而珪至中賊兵大至東偏步
 武英重傷不能視軍自午至申賊兵大至東偏步
 軍潰眾遂大奔王珪武英眾千餘人保民恒發矢
 回射會賊暮引去觀與任福戰處相去十五里然
 至賊不相聞也始賊未與官軍遇大持武廷川諸
 將將旣戰死即以少收軍去故山外之民不
 被毒然諸將戰兵以千六百總二萬三百忠義世
 死者六千餘人指使軍校死者數千人

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負至高之名苟
 與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
 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後然享
 其富保其主為無愧為身之謀豈不周乎寇仇在
 境師兵在行欲必生以保功難乎哉嗚呼喪兵沮
 威以取死豈諸將心耶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言無
 使謀其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

辯誣

山外之役參軍事耿傳在行傳以通判慶州參任
 傳本當後韓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吏無軍責
 公誣之遂行戰不顧被數創死于陣行營都監武英
 勸其避去傳不顧被數創死于陣行營都監武英
 答英曰英當此君非三兵者奈何遂與英俱死夫
 敗時外轄朱觀擊或勸傳少避鋒鏑傳愈前指顧
 自若觀及武英人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俟與大
 熱卒遇敗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戒以持重慮
 為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壬辰夕傳在朱觀中營
 勝應首與虜大軍相遇切戒之自寫若朱觀名以
 我任福軍中任福敗孔日吏以書白韓公公即奏
 上以示錄者爾宋與八十載文吏死率者或以城
 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
 不憚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傳此者亦鮮悲夫
 謀既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為誣者豈善于
 立異邪惡夫為忠邪作辯誣

兵制

今之戎狄地兼燕涼然疆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
 國士卒專力武事非若古者籍兵於民農戰兼用
 者也是中國兵勝於古夷狄不勝於古也古者中
 國鞭笞四夷而後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
 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
 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

之兵彊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校廢策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雷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

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急緩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蓋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戰則敵北能守所以辦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於夷狄者未之有也

退說

予家洛陽汝距洛爲近凡過汝而館昭禪師居者三十年矣今年貶官漢東道汝復館焉因言禪師始見予進于文已而益進以名遂以仕禪師視予之爲進久矣山林樂也蓋退乎以休吾勤禪師曰退與進均有爲也不若兩忘焉予竦然愧其說之勝然予之所謂退者豈以進爲不偶退爲高邪直以不才于退適空耳樂之不爲過也旣而自詆曰予之不才于退適空者非今而始自知也聞天子命之治民又命之治兵不於是時自退今以罪黜乃曰樂退退之樂與否非所得而言也禪師之說旨哉於是作退說以自儆

好惡解二篇

甚矣世人毀譽之亟也觀人之色辭則是非紛焉其色之莊也譽之則曰重而有守毀之則曰狠而自恃其色之和也譽之則曰易而兼容毀之則曰諂而求合其辭之直也譽之則曰慎而讓善毀之則曰險而伺迎其辭之博也譽之則曰通而適理毀之則曰夸而尚勝為是說者皆好惡之為也好惡發乎其人非性之所好惡也噫色與辭烏足以蓋其中邪吾將一之以忽觀其色不曰重則曰易而已聽其辭不曰慎則曰通而已與其失于譽不猶愈失于毀也若夫察其中也必考乎古聖人之道由之者貴之處之者賤之貴者為君子賤者為小人貴賤者君子小人之分非吾所得而貴賤也何好惡之為訊或曰子之謂好惡發乎其人非其性之所好惡為譏者姤惑焉夫介者好拘通者好放晦者好默察者好辨反是則其所惡皆性之偏固者也乃若因其人可好則好之可惡則惡之不一廣哉予釋之曰吾疾夫世人毀譽之亟也視其外而不考其中摘其末而不究其原故舉色辭而言益淺之為好惡非其人有可好可惡之實也是

以一之於恕而已則性之偏固者不猶貸哉果其可好惡予固曰君子小人之分矣詩曰好是正直傳曰惡夫佞雖聖人不無好惡庸何疑哉或者復曰好惡發乎其人與性之所好惡奚以異邪人之性莫不有好惡者也其施于人同者好焉異者惡焉是好惡皆發于己何從而發于人邪子應之曰吾友有愛直者其議論古今必以直為愛也然有所不喜者考其人慤士也予質焉荅曰惡其邪也是則惡者是而所惡者非也或者遂解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十二首

襄州峴山亭記

鞏縣孔子廟記

伊闕縣築堤記

志古堂記

張氏會隱園記

王氏題名記

秦州新築東西城記

潞州題名記

岳州學記

書禹廟碑陰

題楊少師書後

題祥符縣尉廳壁

襄州峴山亭記

至哉仁之施于政其感人深切而無窮已也羊公之治襄陽及今幾千載襄陽士人與民之有知者望峴山則緬然而思羊公其仁矣乎自漢而下郡縣吏以循名者雖參用威術以臨其民要其歸皆一於治當其時莫不有聽訟燕息之所于今皆微

民無足道焉者若是羊公之思惡乎至哉其由不用威術而純乎仁者所夫威者強人以爲治所者使人不見其所以爲治強人者人勿怨則以不見其形以爲治者有見焉則人不思若純乎仁者不必身被其犯後之人聞其風則咨嗟吁歎空乎思之而不忘久之而益彰也燕公之來襄陽時與僚佐游峴山山故有亭壞甚公易而新之者所謂墜淚碑者梁劉之遴唐李景讓再易之矣今存唯景讓所易者公命工鐫其字之剝缺者使人可辨議焉嗚呼羊公之仁不係乎山若碑之存然後爲不朽而燕公勤勤遺迹者徇其民之思若周人之愛棠樹也然則公之政其仁矣乎未有愛其迹而不思其人者也若夫亭之嘉愷與登覽之勝則公嘗賦詩在焉

鞏縣孔子廟記

宋興八十載天下久承平天子端拱率祖宗法度講禮文登高賢欲一以聲教格民於太和爲史者循上化其治大繁務寬乎恥以持法刺奸取能名專用厚風俗嚮廉讓爲休故郡府立學校尊先聖廟十六七河南爲天子西都建國子學稱號與

東都侂其屬邑曰鞏距府百里据大道之衝河洛所會舟車之饒民以富強先是縣之先聖廟暴爲水壞材亾地行不復興矣凡釋奠行禮寓令署中且十年大理寺丞李君惟章旣蒞邑事顧曰地要而民富禮教所宜先今聖廟圯而弗謀亦非所以稱畿縣之劇甚爲鄉老吏民羞其易而新之於是相縣署之西偏以營焉且上其狀于府得民施它祠錢六萬以濟其役募善工購良材堂邃而崇像嚴以尊學有舍齊有次踰時而成邑民休之相與議曰茲廟之興旣營旣勤皆由吾李君不志不刻無以章君之化遂以文來請某按著令縣皆立先聖廟釋奠以春秋唐韓文公所謂卽縣通祀孔子與社稷者也自五代亂祠官所領在郡邑者頗廢墜不舉間或增祀率淫妄不經獨孔子社稷其奠祭器幣奠之能損益眞所謂通祀哉今朝廷向儒術西都建學官聚生員爲卽國倡始鞏爲西畿劇縣能尊先聖以厲學者則他邑之興學從善又當自鞏而始且不失著令通祀之典李君之舉其賢而法哉年月日記

伊闕縣築堤記

寶元元年春伊闕築隄于縣之東延袤五百步高一丈凡三十日隄成總庸至障伊水也伊水自縣西南來俯城而東靡迤北下前此一歲夏大雨水暴侵東郭壞民廬已而水循故流知縣事張君承範請于府宜建隄以爲後虞府聽之乃有是役大捍災不怠令事也今而書之有以嘉焉嘗聞古之爲令者其慮民也深教之恤之又興利樹功非以名己能益審其生殖謹其禍災而已慮民之深者若是今之爲令者其慮己也深興一物更一政必思曰詢與咎將及焉誠不及猶曰吾無改爲尚可俟後人後之人亦視前之政曰吾獨何加焉積日以幸他遷苟自簡而已也其慮己之深若是嗚呼爲令者豈當然哉誠能忘己之私唯行之宜雖詢若咎勇且不顧義古人之遠哉今伊水旣循故流不十數年一大暴張君能預圖而爲之防此慮民之一術也故從而爲之說年月日記

志古堂記

河南劉伯壽宰新鄭之二年作堂於縣署旣成之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于是早夜以思益有歎焉歎乎功名之不可期文章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

之而後已遂名堂曰志古余嘉其有是志從而爲之辭曰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世傳焉從而爲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以法後世世傳焉從而爲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爲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爲文章故雖得其欲而矣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美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志古人之所志也志乎志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嘉子言刻之于堂以自儆

張氏會隱園記

河南張君清臣創園于某坊其兄上黨使君名曰會隱清臣固隱矣其曰會者使君亦有志于隱歟夫馳世利者心勞而體拘唯隱者能外放而內適故兩得焉有志者雖體未得休而心無他營不猶

賢乎哉張氏世卿大夫清臣獨以衣冠爲身汚滯洗奮去目不耽勢人洛陽城風物之嘉有以助其趣者必雷連忘歸始得民家園治而新之水竹樹石亭閣橋徑屈曲迴護高敞蔭蔚窳極乎與曠極乎遠無一不稱者日與方外之士傲然其間樂乎哉隱居之勝也予旣美清臣能享其樂又嘉使君之有志于是也故爲之作記凡地亭使命以名附之于後云

王氏題名記

陝郡開元寺建初院有進士登科題名二記在焉其一題云天復四年左丞楊涉下進士二十六人實唐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歲駐蹕于陝楊涉丞相所放進士楊第十四人王公諱解之嗣子工部追書也工部諱某開寶二年佐號幕作文以記其事後十一年工部從子鹽鐵推官守中奉使過陝又誌名于記末其一題云咸平元年翰林學士楊孺下進士五十一人第九人劉公燁所刻也劉公父太常卿岳前天復楊中第十一人劉公嘗官于陝故以東都咸平楊嗣之其第二十三人王公諱某即天復楊第十四人王公之曾孫累官某官贈某

官慶曆元年贈官嗣子書先公贈官職方公按刑
陝右觀建初一記則高祖先公登科二名暨曾祖
伯祖真跡俱存慨然感慕命余次其年世前後嗚
呼天祐甲子距今百三十有九年公家四世刻名
佛舍公今又繼而書之世德之學者其特顯乎

秦州新築東西城記

城武備之一警于兵爲器之大者也古聖王捍患
底民弓矢甲冑與城郭溝池交相爲用以利後世
世人不推究古始以爲王者專任德教不必城守
爲固果如是武庫甲兵將安用邪聖人以不教戰
爲棄民兵不可得而廢猶城之不可廢嗚呼世人
未之思也 上之十六年始用西帥邊將增壁壘
寢爲守備又二年虜犯塞震動鄰廷之師自潼關
以西諸州悉城郡議靡然無復立異者然而事暴
起嚴期辦甚者削制度苟謀亟成既而不免改作
重傷民力比之平時預爲之圖勞費過半矣秦州
自昔爲用武地域壘粗完數十年戎落內屬益衆
物貨交會閭井日繁民頗附城而居韓公作鎮之
初年籍城外居民暨屯營幾萬家公司是以所以資
寇也乃上其事以益城爲請 詔從之公擇材吏

授之規模東西廣城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基
厚皆稱是以與舊城達勵合爲一城自十月至正
月以畢事聞總工三百萬秦人北之是歲盡冬元
善寒杵者聲謙以致其樂焉先是郡有罷谷水自
北山而下公尊之使西塞故道以致城衆頗爲疑
明年夏大雨水循新隄絕不爲城害衆乃報服或
者以虜數敵中國今作城祇以自守非制虜術此
大不然今之所患邊壘未能盡固耳果盡固雖虜
至吾兵得專力于外勝勢多矣如虜以吾城守既
備息其閱邊之謀則兵志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善
之善者也公忠國愛人之心其在茲乎自始事公
宴犒慰勞無日不主旣成由諸校而上 天子文
弟其勞加賜焉春秋列國興作皆以書城之四月
某得以州事佐公故詳其實而書之凡董役之長
暨勤事之吏皆刻名于石陰慶曆二年八月十五
日記

岳州學記

三代何從而治哉其數人一于學而已自漢而下
風化日陵政之寬暴民之勞逸皆緣于吏治吏之
治大抵尚威罰嚴期會欲人奔走其命令其敲之

若是之亟也又安暇先之以教育漸之以德義者乎故號稱循良而能以學校教人者十不一二去聖益遠至有持律令主簿領思慮不出几案以謂爲治之具盡在于是顧崇儒術本王化者爲闕疎不切于世噫其甚哉滕公凡爲郡必興學見諸生以爲爲政先慶曆四年守已陵以郡學俯于通道地迫制卑講肆無所容乃度牙城之東得形勝以遷焉會京師倡學詔諸郡置學官廣生員公承詔怵曰天子有意三代之治守臣述上德廣風教空無大于此庸敢不虔于是大其制度以營之願儀旣成乃建閣以聚書闕堂以授經兩序列齋以休諸生掌事司儀差以等制饒饗澣洗悉嚴其所小學實次皆列于外大總作室之數爲楹八十有九祭器行具稱于禮資于用固有不備已陵之服儒者畢登于學公延見必禮獎其勤以勵其游尚其能以勉其未至雖新進不率者皆華頌爲恭磨鈍爲良出入里閭務自修飭郡人由是知孝悌禮義皆本于學也公之樹教及人豈不切于近通於久乎先是公領邠寧環慶兵扞戎爲帥臣守已陵乃下遷凡由大而通小必易其治或陰憤陽慙事弛

官廢下不勝弊者有之或慎微慮危脩舊保常無所設施者有之若夫用捨不殊勇其所樹立不以險夷自疑于時如公心之所存非慶君之液信道之篤烏及是哉今年錄其事來告且曰予嘗守玉山吳興安定皆立學其作記必時聞人子其次之某始愧不稱然安定之文伯氏實承公命小子奚敢以辭慶曆六年八月日記

書禹廟碑陰

唐劉公修禹廟碑題云補闕崔巨撰段季展書巨他文猶見五季展無聞者焉劉公領財賦有大功其所與皆天下善士巨季展必當時之知名者今膳部員外郎周君越嘗爲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周君以書名于世故季展書大爲人愛重四方競購之傳本旣多字寢缺落今發運判官屯田員外郎左君瑾命工楷刻于陀石且構宇以寘舊碑又扃固焉左君嘗謂予言忠州之功巨之季展之書皆當永其傳不獨其書爲可寶也予嘉左君真好事者錄其言附之新碑之末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題楊少師書後

周太子少師揚公疑式墨蹟多在洛城佛寺中今

存者廣愛長壽天宮甘露興教凡六處皆題于壁

洛都有兩興教此在延福坊又集賢校理公在洛

郭仲微嘉善新居有十餘字甘露致之或與人為銘記皆不自書公之書無刻于石者論

書者以公之筆其馳騁自肆蓋得于己意刻之其

似可盡其得意不可盡其然哉予非善書者莫

能知己公所題壁距今踰八十年字頗缺落不可

辨者十有三四天王院僧繼明慮公之書久遂無

傳命僧某擇字之最完者得長壽甘露兩壁總八

十七椽刻於石寶元二年月日尹某記

題祥符縣尉廳壁

夏侯之純為祥符尉尹某嘗至其治舍觀其決事

慮精而氣果凡事可否當在己無細大必行之

未嘗報性縣治都門外所部多貴臣家尉小官能

指置一如志且有治稱難乎哉前世亦縣治京師

不以城內外為限制事廣而勢任亦重尉主大盜

又于縣為劇官今京城中禁軍大將領兵徵巡衢

市之民不復知有赤縣此乃因循儀制豈前世法

哉予既美之純之政且歎其不得盡其官之所掌

故書之于壁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十首

郟州送路綸寺丞一首并詩

送李侍禁一首

送浮圖奉堅一首

送王勝之贊善一首

浮圖祕演詩集序

送隨縣尉李康侯一首

送浮圖迎光一首

送光化縣尉連庠一首

送供奉曹剛一首

送丘齋郎一首

送路綸寺丞序

渙之寺丞自郟中有南陽之行治舟之日郡守廣

平公張宴白雪樓命賓屬以饑之酒數行為引高

刻羽之曲坐客凄然有離索之嘆友人尹某因道

古人送言之意將有以序其行夫古之送言必以

己之所得規彼之未得今渙之才美而甚晦內方

而外和惟晦與和某當師之方得渙之以自規

其敢有獻于渙之哉獨離索之恨不能忘己既醉

且泣以詩繼之

感事并傷別平時淚滿巾今朝鄧樓上更送北歸人

又

平生愛問江南事喜見人從江上來今日江頭送歸客葦花深處祖筵開

送李侍禁序

新秦楊叔武嘗為予言其友人李君之為人篤行君子然樂于佛氏之說予他日得見則以叔武之言說之君曰誠有是非取其所謂報施因果樂其博愛而已予應之曰是仁之實也古有孟氏書為仁義之說君之樂宜近焉君子儒書為汎通自予言于孟氏益加勤異日大說曰孟氏說與吾素所向無大異遂主孟氏學予又曰自孟而下千載能尊孟氏者唯唐韓文公君由是復通韓氏文且曰今而後知博乎愛者在行之宜耳與予游二年其言非孟即韓君之性真資于仁者歟始讀佛氏書以其愛之博也樂之及觀孟氏韓氏書推而廣之則有所至焉幸卒其志則聖人之道無不至者于其別叙其初以勉之

送浮圖奉堅一首

浮圖奉堅師訪予出所述三昧儀求為之贊予應之曰師為浮圖學能廣其所傳以尊人欲贊其說當求之淡其學者不然名公大人其能取信于世者予夢固未能了師之說且言不足為世重曷為求哉而師之請益堅觀師之心是不欲使一人不通其說者若是其固和噫世之儒者有能自信其傳如師之固歟于其行作序以紀之

送王勝之贊善一首

天下久安衣冠子弟持身能自修謹或作辭章能備科試者為其父母必目之曰令子弟為其朋友必推之曰良士為國家擇人必舉之曰美材於是上下交稱其賢實者若是其已乎河南王勝之宰相子年二十五常日為文三千言三千言人多能之勝之之文其論經義頗斥遠傳解眾說直究聖人指歸大為建明使泥文據舊者不能排其言其策時事則貫穿古今深切著明于俗易通于時易行參較原覆其說無窮大抵瞻而不流則而不窘詞厲而淳氣出而長蔡君謨常稱之曰歐陽永叔之流永叔君謨皆予之所長也君謨未嘗片言

假人如是稱之信矣又傲儻宏達服仁履義真魁傑人而不屑細故與時疎闊由是謗譽交至噫詢何為哉然前所謂持身能自修謹其文章足備科試者語其賢或未至求其詢固無有也使其人效勝之試且不能勝之兼取之如其所為何難乎太平聖朝方以文法治天下願無略予言

浮圖祕演詩集序

浮圖號文惠師祕演者過我道歐陽永叔為其作詩序蘇子美貽之詩永叔悲演老且衰子美有惜哉不櫛被佛縛不爾烜赫為名卿之句予識演二十年當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明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善演演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圖其服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起之必犖犖取奇節今老且竊其為佛縛詎得已邪伯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演之再來京師不飲酒不與人劇談頗自持謹與世名浮圖者不甚異演之心豈與年俱衰乎永叔因石曼卿始以知演見其衰而聞其壯所為是以為之悲然演始健于詩老而愈壯不知年之衰于聞詩發于中寧相度邪豈演老益更事且不預世故遂汨

汨順流俗其外若衰其中挺然獨于詩乃發之邪演詩既多為人所重演亦不自覺之數客外方頗逸去錄之凡三百餘篇云河南尹某序

送隨縣尉李康度一首

自予貶官有見顧者哀予之窮惻然見於色辭其人未必相知特哀吾窮耳予愧其意重其為人何哉見人之窮惻然而哀之是亦情發乎仁者也李君亦見我患書幾千言皆張大仁義之說無一語哀予之窮者豈以身之窮不足累於心乎夫自處不卑者期人則渡于喜李君知我而嘉其自處之高也重其別姑贈以言

送浮圖迴光一首

予聞廢放之臣病其身之窮乃趨浮圖氏之說齊其身之榮辱窮通然後能平其心吁其惑哉屈原賈主為放逐之辭皇皇焉切以渡所不忘者君也彼豈以身之榮辱能累其心邪先聖稱顏子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蓋夫樂古聖人之道者未始有憂也尚何榮辱窮通之有乎予諷隨之一月光師來相遇持其師之說以警予光師明達人也于其行敘吾說以為別

送光化縣尉連拜一首

自而師之興金帛糧糗之積凡資于兵者其費益廣鐵筆幹羽之用凡須于兵者其取益夥費之廣則吏之聚斂者進焉取之夥則吏之幹力者進焉上任其能下收其功自監司所部及于郡縣由初仕至于久吏宿官莫不以是爲吏之優爲政之先于是吏之強者益肆弱者亦趨甚者不恤困窮不察有無殫利以夸精嚴期以名勤有以治體爲言者必詆之曰方事之艱當求所以富國強兵之要烏體之爲哉故吏蓋材而民益愁爲吏者寧當然邪連君君子人也其仕五歲矣予贊其爲吏之術大槩本于仁而達下之情其于民也知利之興寬之而已職事無廢也期會無失也考千古之爲吏者當以良稱而于今未得以材名也噫沿古未嘗無兵也 國家仁育天下幾百年今一方兵興其資于民役于民者必視其貨力與之約束豈重擾哉而下之愁歎者吏爲之也吏豈喜擾邪亦欲以材自名而利其進也是故獎材吏則士益偷費良吏則民遂其生惟君子不可以利回故樂與連君盡其說

送供奉曹測一首

予遷武當之一月曹君護淮陽戍兵來抵郡下一日見過蓋出淮陽送行詩示予且以詩爲請予自得罪不欲以文辭發聞于人雖朋游素厚者未嘗先爲善問非以自愛慮爲朋游累也今始見君而遽相稱道懼流俗之善詆者并以毀君矣用是取辭而君之請益堅噫流俗之毀譽固流俗之所惜也個儻之士則不然毀也譽也必審於己而已矣流俗之爲哉君生勲德之族少年志學而趨向如此其個儻之士乎詩不能盡予意作序以別

送丘齋郎一首

天子臨軒策賢良之法何爲哉得非質今事考古諛使足施于世邪然未聞某事某所建也某事某所廢也豈朝廷不亟行其言徒試其才識而取異日用邪將爲賢良者務高其說而不切于行邪收其異日之用則今登科者益用于朝爲朝廷言主乎得人猶不係乎樹策之始行與否也如不切于所行務高其說以取重于名者殆非試策之本意丘君仲謀敏瞻通古今其才識辨論于賢良無愧異日應諮詢使爲國者汲汲于所陳而易於亟行

聞其對者惟恐不火施于時茲有望于賢良也寶

元二手上元夕洙謹序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七首

上葉道卿舍人薦李之才書一首

上陝倅尚屯田書一首

答黃祕丞書一首

上京兆杜侍郎啟一首

上呂相公書二首

上陝西招討使夏宣徽小啟一首

上葉道卿舍人薦李之才書

某再拜八月初作書託鄭開封附去浙中後十有餘日聞有西掖之召中外企望為日已久雖有此拜固未足為賀也恭惟甫至 都下尊體休勝某輒有私悃仰布左右惶恐惶恐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蹈及前輩非某所敢品目其為人敦朴真率不自矯厲安于卑位頗無仕進意故世人罕能知之 京師諸君有石曼卿者與之游曼卿獨喜其不及汲榮利與己合耳之才母老無餘貲曼卿嘗勸之隱去使其無所歸于知似未盡也之才又達世務使少用于世其才過

人遠甚今幸其貧無資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戒之也近制吏部選人有保任者及五人得上其課之才未嘗干于人在上者或薦之今已四人十二月又當罷去念非明公無以成之者明公雖素未知其人然某被選最遠由知某而後知之可也之才在 朝廷無近親若其持身謹廉常吏皆能之故略其言事遽詞激固避詆訶倘蒙垂意恭候選教不任懇切

上陝倅尚書田書

某再拜某幸與執事同年得進士第又常得請見左右雖未熟接語論盡朋友之分然不爲無舊執事立言樹教以古聖賢爲師法某雖淺陋未能窺執事吟域然素有志于是亦得爲同道挾故舊契加之道同陝與洛相去不三百里而未嘗作書者非敢自疎誠以罪黜之迹懼他人見議以爲附同年之居高位者爲佞也近夢復官爲令畿邑去陝益近自今或時科書兼有近著文俟到縣中寫一通上呈今偶趙都曹見過云遽行謹奉手書少道萬一望恕簡率

荅黃祕丞書

某再拜春初得所惠書以賤事未克裁荅尋承有延安之行秋中始還道塗登頓良苦自西師之興議者交語以爲執事 在邊帥幙府某獨謂近時上將猶不能專軍之命令幙府豈足容足下才邪近聞承詔當至都下一吐奇論盡發胸中所蘊使識者聞之知處置得夫與軍之勝敗盡係于人爛然無疑今不即用猶足警異特豈不壯哉願無辭此舉以慰朋執之望中間所稱河間民誠義烈士書中所錄自足傳信增之文辭非爲益也但當訪其名氏相見期不遠餘俟而敘

上京兆杜侍郎啟

嚮者伏聞京兆之拜知者皆見慶以爲必應辟署之選頃之人有見語者曰公奏一不從且再上矣旣而皆然恭惟明公更中外劇任將二十年門下吏被罷使者百千人一日當辟士章未上人皆以某必應其選某豈賢於百千人哉誠由明公見慶之波數數稱道布聞於人故及此耳屢草謝記輒復中罷懼益章明公見私之恩非所以承獎拔之意也今或聞兩奏皆寢始得修問左右區區之心豈敢忘於大府哉惟祈早膺柄用以允天下之望

使籍紳衆品皆被甄淑不特門下舊吏曲蒙厚恩感激所深實繫於此

上呂相公書

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簽署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尹某再拜獻言僕射相國中公閣下某謬爲 朝廷器使預參西方軍事向一至京師得以邊書陳於 上前退又以所陳白於執事非以夸辯而求合冀事之亟行耳會閣下以舊德入輔某以既辭天子不當久雷都下區區之說獨未聞於左右今輒條次所陳之要以書自啟惶懼惶懼某以西夏用兵之害莫甚于大將兵少與法制不立此二事耳請先以大將兵少之害言之今涇州乃涇原大將治兵之所戰士才數千假使虜衆數萬來寇關壁則邑落誰撫出戰則鎮守孤危且衆寡不敵必召屬城之兵以爲自助之勢大將旣已先擾外軍復無統一此必敗之理也大凡大將救屬城則易屬城救大將則難何以謂之易若虜劫寇吾境大將當以重兵守險或設伏要路或斷其首尾又號令諸城使之合勢以逸待勞此大將救屬城之易也何以謂之難虜

入吾境大將旣召屬城之兵以爲己援若兵在百里之內再日而至則吾之險阻已與虜共之矣若待數百里之外兵至則虜已据吾要害休其士衆待吾兵至逆而擊之援兵雖多其統不一此屬城救大將之難也雖戰守隨機大槩論屬城之兵主於守大將之兵主於戰唯能使之戰然後處其屬城保其險固也今大將之兵與屬城均于自守俟虜至然後呼集屯戍迫以期會戰地戰日皆非策定此則自救不暇豈能決勝哉如某所計請增大將所治兵滿三萬騎五千屯戍不預其數可以戰可以禦可以守也或者引前世用兵之法能以寡擊衆者此非通論其所計者數千之敵數萬十倍之衆耳凡臨事機應變出奇雖百倍之衆尚有以制之然未有預以寡少之兵而必十倍之勝也夫三千之禦三萬與三萬之禦三十萬其勢甚易三十萬之衆未必一其力三萬之衆敵不能見其形不一其力故將多者難爲辨不見其形故善用者能張其勢如此則勝負未分也三千之禦三萬則異乎此合而陳之則見其弱形彼氣吞之一也多爲奇兵則懼于勢分二也離去城壁以据要險則

慮其攻襲三也此三者雖善將者無如之何故云以寡擊衆未爲通論是大將之步卒必以三萬騎必以五千然後可用也 明詔減去城柵可益大將兵而未聞盡奉行也某知 京師某兵不當益出故獻募兵之法知募兵必以財故獻鬻爵之論此大將兵少之害可得而制也其次請以法制不立之害言之古者大將出師其下皆備裨部曲莫不稟命於大將者也今諸路都監而上皆與大將均其所統雖名品至異然皆署事而同論非古制也不獨非古只以國朝殿前侍衛司軍制言之亦異矣今殿前侍衛都虞侯乃都指揮使之貳其名品不甚相遠至于署事皆不得預豈非戎事尚一其下正當稟命邪今則不然凡臨事機得聯署者皆得預議議一而後可行請借論之若保安軍謀者言當有寇至邪帥臣若專爲保安之備則其下率從若帥臣有料敵者言賊聲言保安不必專爲之備又使某將備鄭州路又使環慶謹守備其下必有爭議者曰環慶隸我當速召之以爲已援奈何使之自守且謀言寇保安不當備鄭州以分吾兵雖爲大將者亦自計曰異日賊從鄭州路又非環

慶吾猶與諸將罪均若果從保安一蹉跌不勝則吾違諸將言獨被罪矣此不獨號令不行於下亦既衆人議之則自信者寡矣是則軍中之政有異見者當獻議而已不當必大將之從己也今同署而交議議一而後可行此法制不立之害也以某計之諸路大將外止置副貳者一員參署軍政別置主軍大將八員四員外守城鎮四員專隸麾下皆聽命于大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敢不從此法制不立之害可得而革也其募兵鬻爵與主軍大將名級皆別具咨目條陳某疎遠不識 朝廷大體然竊思之今日之軍政非大吏置之莫能成功 聖上憂勤北民顛顛伏惟閣下上副陛下倚注慰中外之望則天下幸甚于竇威重伏俟嚴譴某再拜

又一首

四月日朝奉郎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新差通判濠州軍州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尹某謹再拜獻書于昭文僕射相國申公閣下自羌虜犯邊某嘗獻書論事又得陳說左右今年虜寇平涼山外地王師挫衄某念前所論說其已驗者三其不效者

一某謂大將之兵必以步卒三萬騎五千然後可以戰可以禦今任福所集諸將之兵始以萬一千人益以王珪趙律常鼎別屯之衆縱使合而統之才滿二萬是大將兵少且不得素撫其衆果以挫此一驗也某謂兵家之制在手統一欲使部曲分畫預有定名今諸將臨敵受命法制不立號令不明以致奔覆二驗也日者朝廷既擇用攻策相公復詢虜若先至何以禦之某逡巡仰對以既欲進攻不若養勇以縱之是某揆今之勢不見可禦之術故爲此對今禦之而卒敗三驗也相公又訪虜所當來某雖泥言臨涇高平 穴相維山外沃野居民富腴然最可備者保安胡繼譔族耳今繼譔兄害星某不能料虜之所先不效也自山外之敗議者歸咎諸將不能持重以取敗亡此知其未未究其本也諸將獨不用韓經略言分而趨利此一事可責耳假使合而爲一持重不戰其全師不過如王仲寶豈能制虜之俘掠以取勝哉仲寶壘去賊不十里賊去不能追然 朝廷不加罪者以任福輩戰敗耳倘福輩不進仲寶雖欲不戰不能也戰亦不免于敗矣何者彼逸我勞彼整我亂彼人

人自趨利我畏死有遁心又如以數倍之衆豈有不敗哉不獨向時之役是乃虜常勝而我常敗也難者必曰虜何得常逸我何得常勞夫虜之將來廣爲屯營使我疑其所向必多方以備之及其既來我大將之兵不滿萬人急召某將若干人又召某將若干人如是散召之以至三將五將有先期者後期者合而統之亦必越三萬必三百而後集則虜已據我要地休息其衆分擇精銳以鈔居民既困我糧復所費糧精有餘速戰則氣盈緩追則逆去或曰俟其歸而擊之賊又有橐駝以載其重我多步兵又益器械糧之負以之追躡利害彌遠或者必謂俟其歸者非躡其後也距其路而已且虜騎堅勁峻坂窮谷無所不馳無所不通其來也未嘗一路而至其去也何從而距哉是以彼嘗逸我嘗勞也然則彼何得嘗整我何得嘗亂夫賊號令既一部分既定在塗而訓入境而誡此其整也我則不然冠至而會兵兵行以應敵諸將聚議不過頃刻教旗分陳之法施于倉卒此其亂也何謂彼則人人趨利我則畏死而有遁心夫賊得吾一卒奪其衣裝足以自資此利近而易趨我衆力

戰者多死先道者或免而無誅惡死而樂生人情之常凡此數者賊必勝之理其章灼如此某所謂未見禦之之策也又若內屬之戶爲虜所取者固爲虜用矣其未取者虜一擾之則我疑之我疑之雖未爲虜用已失之矣何者外爲虜所擾內爲我所疑必持兩端以自回此與虜用等也今未爲虜擾者獨環慶諸族與保安胡繼諤耳不早圖之又將爲其所擾矣某前謂當謹備繼諤而虜不望者非繼諤之強能自支虜而莫敢犯也某自延州萬安鎮抵其部族以及慶州之平戎凡數百里居民殆絕但有種落耳是虜取繼諤與侵延州之境不若取山外之境此特所利先後耳非可恃其不來也夫事四夷馳非王者事今天子仁聖誠使虜不敢犯返復何求於虜哉此策之上也然未知何從而致此若如某前歲所陳大將可屯得以步卒三萬騎五千部曲分畫各有定制此則有以待其來而制之亦策之次也不然驟集他路之兵備一月之餉嚴其部分明其金鼓輔之以屬戶破其種落擾之困之有以俟其款伏此又策之次也捨是止用今日備禦之策但慮屬戶居民大罹其毒被

邊諸城盡爲孤壘內地遠輸日益愁怨且虜以利舉苟外無所掠必將攻城日昃月削塞邊遂覺當是時益兵之多調發之勞恐不止今日而已願相公深慮之某向欲以此陳盡聞于上聽令以伏募無狀被命南去地優事簡於身甚幸苟循默無所建明則異時公議恐難獨免然果今日言之必以爲安願雷置几按向味以暨來歲幸復視之必將數驗不然者則我之天幸有二虜長死一幸虜長不自將使他人分其兵來我驍將或能禦之二幸非此二幸或有成功則某不知也意激辭直不避忌諱維相公與二三同德以天下大計雷意觀省察其至誠幸甚幸甚

上陝西招討使夏宣徽小啟

某才到慶州聞任福兵敗徑赴鎮戎軍有不曾果候二日命專輒事伏已具公狀中益事出倉卒所謂失火之家不暇白大人而救火以此加罪誠不敢辭伏望大對原其初心少賜寬假則終始幸甚非久當詣幕府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六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啓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與范純佑監簿書一首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在永寧寨答秦鳳路招討使韓觀察議出軍

討賊利害書一首

與儀州曹穎叔殿丞書一首

賀參政范諫議啟一首

賀樞密富諫議啟一首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

某自建去門館若非有事陳啟未嘗通記左右近者再來關中伏聞軍政甚治雖欲作短牋胸中了無可說事用是輒罷豈敢懈也蒙賜手教至慰至忭兼承益地建柵却敵取勝益明公策慮素定濟之英果不然且爲虜乘矣自國家分命儒臣統制方面未有親總師律蹈履賊境如明公者誠懦夫所增氣也去并再議與邠延合進若虜與邠延兵遇則環慶爲奇兵應之與環慶遇則邠延兵亦然

爲奇兵以相助亦一術也又虜異日之來不盈二萬之衆亦當有以待之又當使糧道易致卒戍易處援路易通羈縻之戶易以安輯然後有萬全之安書中令其暫到邠上去年曾奉教到濠州當以局事自守某汲佩此訓今到十一月奉天府筭庫簿書尚未省又復走道塗徒以自愧果若軍事期會則不敢辭如其博采論議則某之所陳不過前數事耳幸賜矧亮

與范純佑監簿書

久不作書想惟榮侍萬福前累得尊文書讓官事極善然朝廷必更有教詔猶當委曲上陳自效恐大過況韓公亦讓必別有措置此事某嘗與識者論以內制外其體甚重則廉車之勢不若學士也然韓公受之無疑其亦愛其專於國事而忘其身之危遂贊而美之某近得旨預聞軍事韓公既當行陣之責某豈能自必無軍行耶是某亦愛韓公而忘其身之老大凡爲人佐者豈不欲其主人賢且用而預享其利耶某誠愚蔽在儒館幾十年一旦主人爲武帥則從軍之行未易可期豈以此爲利哉其始以徇國不謀其身爲賢故善韓公之

不讓及見尊文之讓謀身所以利國家則又喜
尊文之讓尊文知師臣當以恭順爲體而不以招
討使爲方面之寄此一舉某所未論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

近聞統蕃漢之衆親至涇州關輔人心頓然帖息
揆明公始謀擇賊豈自意不與敵遇耶以身許國
史冊所載雖舊勳宿將百無一二況道德若公忠
憤敢決乃至於此甚善甚善定川之役雖速戰可
咎然當其未敗時某與韓公料其必敗蓋以事勢
得之則似不獨主將罪也兵興五年我師之敗數
矣能窮我之所敗則知彼之所以勝爲敵所誘而
取覆者特一事耳願明公深思其已然以爲將來
之策特賜音教幸甚幸甚

答秦鳳路招討使韓觀察議討賊利害書

適蒙手教并示及慶州書前歲太尉欲爲此計當
時慮雖破劉石尚有疑大國心又此患未形國
家當專力以天下之勢臨之必要之以盟則伺隙
者自寢其謀所謂工運不如拙速某是以下敢異
議今四路分統以本道言之力役未休新兵未練
部分初立蕃落方集以此而揆他路雖不盡同大

槩恐不異此若來歲用之即未爲晚此遲速各有
時也然范公欲破其合比之勢此憂國之深則不
可不熟思公云無大利亦無大害范公此說亦盡
之至於中使來督倉皇入界諸公當共顧大計固
守所議豈得稟命爲忠餘俟面啟

與儀州曹穎叔殿丞書

近者高軒過郡殊虧主禮別來未暇作書先辱手
誨益認眷顧之厚種落略漢人誠未當以常法繩
之然漢人得婦反以盜罪加以凌憲此尤可憫落
蕃者甚有竊其馬以婦者豈可罪耶尋白帥府果
蒙兩輕之此甚平允

賀參政范諫議啟

某再拜伏承入參大政天下幸甚參政諫議居外
日久之大夫延頸以時德車之入今領樞柄不一
月遂二宰政聖君之任賢大賢之得君無讓前
古士大夫傾耳拭目冀有所聞見然專以聲譽爲
所聞事迹爲所見者殆庸者之耳目也必使君道
日隆民心日康然後參政諫議之事業與國家
同休於無窮識者觀聽實在於此某被命戍邊但
修完守具謹奉前降預議從容卒歲幸無他憂然

即未知何去虜動果在何遂虜數未嘗以季秋暨仲春又因月盛時且不甚政城異時來恐或反此何者我嘗送與之戰今欲以不戰痕之安知其不能就我不戰而為計耶觀今之為備不過以故意待之是自許以知變而不知虜之能應變也茲事未易可言唯參政諫議終始蓄意參決之暇伏惟為國自重

賀樞密副使富諫議啟

再拜伏承入贊機政天下幸甚 明公前此兩辭柄任士大夫以 國朝以來有二府初拜遠能同讓者故有竊議何者養高遠權介者之所守經國成務英賢之通議與其追蹤於獨行不若芻利於當世方今北有驕虜西有叛羌王師屢殲士氣不振疎賤之人猶懷感憤況明公得君之深致位之尊論議易行謀慮易信當此之際天下不高明公之讓明公豈特以讓為高哉 聖上奮然英斷申舉前命四方聞者無不慶忭恭惟 聖上倚注之意四方屬望之心特與夔契周召為侔豈特房魏姚宋而上哉區區戎夷安足為患某嘗學舊史願得私紀盛烈以備 國書之闕不任祝頌之至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啟

渭州謝宣撫樞密韓諫議書一首

議西夏臣伏誠偽書一首

議脩堡寨書一首

議斬首級賞罰書一首

上陝西都轉運孫待制書一首

上樞密杜太尉啟一首

與鄆州通判劉九太博書一首

上四路招討使鄭侍郎議禦賊書一首

謝宣撫樞密韓諫議書

某承之邊州建此逾月上粟前降預議下與諸將協和脩完器備謹守條約區區自免庶無敗事然於保邊之術經遠之略則又在曠府必尊體亮多謀而寡權尚法而不忍此性之弊自知甚明豈意見私之深遽茲覽拔惟憂任過其重仰玷恩館其諸誠惻非面啟莫盡

議西夏臣伏誠偽書

某頓首樞密諫議今日捧教承已反德順軍論反子輒自虜來歸言其臣代事此虜計之得也抑其

虛名以示陽尊於我猶足以驕我心而怠之備況
得重賂以實其幣豈非得計耶且虜之臣伏果能
率其僭悖之心貶其車服名號盡如臣禮耶徒以
所上章奏以臣自名耶就使盡如臣禮亦不可信
況於其國車服名號一無有損徒以數幅之奏易
萬金之賂彼之醜類雖甚昏愚較計利害豈能易
此哉夫君臣名號中國所以辨名分別上下也國
家統臨萬國垂九十年變夷戎狄捨也律氏則皆
辭命而羈縻之有不臣者中國恥焉西土之役由
是而興夷狄則異於此唯其利而已且彼於中國
非素敵也其祖其父皆臣也奚恥而不爲臣哉今
虜之醜類必皆曰我戰數勝又能取賂於彼我其
強也雖吾士大夫之有識者亦曰彼戰數勝矣而
反屈於我且得重賂以畜其衆是真能保其強者
也如是則彼之臣伏果於我爲得耶於彼爲得也
或者必曰向者患其不臣今旣臣之復以爲患則
反覆無所據且自古夷狄之於中國始判撫而終
馴伏者多矣奚獨此之爲異哉其必應之曰不然
中國固常鞭笞四夷而臣屬之也但辨其來臣者
誠與僞耳然則誠者有畏者也僞者有謀者也今

果有畏也有謀則謂之有畏則吾戰未嘗有勝也
吾兵未嘗有攻也彼何從而畏哉謂之有謀則國
家之患或基於此矣譬人疾之攻於外也朝夕命
醫者視其脉之進退一動一息必加意焉又起居
飲食之慎醫者必決之曰脉止是而不能變也疾
者亦自審曰疾止是而不能加也於是日冀其有
瘳焉當其疾或瘳於外而猶根於中未能去也疾
者喜釋其苦良醫雖戒之日益急焉飲食起居雖
自曰慎之日益肆焉於是疾乘隙而發則已痼於
中而至於外也雖醫之良殆難爲計矣自虜衆犯
邊師徒喪敗至於今日知所以爲敗者多矣凡一
堡一障之隙吾皆營而固之知所以爲備者多
矣知所以爲敗可以不敗知所以爲備可以待之
此禦戎之常也今旣重賂以結之爲虜之備必異
於此邊壘雖未即廢當增而浚者必休其役戍卒
雖未即罷當聚而練者必散而處舉是而推之則
上下之情無有不懈也是亦有疾者雖瘳於外而
根於中當其伺隙而發則已痼於中而亟於外雖
良醫難爲計矣所謂 國家之患或基於此矣者
以是也難者必曰景德中北方講和自是三十矣

天下無事虜未可以不信待之也某必應之曰此時事之異也景德中虜入吾地澆而大衆卒不與戰至今言之者猶曰當是時我不許其盟則虜衆殲矣是強弱之勢未分我衆有餘力也虜旣峭鑿其入地澆而無所克知中國之未易輕於是有講和之事自是無少愛焉及羌種外叛遂有益地之請亦信於前而不信於今蓋利之所在也然則信不足固其心賂不足塞其欲較然可見矣今王師數勦於外又加以北方之隙則強弱之勢豈得引景德中事爲比耶且北方之地爲請旣以賂解之西方以號爲請又以賂解之二虜知我終不能以地與號假之也將合謀必以地與號爲假或不以地與號而他求焉當此時我以兵拒之耶以賂繼之耶以兵拒之則不若今日之兵有備且練也且重賂不資於敵而以供士費也以賂繼之則中國之貨有極二虜之請無窮爲今之謀當以 國家之患必基於此猶人之病將痛於中而亟於外朝夕念之唯危亡之爲憂則庶幾乎少安矣某識慮昏淺不能先事以言夢見詢采不敢不盡伏惟

明公位尊任重與 國同體願浚雷意

議脩堡寨書

近奉 朝旨依張忠所相度山外脩建堡子十五處計功四十萬某以爲堡數太多又不於羅李家脩城恐忠未得仔細已令盡圍至今未到竊見虜累入塞皆以戰勝有所克獲是以不致力於堡寨今旣依預降固守虜衆不得戰此等城堡卑小若蓋銳拔之肆其慘酷則諸堡皆震懼不矣有劉瑋之失往時樞密諫議建譏廣劉瑋定川屯最得策欲乞應弓箭手所居如的去城寨二千里外方建堡子仍須堅完縱虜大至須爲可守之計如此不過修建得三五處一有二費不免爲虜陷三得弓箭手且在城寨防守如允所陳乞賜指揮

議斬首級賞罰書

近覩牒命凡得賊首級一切見賞格支錢更不在轉遞酬獎之例此恐有所未盡大槩不欲以首級酬獎者蓋慮壞亂行陣及爭奪不明故也今秋成之際賊之游兵屢來抄劫堡寨弓箭手或有殺獲例無酬獎則難以激勸凡百十騎交鋒非力戰或窮迫即不能取首級非乞別降指揮應敘理曾緩大陣得首級者只依賞格處分如只是尋常賊馬

出來抄劫能殺獲首級者申取上司指揮

上陝西都轉運孫待制書

十月二十七日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安撫副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尹某再拜獻書於按察待制閣下竊以州郡之於監司奉教約遵憲度而已反此雖無害於治不得爲無過某向以觀多事不待報下輒專以行明公不以輒行爲責方條問其利害是明公不以監司爲威重但覈事之可否空乎名重於天下也某竊自思向者明公責其輒行則然然伏罪者詢其利病則將以盡其說於左右恐懼恐懼恭惟明公所治東嶠陝西接梁漢南武關北蓋上郡列城數百地數十里某所領者有經略數郡之名耳不專其任又都統在涇軍政一以粟之是其所治獨以平涼潘原二縣地不過百里明公以列城數百地數千里之大其於思慮則明公以廣某以專其於事實則明公以傳聞某以目睹其謂思慮之廣不若專事之傳聞不若目睹雖英識精鑿洞炤幽隱然大槩論之鮮有異者是以事之利病盡條於公牘中伏惟察其至誠宥其任愚幸

甚

上樞密杜太尉啟

某出入門下幾三十年至於才識短長器局淺濶自知甚明況在英鑿平涼用武之地平時郡守皆舊臣宿將今艱難中當重其選反以愚儒處之但懼上損國威仰累恩館前此拜章懇辭又以近日授官無有遂其讓者以是亟詣官所未審某官徒采其虛名試任之邪果謂可任而任之耶若試任之則遷要事重固不當試也如果謂可任則望終始保庇庶幾有所樹立某言此者誠以寇讎在境師兵在屯九百措置未有一事不繫於樞府者則某官見庇之濫不獨移於某是亦需意於遷事也

與邠州通判劉九太博書

得伯壽書忻慰無量伯壽志於古聖人之道有年矣日來年益加於道固益邃某聞遠於道者於世事泊如也功名未立其如吾何幸伯壽安之

上四路招討使鄭侍郎議禦賊書

昨日兩得指揮那移狄部署下兩將軍馬於鎮戎軍儀州守把似恐太速見石輅回奉傳尊意如賊

有寇須且持重觀其形勢此最得策今來事空雖
忽然未見的實入寇去處惟望鎮重以待之此中
行下沿邊文字至渭州並不令下往諸寨蓋近裏
城寨不當使預有驚疑故也但齊整兵甲伺候出
行城中並不令知覺合具上聞

又一首

今早又領牒命欲令沿邊州軍披城作硬寨以遏
深入之勢竊以本道見在兵馬除城寨屯守外其
戰兵只可在一處枝梧何者賊眾若來不下十萬
今若鎮成德順兩軍作寨不過四五十人接戰則
不敵渠勢又不足儻為所乘則城以搖矣鎮成戰皆兵共
八千八百九十八人德順通越陳五元兵共八千八百三十五人若只令狄青領大
軍在瓦亭觀其形勢彼求戰則我堅壁不與之較
彼前進則懼我制其後俟其有隙而乘之此計之
得也且賊大眾入寇不過德順與鎮成兩路至於
原明上險非賊大寇之路也萬一賊自鎮成舍九
亭路直趨原州則有彭陽一軍在前瓦亭重兵在
彼後亦非彼利也今之所憂者但憂狄之兵少不
能勝虜耳孫用正德恭黃州家三將通部番牙隊兵共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人堪戰者不過
萬二千人使竹貴代到敵真兵運即可得萬五千人然不憂狄敗也狄不敗

虜萬萬無深入之理望侍郎愈益狄兵專委以制
虜之事所謂益狄兵者候狄往瓦亭郡即乞便發
涇州兵赴瓦亭命受狄節制大抵賊入境之後統
師思慮貴專號令貴一鎮成德順二軍兵既寡少
若營於野豈可保其不戰既患其兵少又憂其或
戰兵少則欲濟師為援憂戰則欲其還望如此則
慮不得專令不得一也且涇原諸將練事而可倚
任者莫若狄青涇原地形可守而為要害者莫若
瓦亭此侍郎熟慮之矣以可任之將守要害之
地而濟之以兵則思慮不得不專號令不得不
此先勝之術也某自受任晚夕計慮比於平日似
有所得恐未能上副尊策則乞令幕府一官到州
諭旨或召某令暫詣戲下聽命更取裁旨

書啟

荅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與四路招討司幙府李颯田裴元積中書

二首

與水洛城董士廉第三書

與幙吏白軻李仲昌書一首

荅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水洛書一首

荅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知受命即拜手啟以是不敢更具謝札伏承誨諭
 乃有頌遺不任悚荷之至虜今秋亦聞黠集近報
 舉數萬眾乃取屬戶數百遂罷去未料其意所在
 也虜數動常以季秋及中春又因月盛時且不甚
 攻城異時也來未可必其如此何者我嘗逆與之
 戰今之為謀大抵欲以不戰疲之安知其不能就
 我不戰而為計哉觀今之為備不過以故意行之
 是自訞以知變而不知虜之能應變也伏聞明公
 軍政甚治士氣亦振守禦人策必有多算敢冀指
 授庶奉尊教

又一首

某頓首再拜承賜手教詢劉滄被繫始末城水洛
 利害早蒙責以不言某以元師主其事是時防邊
 方嚴懼於軍政處置益相戾所害不細獨欲遂雷
 以緩其事故默然無所發其實畏避誠足深愧適
 會中旨罷其役雖愧亦頗自幸既而二月十九日
 得元帥牒云被 朝旨驟舉此役於是抗章條其
 利害伏部署亦自削奏語尤切至二十二日見
 詔書罷四路是夕得 旨令具興修利害條上於
 是知 朝廷前未有 旨令舉此此役乃亟召許
 遷等還此劉滄者獨以所將兵與其役始以文論
 之不谷差指使召之不若又命見婦都監張忠代
 將其兵亦不受命某與伏議此而容之是節制不
 復行於下於是放假以巡邊至山外命散其部兵
 然後滄就拘滄樂功名有瞻要亦可惜然還度如
 此無以貸也同年董士廉者老困可哀某以書三
 諭之令其婦雍卒不見從遂同被繫然滄等所執
 文符皆鄭公罷後所發不知何謂也其平居好論
 議至於起獄以取直豈某心邪世路風波珠可駭
 畏窺身山林閉目氣埃無路可致耳今聞 朝廷
 命使定城水洛利害拓地廣塞亦古人之常但揆

己之才略度今之兵力若既城之後分兵而守輸粟以濟緩急寇來又當遠救懼以敗事耳如朝廷果以城之爲利某當乞移僻郡必有賢才見代城之而不保其利終不紛力較毫髮以取勝也未審尊畫如何願早賜教咨幸甚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裴元積中書二

首

某啟某初到郡得前政所占民田不還直自今納稅一事其決欲行之自念挾帑恐有司詰問益淹久不便於民是以白於鄭公公大以爲然尋出榜諭民給其直且免其稅此一事諸君盡知之及韓公來某臨郡已兩月所得民間不便事益多見訴尤不便者必告之曰韓公且來汝自訴之及韓公來以事自陳者千餘人韓公必盡覽之究其事理覆其報原或見詢於某或命他官參定然後行之其於事固已精且詳矣某豈私於此方之民哉亦由前日白鄭公給民直一事蓋以公家之事苟利於民則韓公鄭公與其行之皆一也何必分彼此哉不意好事者以某附韓公爲事多所更置未審言者以某附韓公爲善耶爲不善也若以所更

事爲善則不當謂之附也若以所更事爲不善則某前在涇州鄭公朝夕見延其於邊事無不詢也無不慮也獨獄事不與聞他則無細大皆往覆究極於議論未嘗有隱未鄭公相顧之意始終若一是則某之論議有可采者也於邊事有所得者也苟一以不善贊鄭公則公必怒而絕之何能終始相顧如是也是果不以不善贊鄭公者也不以不善贊鄭公而專以不善贊韓公是厚於鄭而薄於韓則以好事者之言爲不通也若以前日在涇爲智今日在渭爲愚又於有識之議爲不通也此事聞已久疑之不甚信近日益有端緒然不知鄭公果如爲信否鄭公爲元帥某預掌一路兵寄若好事者言行則間隙日生苟有戎事某無所逃誅矣平涼去年經虜寇殘破之後朝廷不以某不才擢當此任亦思有以自報朝夕勤事非公宴不遊聲妓受署殆今五月斷獄不過十數人皆歷歷可訊其營田護寨盡於事者韓公盡以剝去之今獄訟益簡止以練兵爲事爾諸君察某心豈主於榮官哉子發相知尚淺士規益之皆目見某謫官當時寧有歉於心耶古者刺史嚴明郡守有投劾解

印綬者某豈重去此一官哉幸諸君爲某辨於鄭公公果不晤某立當解去且以終鄭公前惠又不使他日戎事之際使某憂疑自危措置顧失雖被大戮或敗國事願諸君雷意見答

又一首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封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宇城保寧爲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濼切則移籍於廣銳蕃落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幪府不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既而帥命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必審其初罪不爲濼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銳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指者亦聽仗候命二萬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弩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內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繆相遠若必以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大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比隸軍者甚衆決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云

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爲濼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既已籍之無如之何乃答曰其罪不至極於惡蓋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擧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某聞之甚駭其言若他事則不敢知如此此一舉則非所以爲不稟也何者始本路索此二人於涇帥既不遣復命取具獄視之若果以爲巨惡則當下命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則某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爲忤意易之不足爲迎合且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者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爲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此一事爲違戾耶茲事極微而某懇懇爲言者誠以害於體爲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礙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日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

恐見詰奈何某叱去之某謂狄侯曰異日此書有言必請黜之雖異日黜之徒能割一吏如將校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有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爲元帥憂也自某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至死而特死者有當死而慘其刑者某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其主校過失者某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爲隱隱汝懼累以言或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貸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咎其卒者此軍之大弊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與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校焉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爲主校者豈使反畏其下哉故爲將者必察學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某秩雖

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爲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爲憂今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正以此某得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辯之今乃不能自辯於元帥反囁嚅於幃府豈畏懦耶蓋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詰於部將是某凡辯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與水洛城董士廉第三書

近兩附書皆計上遠殊不掌體亮何所守之堅也水洛修與不修亦所見之異耳李文饒牛思黯爭維州事是非至今有不同者亦何必不修爲是脩者爲非但某與狄侯以才略之不廣兵衆之寡少不能遠爲守備故建不脩之議適會鄭公罷去遂夢中旨從本路之議行簡奮忠國之謀必以脩之爲便當辯之於朝廷東詔者而來則本路從之亦有名矣幸行簡少思之水洛地果屬何路譬若治他人門內之事豈不爲侵耶是行簡可以己其事本路不當變前議也行簡困蹟累年聞改官

朋友所共忻故前走書奉報誠亦私心所喜一官雖不足爲行簡言然於夫人之心豈不爲慰哉此事竊極某輩爲守職行簡爲侵官何不思之甚也試使某今日却以修之爲便行簡以某爲何人耶况狄侯強毅有守雖某言之亦必不從前書減裂故未蒙省察是以喋喋願熟慮之

與懷吏石轄李仲昌書

承從郡署已至德順軍所番劉滄董士廉文字蓋只苗往諸處取索及往長安文字不緣章奏既捕之卽是罪人安得妄上文字眩惑朝廷耶必若其言吾輩隱匿卽當徵上不可番也況汎汎妄自飾非但白部署且封起勿毀去卽無害己行文字却取去不便兼且有迹反使不知者將謂不當番其文字唯存其人使盡辭於獄自免閉塞之議二君熟思之

答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水洛書

某十九日至解州聞永叔舍人其日抵陝郡以數年之別相去才數十里不得一相遇悵然以爲不幸然某方爲奸人所擠御虛百端舉朝莫與爲辯若見永叔必極論是非其不知者將以某所恩求

援於永叔此不獨重爲某累又且以累知己故不得相見未爲不幸也自天休見侵未嘗作京師書用此亦不敢修問左右蒙專遣脚力致手誨何朋友之顧厚也仍以某近喪長子爲慰某始三男中男往歲多病襄城道中物故者也幼子三歲美慧可念三月中在渭失之長男壯大與姪植皆門戶所倚者一旦同逝人生孤苦至此處世復何聊賴永叔見哀之淚誠知我者然謂晉慶不常爲意似未見亮永叔尚爾況他人耶水洛事未易可言然事之利害人人各異見不必深咎今既城之則異日自辯不足復論但天休旣罷兵任若以城之爲利當論於朝廷不當督涇原部將擅爲此役彼劉滄者爲涇原部將苟知城之爲利害當與天休合論於朝不當數事耳幸賜昭亮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啟

答河東宣撫參政范諫議啟一首

答樞密韓諫議書一首

賀兗州杜相公啟一首

答河北都轉運歐陽永叔龍圖書二首

答鎮州田元均龍圖書一首

與鄧州孫之翰司諫書二首

上鄧州范資政啟一首

答揚州韓資政書一首

答福州蔡正言書一首

答張固太博書一首

答河東宣撫參政范諫議啟

迎捧教答所啟事皆夢施行不任戴荷之極近聞

蔡石皆外補又緣飲會事多斥善士去年 聖上

奮然英斷登用明公暨韓富諸公天下翹首以望

太平今明公未去位端士頗復見外世人用意如

此言之可為於邑明公縱以邊事未還富公詎空

久雷於外耶又況北虜四十年休息若一旦舉事

其勢不小嚮將所傳與西賊相攻卒無實驗此謀

豈可測也自古考狄之得志中國無若元魏元魏始從雲中得代郡太原然後取河北顧明公深思根本為 國家謀長久之算一堡一障不足以捍禦無或因循異時負天下之望某受過素異直布所懷不避忤犯尊意必罪必罪

答樞密韓諫議書

自使節還都不敢輒上賤記伏夢渡賜體亮將降手教兼以某兒姪喪亡曲加存慰不勝感涕姪植男朴俱為門戶所託朴又嘗以文贄左右蒙 國士之顧本謂此兒終為門下之用何期不幸一至於此果在秦所生一兒亦前此失之年將五十未有繼嗣未嘗不中夜撫心對客吁歎若使憂能傷人亦恐不復再奉顧盼矣樞筮事重伏望善調寢膳以副禱頌

賀兗州杜相公書啟

伏承相公亟解台司出鎮東土拜恩虔恭即日上下道雅懷素志同無少歉然士大夫之有知者相與切議 以相公居位日淺法制利澤未大施于下用是於邑某之鄙心更所未盡若於 朝廷於生民而言則不具眾說若以進退論之益為全美伏

惟相公錄初仕以至顯重無一事不爲人紀無一行不爲人式天下之望唯恐不作宰相豈獨私於相公誠以有益於斯民也夫宰相之任道行則久處而無嫌道黜則亟當去位然高位大權人所顧藉於是被將祿保寵之譏蒙阿諛順旨之議不獨今世前代名公所不能免恭惟識進退之體保初終之節全天下之望考於今日可謂無愧若以歲月則平時所履懼將大損某出入門下垂三十年區區之誠實在於此敢持此說爲賀

荅河北都轉運歐陽永叔龍圖書

自承河朔之行意竊有疑何者正人在朝天下茅福今雖總制一道然所施置不過千里在於重輕豈同日而道哉以是不敢爲賀近日得都下信君謨守道悉以外補又以會飲微過多斥善士 聖上慈明永叔以忠亮被過不當以外內易慮志懷本朝也范公旣鎮兩樞則未能卒還富公何得久雷於外耶見河東使還所奏罷下等科率一事不謂番意文業乃得詳盡至是昔柳州見韓文公所作毛穎傳歎稱不已韓之文無不高者頗怪柳何獨如此爲異見永叔所作奏記把玩駭嘆者累日益

非意之所期乃爾益知柳言爲過相別累年輒此稱道諒後見喙也

又一首

十一月中寫下手書會論奏部下事遂不欲通於左右今辱書承所履甚休兼其知某向所陳事某之心愛賢過于嫉惡不獨永叔知他人亦見信豈有心之所愛幸而共世不與之親且辱耶今之相知者多見戒曰當避形跡見疎者則相目以朋黨果如是類子不幸得罪須盜跖乃可言不然學聖人者皆類氏黨也世態殊可憎然不足卹至于勤事持身亦不敢懈見詢晉潞少時所游之樂今權意都盡不惟年物之異直畏事耳嘗憶往年送王勝之序云 聖朝方以文法治天下子其慎之當日亦偶爲此言不謂遂驗聞前輩唯欲據人細過不可不慮也人還遽意殊不盡

荅鎮州田元均龍圖書

向聞處置保塞事何事其精也兵久驕遂至殺害守將若又貸之則無復法制矣明公行此一事使主威復立雖四夷之人功無以易此甚善甚善近聞京師以微過多斥善士蔡君謨石守道相次外

補未知其然否年來 朝廷凡所更置亦有所存
雖高而事不下接者自非聖人未能無遇至于進
用皆天下賢士大夫抵治平之漸也 聖上聰明
任人不疑而奸人忌前醜正務快己意其下思如
此今勢尚微恐其漸熾所斥不止於蔡石也某豈
私於數君哉所慮者讒勝賢絀則 國家憂患豈
止於四夷哉方今言爲 上所信且重者無如元
均願凌雷意蓋疎遠之疎謀雖疎懼其不見聽也
范公旣西撫之行富公何故久番于外耶某久不
作京師書亦不善輒議時事數日間此憤悒不已
會得明公書因以盡道所懷幸賜體亮

與鄧州孫之翰司諫書

與之翰別久未嘗一日不來思直以德度服人企
仰之心不能暫忘耳今幸會而復別重以顧卿之
意笑語之樂中懷悒鬱不啻向時乃知仰高之心
與愴離之惜各是一事古語作惡數日此最得之
到隨當別作書

又一首

與之翰別十年所與游處淡相知者不數人其間
不以疎近爲間毀譽爲疑同不爲黨異不爲嫌如

吾之翰者益難其比向觀之翰所論朋游其觀若
厚如其比者亦復無幾驟此相別以某未思之心
揆之翰相念之意詎有己耶

上鄧州范資政啟

某自謫官惟作報蕃當世公卿素相厚者未嘗輒
上棧啟今明公鎮鄧鄧距離不遠而李丞者專來
相過時歸于鄧某又與李俱出門下若遂無尺紙
以奉左右則何以逃簡慢之責某居此土風之善
食物之同異情懷與樂否李皆悉之不暇一一談
也恭惟解邊劇就安逸尊體甚休南陽舊邦春物
向盛不得陪高宴傾談有用是爲恨

荅楊州韓資政書

鄧州附到七月三日所賜書不勝感怍某久不上
記亦如尊論到隨賤屬多患瘡疾盡得平愈食物
甚賤私用雖窘而不乏讀經書益有味體力亦無
疲耗不煩賜念平日與人異同遂至爭論不息蓋
國家事今旣發放若復云云乃是懷私忿耳不惟
絕之于口亦不萌之於心用是益以自適但恨地
遠不得拜伏門下棲倚之心冀能具陳惟望善保
台候以慰傾頌之懇

答福州蔡正言書

自君謨在朝廷爲言事之臣遂不作書逾三年矣
忽辱手誨以家兄亡歿爲慰感淚無已因念家
兄平日常以遠事見教而朋友之說多異于此某
所亦以爲家兄親愛當然朋友相成以義者也家
兄沒兩月某卒得罪使其尚存聞某就獄其亦憂
而成疾矣故自謫官而來不以廢放自悼惟以負
教爲恨君謨於某兄弟皆厚故道此意漢東土風
不惡寓家城東佛寺私用雖窘而不乏讀書日益
有味不煩番意君謨侍親多慶因人或惠問以慰
思渴

答張固太博書

頃年在秦嘗見家兄稱道閣下之道人及來安定
會軒車東還過郡始得請見則仰高之心有所從
矣暨至平涼同僚議邊事有石若乘者數數論閣
下之所施置無不得宜者益所歎伏近見孫之翰
稱閣下之隱德懿行足以慮今世故某奉接未數
而仰聞盛美爲日久而且詳也謫官來止作報書
雖欲通記左右顧不能致今辱書存卹至厚感愧
無已又承別拜思命而來知何日再接高論不勝

區區之意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啟

答計用章祕丞書一首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二首

答鄴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二首

答環慶經略使施待制書一首

與鄴州丁憂李仲昌寺丞書一首

答李伯昂祕校書一首

答張子立郎中書一首

答謝景平監簿書一首

答江休復學士書一首

與京西轉運劉察院薦樊景書一首

答光化軍致仕李康伯率府書一首

別南京致政杜少師啟一首

答計用章祕丞書

數日中連得兩書旨意甚厚兼以曾見鄙文過賜

稱道閣下在某為前輩於文高于道淳者也宜有

以指其疵瑕屬其未至以成朋友切劘之益今乃

曲為題品豈德隆者專譽人之長以誘其進耶不

然何許與人之過也感愧感愧詢來介云已有嘉

州之命不知信否閣下以忠獲罪其為雷滯亦久矣造物者得無雷意人遽草草奉此為謝意殊不

周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

郡校來夢賜手教具審尊體寧裕兼以退解為奇意高理詣誠所欽伏然閣下謂進與退繫乎道之所在雖聖門達者無以為異也若論夫才與不才竊有感焉益才者容有小人而不才者不害為君子君子而才不至其進也於世不甚益亦不甚損小人才而進雖樹功立事其蠢益渡閣下試思之以為何如

又一首

辱賜書教承自至汝陽政簡訟稀尊體安適某到隨州城東得一僧居竹樹甚美頗有隱者之趣所愧者以罪來耳

答鄴州通判韓宗彥寺丞書

某被罪放逐於時之士大夫空見擯棄不與為齒閣下無一日之雅惠然見過開懷論議與平居交游之舊者無少異閣下真篤於義者顧某無以承厚意唯欽仰令德而已

又一首

辱書曾道及鄙文今錄近所作四篇附李丞適呈
皆有爲而成非立意如古文章之爲也閣下方以
才名爲士林推重當世名卿鉅儒凡與游者其作
爲文章莫不通道聖功揚德音如觀樂於宗廟和
平嘽緩無不得其宜若夫廢故之人其心思以液
故其言或窘或迂或激或哀異此則非本于情矯
爲之也譬諸急弦促軫烏足雷大雅之聽哉惟閣
下亮之幸甚

荅環慶經略使施待制書

某向領州得在部下官事未嘗相檢察笑語未嘗
見疎外此閣下于某甚厚及某盛夏就獄閣下相
視有不忍之色護視屬不啻骨肉逮及謫官盡
室獲歸無少失所此又於某甚厚自見放逐平日
遊舊罕有以尺紙見問者閣下方領兵貴重乃能
數千里惠書勤勤見卹此又於某甚厚某接熟左
右固未久然亟辱顧過空何以爲報惟祈益樹德
業早登公輔得爲聲詩以道盛美此其望也

與鄧州丁憂李仲昌寺丞書

向者足下說南陽孫守言人之才皆有分定雖強

之不能有所益若德者在人勉之而已足下質於
僕德果可勉耶僕就足下爲吏而說曰毋矜己無
盡法無報怨是足以爲德矣足下樂茲說語僕云
願誦此以自儆此三者非於足下有所見也汎論
爲吏者當然耳足下乃能如是真好德者也既相
別因思足下之所未至者輒復奉規足下讀書觀
古人之所爲其好賢惡不肖甚明然於行己似有
小異足下於今世所與游者賢不肖悉有之賢者
果能親己足下周親而學之矣賢而適與己親不
肖而適與己親足下雖能辨其賢不肖之異而皆
用其親疎而親疎之豈以人學己棄之不祥不已
親而強附之爲佞耶君子之親賢非以發其祿仕
振其名譽蓋將以立身而至於道者也故與君子
處斯君子矣與小人處斯小人矣爲長者折枝尚
無愧焉有親賢而爲佞乎若不肖者業與之學不
當絕之母自昵焉可也世復有以附己者爲賢異
己者爲不肖不獨置親疎其間又從而反其賢不
肖之實此所謂朋黨者也幸足下不繆於此且勉
於進放縱以盡言唯勉之又勉之未見其已

荅李伯昂祕校書

近令弟來尋示長牋以揚太博奉薦爲謝足下以名臣子在選部二十年能廉幹任職監司自當以進賢塞公議豈必朋游爲先容耶不敢當不敢當

荅張子立郎中書

連得兩書皆以先文誌文事某於鄉里士人銘其先世者多矣其人於世不顯要其一事可傳卽爲誌之況先文以宰相子致位三品樹立事功始終灼然爲人稱道者耶敢不承命

荅謝景平監簿書

嚮者過鄧承見訪以足下齒少語不及他止奉詢宗門而已今得所惠書辭辯而意厚感歎不已始某辱先公顧遂與二昆接熟今又得足下何其昆弟多賢使某盡從而游也足下力文樹德古之交友稱忘年者竊有慕焉

荅江休復學士書

逸中兩得書并詩所云牙校附者書訪之不獲用是答不敢作書當見亮也自河南內之喪便有平涼之行盛夏就獄窮治百病端卒無毫髮自潤之污遂得在外聽旨只用不合貸與部將錢經赦不改正僅收徒流三千里私罪當迨二官遂命漢東

之命至此聚族不至失所雖未得還鄉自便然亦無挽日讀書詩一篇了無壯宦意必素亮也

與京西轉運劉察院薦樊景書

某頃守郡嘗薦士其取之初不甚精以謂天下吏員甚衆官局小大各有所任拔十得三四亦不爲失人又其異日無狀已必預其罪以是無所愧負若薦人於朋友則必慎之重之益不如所稱則爲誣罔苟以貪墨取罪則已無所損預獨朋友坐之其爲愧負萬萬於已得罪竊見州學教授樊景年三十慶曆二年進士始家江南大父以策畫爲開寶功臣家衰今無仕於朝者景幼孤養於外祖高公慎交高公高深尚名檢景澗存外氏風某謫官與之比居爲學未見其已其志篤於道者也所作文辭與今之名能者不相上下爲學官通作尉三年矣今將以八月罷去近制郡據與縣主簿尉三考用二人薦爲縣令景始一人幸閣下成之某嘗與景論爲政景以馭吏寬民爲先是敏於政者然某見其志與行而未見其爲政故詳其所見而略其所言使其爲政不必後其志與行也某自見盛黜不喜道當世人過惡獨見人之善美不免有所

稱譽誠知向亦用此取罪然似發于天性雖重得罪不能自己景雖從其游今之所稱皆其行實於景無錫錄加重是雖私啟其實公論閣下雖不識景果用某言是亦公薦之也異時景得見門下閣下自觀其才實將復薦之又薦之恐不止於茲一薦也則某不獨爲景求知閣下亦於閣下知人之明不爲無助豈止於無愧而已

荅光化軍致仕李康伯率府書

與閣下別久然心未始忘也某泊於風波自取放逐閣下齒髮未衰遺榮養高同處茲世其識慮相去何穹壤之異也何期木賜棄絕四致榮問雅意勤密至慟至悚某雷鄧侯房州叔父過當詣鄧侍闕拜見不晚諸悃非面序莫盡

別南京致政杜少師啟

某自初春卧病聞拜新命卻俟稍安即修賀啟無何所患沈綿迄今未瘳生理固不可期若遂不能達誠左右則抱恨無己自念受恩門下三十年每聞相公一美事則咨嗟稱道爲門生之光今年俯七十確然去位德全道隆終始無玷懽忻躍異於常日某得罪本末更不復論及仇人欲以賊見

污窮理百端卒無毫髮自潤自謂無愧于人然於相公不得言無愧嘗記頃年相公在監司怒次主吏月朔預取俸錢者俸錢尚不可預給況私用庫錢耶蓋由久去左右減裂教誨止知廉身不能慎事故自謫官未嘗他尤但自咎而已惟於有位者不敢先作書問今相公致政還第方敢少露悃悃某雖伏枕累旬醫言據脈可療萬一有廖庶幾再得請見門下不任依戀激切之至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行狀碑

故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上柱國陳

雷縣開國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謝

公行狀

故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同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五百

戶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故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金紫光

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檢校太傅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

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贈太保中

書令文康王公神道碑銘

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上柱國陳雷

縣開國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

行狀

曾祖廷徵國子司業越州觀察判官

祖懿文祕書郎杭州鹽官縣令

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

侍累贈戶部侍郎

本貫杭州富陽縣章高鄉赤松里謝濤字濟

之年七十四

謝氏系譜自公七代祖已下官諱具存始居河南

之緄氏至四代祖終衢州刺史葬嘉興因家江東

及鹽官葬富陽縣遂為富陽人富錢氏制吳越故

散騎而上三世不為朝廷官公始十一歲嘗與父

客談散騎私觀之見其辨對有成人風大為歎異

學舍有說左氏春秋公十四歲從之學歸輒與同

輩伸其義必盡其師之所傳既冠寓居吳郡會汾

晉平郡國當表賀吳士為奏者文體弱更數人皆

不能如郡將意公私草之為人持去郡將大稱愜

吳中先生亦自愧不及故王黃州羅拾遺處約並

為吳之屬縣長公與其游羅嘗與王書云濟之揚

推夫人益吾曹之敵其為名流推重如此淳化三

年舉進士上第除梓州權鹽院判官明年盜發益

部公以梓近益為大郡畏益強逼且利以自資攻

之必亟益大為守且時近郊多林木乃白郡守悉

取之以完柵櫓且為薪蒸之備既而被圍百日樵

探路絕城中賴為公叅陳謀議公護墜壁及圍解

於僚吏為最力就遷梓州觀察推官明年權知益

州之華陽蜀民流散之後田廬荒廢詔書凡入租
占田有能倍入者斷以新籍於是豪右廣射上田
貧民婦者多亡其素產公曰此權時之制 改就
業耳勞利其倍租而使下民失業豈經制哉乃命
盡還舊主所施行與 詔書異至道二年召婦投
著作佐郎 太宗面諭令通判大藩即通判壽州
遷祕書丞又通判筠州知興國軍 真宗考籍有
五年無過者特遷得改太常博士一日內中出朝
士治績著者凡二十四人名付中書門下令召見
即以景德二年冬對長春殿賜五品服令通事舍
人焦守節送學士院試試之明日會邊奏警急降
詔北任是時曹濮盜起又虜者分趨齊鄆東土頌
駭 朝廷慎擇郡守 真宗面諭宰相昨日京東
關人奏曹州關人謝清可轉官知曹州遂除屯田
員外郎曹之征賦舊分送睢陽倉公至郡會霖潦
民軍在道者不克進公曰自曹及宋陸行數百里
平歲致之不爲易今泥淖益困吾民且江淮漕運
日至睢陽城下曹有廣濟漕亦通京師使曹賦得
增送京師睢陽自取江淮來未以直曹賦豈非使
耶乃開廩盡收屬縣賦且上其利狀遂與轉運使

交奏 朝廷從公奏降 詔褒美未幾召還奏
詔祈雨萬岳祠畢雨澍因言岳瀆有請禱而無報
謝意義或爲闕 真宗是之因 詔自今修報如
禮是年西南有大星見占在蜀分 詔公巡撫益
州西路入別受 詔與益州張公詠同議鑄大鐵
錢利害於是考鐵價與舊錢更相均准故下不得
盜用而物價長平蜀人至今使之使回舉三十餘
人宰府疑其多公面陳諸吏幹狀願署連坐以冀
必行奉使舉吏連坐自此始後所舉多踐臺省不
調者猶爲郡守四年授三司度支判官大中祥符
初出知秦州又知歙州改度支司封員外郎坐三
司判官日舉摧茶官被罪奪司封五年復爲度支
通判河南府馮魏公罷居守薦公于朝召試授兵
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
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天禧五年
兼侍御史知雜事乾興元年遷戶部郎中永定陵
駕將發少府治明器象物甚侈大金陵使奉 詔
自京至陵凡城門民舍卑隘者壞之公上章言先
帝封祀儀大物備尚不聞發壞所過城舍今遺制
務儉薄反以象物壞民居非先帝意願下有司裁

損章寢不報物議是之是年以疾求更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天聖中代選遷太常少卿判官太府寺登聞檢院以步復艱蹇求西京雷司御史臺躡年改祕書監臺任滿就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戊疾薨二年八月嗣子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絳奉公之喪自京西歸葬于富陽公生平不卸家事然友愛甚篤宗門有孤者收養嫁娶如己子在 朝廷見貴勢無所降屈士子進見雖少賤對之肅然及交言則開懷無少隱故人皆憚其高而愛其誠況治郡部吏有一善必孜孜稱薦或犯法雖甚惡之直其罪而已未嘗有故刑故終身無二嫌怨者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叔才嘗作揚允恭墓銘甚負其文顧公曰能損益一字者我當辦之公削去二十一字叔才歎服不已西京被疾人有贊文者必讀之終篇或摘其詞之工者稱道之其愛獎士類如此初兩浙轉運使還朝議將以掌誥命會得疾逾旬不能無事遂寢素好修煉藥術喜與方士談視藥利泊如也本朝圖書之府惟昭文史館集賢祕閣公與兵部同時分帖四職太府等實父子相代續

紳榮之見于衣冠盛事錄母夫人崔氏追封博陵郡太君夫人許氏封晉陵郡君初散騎五子皆以五行定名公次第炎有文稱終公安令館今為天台令果從方外教號安隱師坦左侍禁子三人長即兵部次約將作監主簿少以才敏知名季綺太廟齋郎約綺皆早亡女四人長適同出身周盛次適德興令 免臣次適延陵尉博瑩次適吳縣尉揚士彥孫三人景初將作監主簿景溫太廟室長景平試校書郎女孫四人並幼公才位德美當列國史敢直紀行實以備史官之錄謹狀

景祐元年十一月日山南東道節度掌書

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兼察院御史充

館閣校勘尹某狀

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同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諱 皇不仕

祖諱某皇不仕

父繼又皇任殿中丞累贈尚書戶部侍郎

本貫懷州武德縣待賢鄉德業里李允及字

公之先三世傳春秋學至戶部始以明經取科第
公亦世其學端拱二年及第校解州安邑尉居官
有能績秩滿再調京師廷見日太宗省其勞狀嘉
之擢大理評事知邠州三水縣將靈武用師轉賦
粟以餉軍再至積石皆在期先遷光祿寺丞通判
雅州會盜據成都不逞者詳言以驚動旁郡公詰
姦謹備郡境肅然事寧 制書褒諭遷大理寺丞
通判寧州卒都進者謀亂事覺公懼連北者不能
自明精意辨析全貸者衆移通判邠州遷太子中
舍殿中丞為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未幾出為利
州路轉運使先是戶部舍老京師嘗墜馬大衛中
人亟以告公朝服即步出府門趨其所頃之導從
者皆至戶部無他傷肩輿以歸或以事聞者及奉
使入辭 眞宗問曰卿父墜馬無傷耶因賜三品
服是時臺郎御使史出領使任尚穿賜金紫公秩
卑初被進用措紳策之至部會歲散秦賑饑之章
未報出倉粟數萬石散之民無轉徙者遷國子博
士入尚書省由主客金部司勳五遷至金部郎中
歷三司鹽鐵判官京西京東淮南河東河北五路

轉運使京東淮南皆再主前在淮南開漕渠通廣
陵市或有異議者罷知泉州後由淮南入為三司
度支副使授光祿寺卿知算州未行改太常少卿
兼江南安撫使遷光祿卿充淮南制置發運使時
東土大饑自淮轉粟五十萬濟青徐民俄授右諫
議大夫知揚州徙知潞州代遷授給事中知同州
景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州公為政平
易務為靜治不喜作為聰明部吏或犯法須其自
章然後置于理其用心寧失有罪不忍獄自己發
故所至有長者稱掌內外有三十年金粟羨盈累
千萬供億用度無一敗事不獨精敏故入以其聞
見詳熟他吏難與比者樂薦士保任百餘人多至
通顯母田氏追封某郡太君妻安氏仁壽郡君子
五人熙載同學究出身早亡熙古進士第為屯田
員外郎熙績衛尉等丞熙朝大理寺評事女四人
長適屯田員外郎向日次適天章閣待制揚摺侍
御史程數七田員外郎夏安期自適楊氏而下俱
亡諸孫七人嗣子奉公之喪即以其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葬河 內某鄉某里先公之墓次前葬錄
公世系官闕并其行事俾某次之將來作者以誌

其壙某詳載其實以

景祐五年十月日責授崇信軍節度掌書

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前監唐州酒稅戶某狀

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金紫光祿大夫

行尚書吏部侍郎檢校太傅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

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贈太保中書令

文康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景祐元年秋八月壬戌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王公薨于位 天子震悼翌日臨其喪廢朝三

日以太保中書令告其第命鴻臚內侍通治國喪

事賻物恤孤卒用其加等禮官考行謚曰文康即

以其年十月葬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魏封原舉

二夫人耐焉公諱曙字晦叔其先太原人始王氏

居太原為著姓其後有徙西河者公之先君能傳

其世系之所從實隋世文中子之弟績之後績號

東泉子東泉而下間有儒者然不大顯亦未嘗去

河汾經亂亡其譜不復貫敘故後世唯祖東泉子

至公始葬先君河南今遂為河南人曾祖傑祖崇

生兵間以義勇自許河東大將周德威聞其名

召補裨校德威後帥燕軍以戰死失知己功業不

著以壽考終景純少客燕地感家世儒者不當用

材武進乃南游嵩洛得佐萬諱用之者為之友寔

以文稱還太原至境上時劉氏方據其地嘆曰天

下將定以區區一方支天下兵此危國也遂不入

止上黨帥廷致幟府府罷不復作吏購四方書或

手抄之晚年書數千卷端拱中終京師及公之貴

追榮三代曾祖太傅曾祖妣張氏韓國太夫人祖

太師祖妣閻氏齊國太夫人考太師尚書令妣邢

氏魯國太夫人公少舉進士淳化三年上第釋褐

河南府鞏縣主簿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

天子用古科目者方開之士工部尚書趙公昌言

舉公賢良方正試入等授著作佐郎出知明州定

海縣代選為群牧判官賜五品服遷太常丞受

詔降傳燈錄判三司憑由勾簿司考發開封貢士

坐失實出監廬州茶稅東封加恩遷博士通判陳

州未至任 詔選務脩冊府元龜以工部員外郎

充龍圖閣待制賜三品服從分賜遷工部郎中改

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部吏受賕失事幼罷知

壽州改淮南運使歸期勾當三班院糾察在京刑
獄權開封府事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坐開封府
日保任祿吏犯法降授左司郎中尋復諫議大夫
召爲給事中兼太子賓客天禧三年同知禮部貢
舉所誥士或倡言被抑無行者從而詳之不復辨
狀降爲諫議大夫俄復給事中同知通進銀臺司
門下封駁事兼群牧使四年寇萊公被罪坐姻累
罷學士知汝州乾興元年猶以前坐責授郢州團
練副使天聖元年起爲光祿卿知襄州二年再知
汝州四年復給事中知潞州六年遷工部侍郎知
河南府移永興軍七年入爲御史中丞兼理檢校
七月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明道元年六月朝入
殿奏復舊著爲定制先是禮部尚書張公詠再守
成都蜀人懷之以爲後無繼者及公去遂有前張
後王之諺其臨他郡則因其俗而治之施其術若
無窮然使人愛之如蜀人爲尤重獄訟無細大必
精意處之上黨有殺人者公察情非是而訊其狀
其人以爲不得真殺人者已無免理卒不自明僚
吏亦言不足疑公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作辨
獄記以戒理官前在西部有中人建議廣旁陵屋

居獄之取利以薦園寢公上言神道尚靜今亟有
興作年細利爲家人煩襲之薦非所以奉 祖宗
意于時近倖方用土木取功賞書奏皆憚其守正
任中 憲日屬玉清昭應宮災 詔以衛卒及掌
事者付臺劾大起狀時太后臨政謂公曰此人火
非天災必戮守衛者公上疏曰昔睿桓僖宮災孔
子以爲御名僖親盡當毀者也漢遼東高廟及高
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遼東高殿不當
居陵旁故天災若謂此宮所建非應經義望以臣
議下大臣苟不合故典籍請歸田里時議者或云
官當廬未及對以疾還第即上章求解致仕七月
授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陝州是冬改元推恩
遷吏部二年夏徙知河陽秋再知河南府十一月
被召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明年七月如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未幾瘍發下手浸淫以至大病享年
七十二公幼得先公所聚書讀之至周官春秋尤
極其義故爲文章必本制度臨政長于斷事雖天
性通悟發爲事業迹其源流益有助焉景德中
天子嘗命近臣修書時楊文公在翰林公止太常
屬丞制以二公並命論者以材名等夷非復爵位

差降也臨益部日會歲饑衆心頗搖公曰往時蜀擾非有豪傑爲倡先特以攘寇不息驅而合之浸大耳今欲制其前莫若禁盜於是嚴盜法犯者一切皆死出金穀募告者又俾爪牙吏摘其囊橐盡謀者久必就拘或示慘刑蜀人股栗歲中遂無盜用然他法皆寬平註誤多貸免嘗有卒夜告其軍將亂公覆狀立辨其僞斬之軍士皆感泣蜀舊以季春糴康粟以濟民言利者增其直公抗修復大臣雖以財費不充沮之未有斥言不當違者及公援據經典辭頗切至上及太后皆感悟薄前守衛者罪修宮議亦寢明道中歲早公以成湯六事爲言且云今一歲四赦則政不節事也願浚以五事爲戒在河陽會遣使濟瀆祠醮公上言岳瀆山川自非時祀請罷勿祀以息擾下之弊公坐萊公去京師十年天下有宰相望士大夫惜公且老懼不克相廷企者久之及晚節登用雖以東宮之舊上雅意所屬然亦公議有在焉嘗以人臣患不節儉淡自虧損在京師居第隘甚起居常一室中庖唯二馬食無重肉處之泰然益矯時之爲也篤于朋友樂周其急治家甚嚴退居私庭諸子甥侄橫

經侍席間命次子鼓瑟以自娛終歲無絲竹之樂洛中營小園婦意甚壯末年恩禮愈極終不得謝有志勿就良足悲已初夫人石氏平原郡君次夫人寇氏馮翊郡君子二人益恭虞部員外郎孝謹溫厚得其家法益柔右贊善大夫篤學好古善自樹立二孫慎言光祿寺丞慎行太常寺太祝女七人適校書郎陳勣將作監主簿趙士宗殿中丞孫瑜殿直揚舜臣唐州推官尹宗濟光祿寺丞張宗簡將作監主簿陳安石孫女四人並幼公母弟映試將作監主簿早世有子二人益謨左侍禁益沖將作監丞公所著文集四十卷兩漢詔義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群牧故事六卷莊子指歸三篇列子指歸一篇再使北虜作戴斗奏使錄二卷公既葬二年虞部君泣謂某曰先君素慎密在中書樞府爲上謀慮雖子孫莫得聞故嘉言密論無一傳者在任他官多用章疏論事命從子益沖書之益沖密畱其藁今頗得存及諸行事皆世所睹者大惧失其傳于故吏當次之將刻石以示後世 不敢讓 以世系官閣總裁之繁

以銘云

惟君御臣勿貳勿疑知之厥艱惟臣事君曰進曰退處之惟難疇其知之公始庶士旅于外處乃列從官乃賓東朝推先帝明達今皇聖信之有初保之有終乃翔辰政乃冠內樞惟皇之聰疇其處之公在中歲官嘗下遷不勉而和匪畏而度康常以堅亦旣在位帝咨考成時唯典刑靡逸自居崇高自名竭忠以誠知臣處身匪厥艱難惟聖逮賢公實全德誦之刻之以永其傳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表碣述誌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

知河中軍府兼管內河堤勸農使駐泊軍

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公墓表

故將仕郎守河南府登封縣主簿兼尉衛君

墓表

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雒縣事騎都尉

王君墓碣銘

故王先主述

故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分司西京上柱

國王公墓誌銘

故推誠保德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

傅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

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趙公墓誌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

知河中軍府兼管內河堤勸農使駐泊軍

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公墓表

彭城公天聖七年四月薨於蒲後三年其子几葵
公河南伊納鄉尹雙里又五年几以著作佐郎宰
方城告於故吏尹某曰予父晚節始得以諫議事
先帝違令 天子初即位到放從官亮節直聲爲
時名臣然在朝廷不四五年淹卹外藩弗至大任
是故道充於友朋而未被於民論議通古今或沮
於當世平素蘊蓄有所不伸潛德隱行晦曖弗彰
大懼夫流風遺烈寢失其傳願揭石墓左以表之
懇讓不克輒論其閔閔云

公諱蟬字耀卿咸平初中進士第歷河中臨晉開
封封丘二主簿河南潁陽令遷著作郎監陝州商
稅改著作郎知河中龍門縣通判益州天禧初擢
爲右正言於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本官
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右司諫換工部員
外郎兼御史知雜事判流內銓五年賜三品服改
三司戶部副使軫與 思轉刑部旋改吏部員外
郎出爲陝西轉運使未赴職奉使契丹還以本官
充龍圖閣侍制知三班院提舉諸司庫務天聖二
年同知禮部貢舉權開封府三年遷刑部郎中充
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五年徙河中府治河中

凡二年年六十二公少爲古文章篤於風義始舉
進士與張景定交論道滋相師友初爲龍門宰部
有卽盜欲人不忌命公領會事自補悉擒之公曰
此劇盜也送府或有判叛去者且討兵弱不廷雷
揖防皆命斬之一府服其果文康王公鎮蜀有以
威暴上聞者會公自蜀召還對 眞宗問曰凌策
王曙治狀何異耶公曰前凌策在蜀歲豐少事得
以平易治之比歲小歉蜀人剽輕其心易搖故王
以嚴刑制之然所誅殺特盜賊耳未嘗變 陛下
他法帝善之初爲諫官屬歲存饑後河決東郡公
上言歲歉不登力役屢起元元困苦道殍相望此
宰相事也未聞有濟之之術願策馬以塞群望疏
寢不報京師民間傳有靈泉飲者愈疾議建祥源
觀 詔初下公上言前世有傳聖水愈疾者皆誕
妄不經今盛夏亢陽大興土木以營不急非也國
事自上清宮建凡有興作皆准本符瑞以荅天貺
臣下罕有以土木沮議公 右守正無所憚焉又
抗論時政前後數十事今據其要者公以外官有
衆之號而使窮民轉徙行策弗聞益考課即明
史職廢弛寢以及此昔邵信臣守南陽關田三萬

頃此實効也今守宰居位皆積日以幸遷非有意於民者空申明考課法一切易殿最以督之又請禁民棄孝養而事浮圖老子者或受父母教及親亡者勿禁先帝世吏一受賂終身不見齒及天禧晚政稍被寬貸或復得進公請重其制累赦勿原又公荒歲入粟者止與上位虛名假之不足爲將之制空自乃右而上得與武臣奏補子弟爲此吏部此制擇善吏爲御史府主簿三司法官時有貴臣亦以親庸補其員公請罷之因言近臣封見不當爲子弟乞恩以開幸進公以古之荐士受上賞今罪有從坐而賞不著非沮勸之道宜較其章著者推以恩典國家景德役分部署使總按刑獄公以爲郡守皆朝廷臣轉運使已專刺舉之職復置使按郡非所以責任守臣而息獄訟也當罷之河北平詔勞師臣建吏卒獨不及民公請蠲兩河歲賦以寬之又建言黜章句篆刻之役崇尚學術復聘士之禮其章疏大較如此施行者蓋一二焉有唐故事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得以廷論以事國朝授者或兼儒館或領外字專以充文推材幹之臣非復曩時職事天禧詔書置諫官

御史十二員者得公與蕭簡魯公宗道二人爲諫官凡所論列拜疏而已未嘗請對公援舉故事自是當得對遂爲故事及遷司諫會論陳次刑獄事章不下圍讓不拜翼日章報乃受命公學於故舊始終無少間也王文康坐寇萊公責官朝士無往者公歎曰友朋之義獨廢於今世耶坐譴無愧矣乃出餞之雅愛處士李讀之爲人讀終公陳其公退之行詔贈讀著作郎其敦篤如此在兩京日有歸老之志求領雷司御史臺不允比召還不詣闕願徙河中卒如其請難進易退有古君子之風焉公之先代郡人後魏孝文之遷都因徙家於洛陽十二代祖環錫北齊中書侍郎環錫生坦隋大理卿坦生政會唐武德功臣封滄國公政會生無意尚唐太宗女西平公主位至洪州刺史無意生奇爲吏部侍郎天授中爲酷吏所陷奇生護嘉令慎言慎言生河東令聚聚生祕書郎藻藻生蔡州刺史符符生洪洞令珪珪兄弟八人崇龜崇望最顯崇龜位至清海軍節度使崇望相昭宗至左僕射生大父贈太保諱岳仕後唐終太常卿夫人趙氏封天水郡太夫人太常生烈考贈太保諱

溫叟事皇朝終御史中丞夫人李氏封永樂郡太君公兩娶趙氏右贊善大夫朱之女今郡君有子七人長曰昺將作監主簿次即著作郎君次曰先將作監主簿次曰包忱把鏡丞太常寺太祝既先早亡女二人長適大理評事王珣琇次幼劉氏自中丞而上事備累朝圖書著作兄弟皆聞效有材稱著作又登進士第能世其家矣今世衣冠雖或前朝舊族然經級大聚離去舊邦不則爵命中絕譜牒散缺無如劉氏蟬聯盛大者又自渝公而下至今十世猶莽尹樊里此其尤異者也初公領貢部其洋奏名及爲河南以椽史事公故著作君以家世之舊爲請某誤述非工獨能不由遷以私於人用以傳信於後故敘先烈則詳其世數紀德美則載其行事稱論議則舉其章疏無溢言費辭以累其實後之人欲見公德業當覩於斯文爲不誣矣景祐四年月日刻石

故將仕郎守河南府登封縣主簿兼尉 衛

君墓表

君諱景山字仲安魏郡南樂人後徙家河南累舉進士不中第景祐元年西都復國子監學士共薦

君得試國子主簿歲餘改河中府士曹叅軍仍在西監講書四年授伊陽府移登封主簿康定二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五十君少以辭章爲人稱年十七舉進士魏郡首送之二十餘始來河南蓋自飭謹接朋友恭甚群居論議默然若無所辭或從容與之謀即多所發明以是前輩知其讓己少年皆慕其爲人交譽之無一異者悅節所守愈固通六經章句大義從之學者常數十人或與君評後進人物君雖賞鑒有輕重然多尚爲之品目人訖其所收太廣後頗有成立者人更以此服之素爲名公知遇說紫微以禮致之始主學事丞相沂公稱其行於 朝因以入官焉父續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有名於時母郭氏太原縣君娶王氏一男籍民九歲一女十二歲君卒後五十七日葬河南洛陽賈相鄉靖閭里洛中士人告於予曰衛先生葬宜有文以誌其壙予知仲安者是當爲之誌會日迫不克納其壙遂表於墓

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雒縣事騎都尉

王君墓碣銘并序

太子中舍王君以康定元年三月某日卒官二年

十一月某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某鄉某里其孤尚恭尚誌謂某曰歐陽永叔旣銘吾先君之壙願得文以揭於墓某與君遊最舊不敢以讓云君諱汲字師點其先京兆萬年人五代祖通唐李爲壁州刺史世亂不得歸遂葬果州西克州團山下里人呼爲壁公墓曾祖福事王蜀爲其合州刺史祖某父某通經術皆以壽終君幼聰警善爲辭章兄湛取進士第有稱於時君始來京師爲廣文生數舉不得第湛累官司封員外郎君用司封廕授將作監主簿調鄴州原武河南密縣主簿天聖八年詔舉郡諸曹縣主簿尉堪爲縣令者公得以擢爲澤州晉城縣令縣治在州下州有廣銳軍選所牧馬旁郡會歲飢縣民有止田者軍士遂謗某田爲牧地民旣復馬當還故牧軍士以勳力取強於民吏不能禁君至立辨於郡卒徙故地莫有犯者明道二年 詔舉郡縣吏有治實者本路轉運使蘇耆以君名聞即召遷改大理寺丞知京兆府藍田縣事遷太子中舍知陝州夏縣事縣近山頗爲水患又城池久壞姦盜出入無限制君請於府築堤新城人皆便之移漢州雒縣會兩州大饑君率富室

入粟數萬以濟貧民教書囊論焉君爲吏凡六更其治或爲佐爲長皆得以一縣盡其用精敏敢斷官有缺役未嘗以嚴期暴民事皆迎辦民或訴枉者雖害爲郡理決者君必窮覆審究不以勢奪其守以是能庇其民爲人平易胸中洞然無少隱與朋友遊有始終讀書惡異端尤不善陰陽拘忌之說識者尚其通焉娶胡氏封安定縣君子三人尚恭尚誌同年取進士第皆賢而文尚辭舉進士五女長適殿中丞吳感次適殿直朱浙次適路州屯雷令楚建中次歸吾家子朴實其婿幼未嫁初司封葬河南君嘗語諸子吳日當從吾兄及終遂奉其言銘曰

生於蜀官於蜀又沒其地來葬河南實成君志九原可作從我伯氏子孫遂家以祖從世

王先生述

先生葬有日次子豫狀先生行事來告曰侍讀學士楊公旣銘吾先君之墓先君知子子不可無述予惟楊公與先生同年進士出處中外四十年知先生治行詳且實莫如楊公世人信其文亦莫如楊公子若復次其事徒使人疑其傳故不敘其狀

獨述予之得於先生者慶曆四年即先生治蒲之二年予自安化徙守平陽道蒲先生與予語春秋因出唐志二十篇且曰此未嘗以示人先生於襄貶善惡之著者若無所指意其甚異者衆之所尚或訕之衆之所謝或嘉之予亦疑其然先生爲予問其端質於大中之道考之於春秋無相戾者嗚呼先生所美唐善也所訕唐惡也於今曷避而不以示人蓋夫違衆之所讖謂之虐反衆之所尚謂之隘舉世皆然惡得獨異而取危耶空乎先生之不以示人也先生沒唐志且行於世觀其書然後見先生之志於時未嘗伸亦未嘗屈也後之知先生者其在唐志乎先生諱汾字某歷居大官在朝廷爲名臣由樞密直學士爲涇州觀察使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領兵貴重以其佐軍敗罷爲郎復進天章閣待制慶曆四年十一月某日終於蒲葬用明年十月某日云

故大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分司西京上柱國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利字兼濟其先倉州著池人曾祖坑江州刺史祖漢大府卿父承謙尚書庫部郎中母董氏漳

南縣君葬河南伊闕今爲河南人公淳化三年登進士第初調河南尉遷著作佐郎再爲祕書丞太常博士入尚書省爲屯田都官職方司員外郎轉屯田郎中官凡七遷始以陝府監稅歷通判開溫滄定四州知絳州涇州改監并州倉得通判同州知河南之永安緄氏二邑總十一任以本官分司西京年七十二天聖四年八月十六日終於緄氏於明道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葬洛陽大樊原不從於先君用吉卜也公加警悟昭爲重授詩于故尚書右丞張公雍張公說詩博引經義聽者多所未究公于下坐重伸其說辭約理暢一坐聳然初命河南會檢人趙贊領務于洛贊招權樹威趙時者望塵迎謁惟公與之抗贊不勝其憤它日坐衢中以職事呼公欲衆辱之公莊色正辭贊不能屈番守呂公聞而激器之在滄州日閱其獄有群盜當就死公察其氣貌曰是非作惡者密訊之頗得其寃狀公命稽其刑且大索境內不數日盡得真盜賴免者數人又嘗遣三卒至都下二人者共害一卒取其齊裝反以其人逃狀聞公疑其姦遣吏李密者自都至都以物色求之得其實二人即伏罪

其精審皆此類定州民居雜戎落附鄉籍者至寡
公招擿撫集歲益萬餘家凡爲政清簡時與賈朋
讌樂不求數察之譽故所至皆便其治及去郡吏
民千里候問歲時不絕其見愛若此雅善談諳有醜
籍外爲和易而內甚介時親舊處任柄未嘗一造
其門再絀皆非罪一以河決一坐失舉曠屬雷滯
者累歲處之恬然晚節以歌詩自娛有集十卷私
帛室不以繁急暨疾語諸子曰嘗聞之先君我
家自隋世爲顯族處環衛方鎮者相繼不絕惟未
嘗與文翰爲從官因亂譜謀散去恐後世遂已其
傳因命筆授之其意欲諸子以文自進也娶李氏
封隆平縣君撫養宗屬有家法三男長鼎進士第
大理寺丞友震洛陽主簿次復舉進士三女長適
試將作監主簿張師雄先公而亡次適耀州華原
令楊運令用次適太子中含孫長卿孫男四人夾
仲虞仲子仲南仲女四人並幼銘曰
王氏世以材武吏幹稱及公始用儒術進而位不
大諸子益以文自力王氏其顯乎
故推誠保德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
傅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

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積字表微單父人少好學持心固堅得章句
義輒早夜以思不少懈猶自以不足乃之四方從
賢俊游喜爲文辭卒以勤成其業年二十六舉進
士一上中第授平定軍判官再調台州軍事推官
薦其行能者數十人除大理寺丞知蘇州崑山縣
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歸同判宗正寺賜
五品服樞密直學士 公濬薦公端厚可任以事
擢爲監察御史由殿中侍御史遷侍
鼓院開封府判官判三司開折司車駕西祀爲東
京雷守推官咸以持法謹重爲人稱大中祥符五
年遷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 賜三品服入
謝 真宗顧曰天下久平然郡縣事朕空聞蜀最
遠民富侈吏易以擾是尤欲聞者卿朴忠當無少
隱凡事有更署者具錄納意無敘名位附常所奏
章以來以爲卿行之公至部事無細大悉心以諫
至有一日章數上皆優褒焉邛州蒲江劫盜不得
反繫平民十餘人掠笞威使強服又令其辭若無
可疑者公行部意其自誣馳入縣獄考狀盡得其
寃即出之寘縣吏於法雲南蠻擾楚盧州清井監

詔發兵誅之器械糧餉皆速 辦事寧以勞遷工部郎中代選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奉詔詳定民吏負害之物稽民者公審其無欺秋考盡除之改三司鹽鐵副使天禧二年成都守當代宰相劄上近臣名三四皆不稱旨或舉公姓名帝曰趙某固可用擢爲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度文市館六千公召工較其日力歲正千餘足乃以千數上供焉就移知同州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以徙鳳翔京兆二府使契丹遷遼工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進刑部侍郎上雅知公爲 先帝所信任且倚耆德爲 朝廷重乃拜樞密副使明道元年進吏部二年拜尚書左丞知河中府景佑四年拜吏部尚書五年以疾請老九月拜太子少傅致仕十一月一日薨於河中年七十六公性篤厚與人語言必誠盡無一外飾雖年位尊顯不自爲貴士子賤微者皆與之鈞禮爲政尚寬凡處事要其歸不害於禮而未嘗立異見以名已功用是 天子罷之以爲可任大事在臣者交稱其篤厚焉夫公之先世以儒名其家然無顯者及公之責曾祖賚贈太保曾祖妣劉氏追封京

兆郡太夫人祖脩已贈太傅祖妣朱氏追封河南郡太夫人考晟贈太師妣孫氏追封洛陽郡太夫人娶田氏封京兆郡君先以子男七人子安士宗士寧士宏士宇士宣士實俱以蔭補官士安士宗士宇士宣皆早亡士寧今爲太子右贊善大夫士宏大理寺事士實祕書省校書郎女六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晁宗 次適祕書省校書郎袁 次適晁氏次適大理評事李南仲次適祕書丞梁堅次適右班殿直朱融今存惟晁氏李氏婦孫男二人仲達太常寺太祝仲達奉禮郎孫女八人皆適士族公薨年十二月嗣子奉公之喪葬河南萬安山之原自初薨凡三十九日而葬葬速故贈謚之典未及焉銘曰

孤卿六官百工之式公寔職之天子萬機百官是維公實毗之五福之享旣德而壽公實有之萬安之陰考龜已定公實命之旣封而崇旣回而完公其安之

誌銘

故三班奉職尹府君墓誌銘

故將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

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夫人王氏墓誌銘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誌銘

故朝奉郎行許州陽翟令贈太常博士趙君

墓誌銘

故供備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兼御

史大夫知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騎

都尉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張

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陳公墓誌銘

故三班奉職尹府君墓誌銘并序

先君先夫人之第三子名相字巨川年二十有四

天聖五年五月九日以疾卒景祐五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葬河南壽安仲兄洙泣而誌其壙曰巨川

少予三歲幼同游嬉稍長俱就師起居飲食無一

異然予好論議古今往往與先生辯是非巨川獨

喜靜不參一言人皆村予以謹厚名巨川年十七

由大父蔭得官初權偃師酒又掌衛州牧馬與予

別三年予在京師巨川以疾來告遽往已不克見

他日視篋中得手抄歷代史及兵家書總數百卷

及觀所見邊事欲國家變五代襲制籍兵於農以

紓用又以西北帶邊凡百餘堡戍兵寡敵至不足

為捍防不若省堡戍增屯要害如唐三受降城天

德軍之比其言激切而著明其大要若此嗚呼名

弟謹厚則信矣觀其材又能以重待之予何及哉

予何及哉先君先夫人諱氏官封已載墓表娶木

氏一男一女木氏及女後巨川一年皆卒男名材

謹慙不三氏葬此而後異其域弟之葬得與先君

同域在地之兩周術之云

故將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并序

陳君名賡字仲雍鄴郡安陽人舉進士累上不中

第自試其業曰始吾好夷吾書通其變能使國以

富強期少用于世以盡其術念非進士無以進今

數絀年且衰所蘊蓄訖將不用其施吾家遂罷舉

君奉養日益充其治生用術至精年豐凶與物上下斂散急緩皆有宜日不爲汲汲歲較之則大有餘用是鄉里稱其長者以兄廕得試將作監主簿明道二年七月十八日以疾終于家年六十父芳贈尚書刑部郎中母解氏封福建縣太君娶劉氏温州防禦使平之女弟和順能持其家法後君二年卒生六男安仁安世安國安止安靜安民一女尚幼安仁由世父廕補太廟齋郎安世試將作監主簿餘皆舉進士兄貫今爲刑部郎中直昭文館君以景祐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葬于河陽太平鄉北門里先君之墓以元人祔焉銘曰
賢者以道進退無失得其次尚功名以術濟其用不則施其家以仁其宗要其歸異夫獨善者是不以無用廢有用乎

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李氏濮陽人父獲累贈尚書令母劉氏追封齊國太夫人李氏世衣冠積產甚厚諸女雖幼皆預爲嫁具禮罷服必以稱及夫人笄仲兄今徐州丞相由進士貢數不中第貲少衰夫人持奩中物盡內於丞相曰兄以義氣爲鄉里重寒士頗仰

給此以濟兄用丞相奇其識陰揮節士爲之配是時丞相與鄴郡陳公交甚驩俱以名稱京師景德中同年又科第夫人遂歸陳公陳氏官州縣十餘年丞相位通顯夫人未嘗以兄勢卑其夫族事先夫人能勤禮自待承顏下色無小急先夫入年過八十多病食飲起居須夫人乃安陳公祿既豐或勸夫人厚玩服以自貴重夫人曰始吾生大家嘗以約自守及從吾夫爲小官浣衣粒食裁自充然吾夫人不以貧自病者以吾安於約故也奈何敗吾素守耶夫人通釋氏書性慈恕不妄語言授封永安縣君以某年某月日終於河內武陟之私第年四十四生子五人安石安定俱以廕補官女四人適某人公名貫會爲刑部郎中直昭文館景祐五年正月庚申葬夫人於河陽太平鄉北闕里安石與予善求文誌其墓壙銘曰

不以財自私或失以侈能以約自持或病以膏兼二者而無譏君子之難矧在婦惠夫進以顯子多而才雖奪之年孰爲大哉

故夫人王氏墓誌銘并記

夫人故樞密使丞相王文康公之第七女年十七

嫁將作監主簿陳安石五年五月十二日以病終
實寶元元年五月明年二月二日葬於河陽太平
鄉北關里夫人在丞相子爲最幼尤爲家人所敬
重既筭以大臣女賜冠服歲時得朝見中宮性至
孝居丞相喪號咻不食中外姻族來弔者相與爲
寬辭以警之夫人毀頓無生意弔者莫忍視更爲
之致哀夫人持法自約始終無違其容止皆充其
德焉安石鄴郡冠族父賈今爲尚書郎守本郡安
石及大人之兄益柔皆與于游道夫人行實俾予
次之繫之以銘曰
孝本乎性推之爲仁睦於夫氏由乎事親年弗與
俱嗚呼夫人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誌銘

君諱昌言字仲謨其先太原人父某贈大理評事
始家河南爲大族君少好學篤文澁沉有局量與
人交不喜評論其短長然於賢己者必加厚焉舉
止蘊藉雖飲酒至醉猶不少失法度士君子與里
閭小人俱以謹重目之故王丞相隋徵時嘗依君
家及其貴用以恩欲酬以官親黨咸勸當益自附
結君不甚屈官亦終不及四由進士貢不得第以

景祐元年三月某日終於家母孫氏追贈永安縣
大君初娶王氏繼室傅氏故忠武軍節度使潛之
孫二子良臣良弼並舉進士女二一嫁太廟齋郎
通一尚幼寶元二年 月 日二子奉君之喪
葬於北印之原君母兄昌齡今官五品故先夫人
皆得追命焉君之伯君先姊寔珠之父母君於珠
大父之行也又嘗嘗舉進士同硯席故詳其爲人
銘曰
溫溫其淳矯矯其莊守學而固秉德而嘗在家之
間寔士之良葬從先君刻此銘章旣寧旣堅以永
其藏

故朝奉郎行許州陽翟縣令贈太常博士趙

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趙氏諱 字 幽州良鄉人祖 父 世
以儒衣冠遇亂無顯者幽州陷虜二年公始生幼
而孤鄉里少年率從虜教馳騁田獵頗以材勇自
奮公獨襲衣從先生游讀書汎通大義馳射亦過
人然不以能自名故得以文史進母嘗疾癘其呼
聲不絕公吮其潰毒痛即少止母慮傷其意後類
隱其狀公視母色戚泣而吮焉數從虜帥掌文記

得本縣主簿又為飛狐尉遷蔚州靈丘令雍熙中
 王師至其地得歸京師授河南偃師令累調江陵
 岐山義烏陽翟四令公性剛明尚義節其為吏遇
 事敢決無留獄所至以強辨稱在江陵遇蜀李順
 亂轉兵食自峽而上為群吏先使者以狀聞制書
 褒諭罷陽翟歸偃師家居舊制縣令過七十居其
 官請老者得以東宮官致仕以是時年六十九居
 其官請老家人以精力尚強勸其再調一邑以五
 品還家公曰吾量力而止豈以虛名自役乎乃以
 疾請後十五年辛酉終於家夫人劉氏慈明
 有賢行後公十七年而終四子偕企及布一女適
 進士張康世孫六人友文尚文子文溫文秀文懿
 文公之退居也命偕主家政及舉進士公在及已
 登科兩佐使幕會為殿中侍御史再贈公為太常
 博士夫人授封壽安縣太君 之喪偕企無存者
 御 嗣子考吉卜葬公河南洛陽邙山北原壽
 安 君耐為銘曰

倚數命人孝哉其津厥艱在初和而不汗有美

其終恬乎其充邙山之地茲為寧體祭以大夫公

卒有子

故供備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兼御
 史大夫知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騎
 都尉南陽郡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張
 公墓誌銘

公諱顯忠字盡節其先樂陵人祖奉超為橫海軍
 大將顯名軍中父延斌國初以材武積功為捧日
 左廂都指揮使富州團練使贈左武衛大將軍公
 幼明慧語言拜起如成人七歲得見 太宗皇帝
 帝即及即位給事殿省補殿直供奉官皆以寄班
 冠其官稱汝陰有龍騎卒叛為盜命公捕之方合
 關為流失所中拔去矢鏃擄眾並進遂破其黨以
 功遷內殿崇班自是凡七遷由內殿承制歷禮賓
 東染院西京左藏庫洛苑文思五副使至供備庫
 使其所任之職即全部七州饒信等州都檢校使
 泗州天雄軍駐泊都監江淮都大提舉捉賊提點
 河東路刑獄公事再為西京水南巡檢知嵐憲霸
 三州事最後知霸州天聖九年十一月九日以疾
 終於任年六十公性重慎寡言雍熙後數奉使回
 方是時 太宗皇帝喜詢外事凡內臣使還見使
 坐與語移刻或以應對敏給亟被恩寵安者頗撫

細徵事期以中傷人公止以所使事上聞他無一言

僚輩皆稱其長者然用是官亦稀遷天聖六年再

為西京巡檢時莊獻明肅太后猶臨朝公因入辭

自陳開寶末以童子入侍當時晉寺舊人今無居

位者兩宮惻然問其官尚請司副使遂命以正使

授之公出入者闈暨領州任逾五十年唯此命及

汝陰以功陞他皆用歲勞或以例遷公泊然自守

未嘗有冒進急為政尚寬易所至民空其治御家

有法撫疎屬皆以思知者尚其為人母安氏追封

河內縣太君娶郭氏封太原縣君後公一年而終

二子長正臣左班殿直卒次正守右侍禁三女長

適供奉官關門祇候王宗慶次適前并州司法參

軍議汝賢次適供奉副使彭再問孫三人長舉

三班奉職次準次尚幼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長孫舉奉公及太原君之喪葬於洛陽北邙山大

樊原銘曰

幼明而遇壯中而奮孝陞其族政試於郡持身以

莊秉心惟慎爰初暨終弗顛弗進葬洛之陽兮考
卜其順後世以嗣兮不隕令問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上柱

國賜茶金魚袋陳公墓誌銘

公諱貫字仲通其先鄴郡安陽人父芳葬河陽今

為河陽人景德二年中進士第累調杭州臨安秀

州嘉興二主簿懷州河內令用知已薦授秘書省

著作佐郎刑部詳覆官歷秘書丞太常博士為審

刑詳議官監左藏庫判河南府知衛州事入尚書

省為屯田度支兵部三員外郎知涇州事移利州

路轉運使又為陝西河北河東三路轉運使三司

鹽鐵判官由河東入為三司戶部副使遷鹽鐵副

使景德四年授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事實

元二年罷州還過河陽寢疾以十一月二日終於

家年七十二公少倜儻有異節通孫吳諸兵法喜

議邊事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公詣闕上言

前日不斬傳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敵而不威陞

下法今不更其制後當益弛空著令凡合戰而奔

者大校悉戮之大將戰死裨將無傷而還與奔軍

同軍血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救者以逗遛論執

政以瓊輩已即罪議遂格又論形勢選將練卒三
篇皆上之其形勢篇論兵法地有六害今北邊既
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

澤境埔所謂天隙非虜勢能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利之地先居則逸後趨則勞宜有以待之其選將篇昔季漢起守瀛州虜不敢犯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槩用思澤進雖以謹厚取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爲方略故虜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故也其練卒篇論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皆賴賜與恬休息久不知戰鬪事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 莫若募其土人隸之大小軍又籍丁民爲府兵使北兵扞狄西兵扞戎不獨審練敵情習熟地形且皆樂戰鬪無驕心及北方請盟公復上言虜數犯塞駟掠民數十萬今乘其初通空出內府金帛以購之虜嗜利必歸吾民自河之北戴德澤爲無窮矣公既舉進士廷中唱第得同出身上顧其姓名曰是數上邊事者擢賜第二等及第公爲吏尚嚴明持法不私所臨州奸慝無所貸嫉盜賊爲最甚涇州有惡少輩畏公嚴相與爲恐惟言期不敢犯及公遷去其父老遶道流涕曰願公番三載使不肖子久公化得終爲善良其領財賦校簿籍有毫釐蔽欺必窮治之常曰吏視

官物如己物庸非忠乎在利州遇歲饑益以職田穀以賑民民有積穀以覲利者皆令自占其數計口以雷其領餘盡發之所濟萬餘人制書褒諭在陝西議罷塞上堡柵孤遠不足爲鎮守者在河北請決徐鮑曹易四水以興屯田詔皆訓其利害焉靈夏之違命也公慨然曰吾四十年爲 國家論邊事會天下久承平謀說之不用今老且病忠力不効豈非命耶乃抗疏以爲凡料敵勢患老大人而幸其不來者皆不足以計議大今所守之塞地敢董阻非弱戰之引若其驟至並客體異設伏出奇則勝勢在我如虜不大入徒以游兵擾吾邊候則當益修守備師無還期財殫民勞其患滋大爲今之策空誘之以利激之使怒軍法善戰者制人不制於人能使敵自至者利之也其文千餘言大抵類此又嘗著兵畧十卷識者悲其志焉公之在朝先君得以大理寺丞致仕累贈光祿少卿母夫人解氏封福昌縣太君夫人李氏兗州丞相之妹封永安縣君男子五人安石安守安期安道安禮安石安道皆將作監主簿之官安定河南登封封而安期安禮俱皆太廟齊郎也有女四人適殿中

侍御史文彥博大理評事浦延熙將作監丞扈章
一尚幼其年二月二十二日嗣子奉公之喪葬於
河陽太平鄉北閭里永安君相馬而銘之曰

達於事不疑其用明之至盡其忠不隱於上誠之
至壯歲議邊白首益厲不以不試誣其言不以疎
遠易其志推公此心豈專功名蓋以治國未能去
兵故兆謀於事先慮危於久平壯哉遺文其沒猶
生得非於用明而於上誠者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奉郎

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耿公墓誌

銘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皮君墓誌銘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故永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

河南府澠池縣事侯君墓誌銘

故贈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

故贈祕書丞左君墓誌銘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降授右

監門衛將軍持節惠州諸軍事惠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七百戶李公墓誌銘

故天水尹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節字守約其先代北人大父暉事後唐爲清

泰功臣嘗以節帥彰國軍普初以忠於舊君遇故
人景廷廣匿其三子君父其中子也得亡太原及

劉氏據其地以材勇隸帳下為裨校乾德初劉氏
 大將有欲其地內屬者謀覺牽聯坐及君尚幼得
 小校張謙者持養數年歸於叔父讓讓為守風軍
 使君往來河西以騎射名軍中從父兄繼倫立功
 河朔君往依之補衙內都虞侯將奏以官有善相
 者謂曰君名一職即死不則過五十為皇家時相
 者言他事屢中君決信不復意仕繼倫卒始來河
 南因家焉君性剛決少長兵間樂散施以義氣自
 許與人游處勤懇持規矩卑意謹甚以是當世
 貴人多與之接年五十六某年某月以疾終於家
 始景氏所匪其長勲後貴顯繼倫其嗣也李即奇
 嵐軍使推君父亡他國與兄弟絕故闕其名君其
 郭氏治家訓子甚慈而法後君若干年而卒生伍
 子宗溥宗禮宗濟宗泳宗源宗溥宗禮皆早亡宗
 濟唐州團練推官宗泳給事政府宗源三班借職
 女三人長適尤氏次不嫁俱亡孫七人仲堪業進
 士仲芳太廟齋郎餘並幼景祐五年四月三十日
 諸子奉君及郭夫人之喪合葬於河南太尉鄉萬
 安山之原唐州從事君以誌文為請初予在樞密
 王丞相府從事君其婿也與之為有舊後予親之

喪在外從事君助予奉之以歸是嘗德且蓄於其
 親之葬是宜為之銘銘曰

嗚呼君之先或蹈大義或陷危國家再覆而嗣卒
 以存其艱甚哉及君之葬子孫寢以仕自進以興
 其家豈前史所謂有陰德者歟

故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朝奉郎

尚書主客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耿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充從字徽之曾祖正祖思唐皆明經術居鄉
 以行稱父昭化始以通春秋傳取高第為蜀州司
 戶參軍蜀盜起城破被擒賊將汚以官儕輩莫敢拒
 司戶獨叱之且大罵至斷手足死不屈天子嘉
 之錄其後公得同學究出身累調莫州任丘尉莫
 州司理參軍會契丹入寇公率城中豪費輸軍用
 下民被兵皆制次朝會及條理獄事與法力辨刑
 章常以議直取勝轉運使劉公綽強力自任於吏
 事少所推與獨器公才就薦天雄軍節度推官磁
 州民有競曰者逮繫百餘人累訐莫能決俾公按
 其事得實附曲者咸坐之既出無一異語知天雄
 軍王公承衍屢以功狀稱於朝授大理寺丞擢知

開封長垣縣事 天子東封泰山以置頓之勤就
移通判利州事歷太子洗馬殿中丞國子博士通
判濟州知鄭州事天禧中河決東郡詔環決河千
里調勸桔輸致之時河南諸郡久無調發之勞詔
暴下吏持之嚴民相驚動有自相驚動決或者公
視賦版均其斂無毫釐過繆或貲表於故者強之
勝者增也且威信素著史蓄縮承風旨民 亦莫
敢自欺郡中肅然事迎以集是時河陽孫公奭爲
政尚寬惠而公以嚴明稱安撫使劉公燁使還各
以其績狀聞 真宗顧曰使天下之郡守皆如二
臣何憂致治耶劉公因言公位卑空受任之於是
權爲福建路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公事遷尚書主
客員外郎行部至河州感瘴癘歸以天禧五年終
於福州之官署年四十三公少孤無兄弟事母甚
謹故知雜御史王公濟以爲常山通守一見以器
幹許之遂以女歸焉及居官廉直果斷不避貴勢
所至無雷事卒以能稱其爲人尚義節好施與有
燕趙遺風初公既位於朝再贈司戶君爲太子中
允夫人辛氏追入永樂縣太君王夫人封太原縣君
夫人未嘗內食密使謀者訪其母兄十餘年散父

貨數百萬卒得母歸宗黨伏其孝二男長傳特作
監丞次知節早亡二女長早卒次適緝氏主簿高
鼎實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監丞君奉公及夫人
之喪葬於河南緝氏唐興鄉解賈村之南原銘曰
嗚呼翔野之氣節士之裔秉乎勁剛承厥志毅
才而聞秉直而遂胡喬其年弗克其志葬於河之
南得子龜筮不殞家聲在公之嗣者也

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累贈司封員外郎皮

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子良字漢公其先襄陽人曾祖日休避廣明
之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
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佐吳越國爲其丞相父棊
元帥府判官歸朝歷鴻臚少卿公初能屬辭淳化
中以家集上獻初尚書以文章取重於咸通乾符
世降及丞相鴻臚皆以文雄江東三世俱有編集
總百卷餘至是悉以奉御得召試對便坐賜出身
歷汾州介休并州榆次三縣主簿時靈夏用帥仍
歲饋餽公當督其行不以嚴期暴民事亦以濟遠
饒州錄事參軍無爲軍樂縣令用知已薦授大理
寺丞監筠州酒稅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以疾終於任年五十三公爲吏尚寬平不煩教條所至民空其治去必見思世爲吳越顯族樂散苑晚年窮匱仰俸入裁自克然均給疎屬終不少懈知者嘉其孝友夫人管氏賢明有法度二男長鑄早亡次仲容今爲太常博士三女適曹經宿洪之張奎皆士人二孫公理公高並幼上籍田歲公以子五品得以某官若其第夫人封壽安縣太君明年太君以疾終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太博奉公之葬河南永安縣某鄉某里壽安縣君祔焉銘

曰

皮氏擅名厥初襄陽後家於南再世以昌公事本朝其舊邦才奮而通命艱弗充公葬惟河南是成公志公有令子既孝既禮遂家河南爲子孫始

故夫人黃氏墓誌銘

河南樂泳來致其父水部君書且自言曰泳母以賢行稱外氏以豎我家不幸早世不及封號以沒兼殯者三十年今葬有日敢因父書求文以誌於壙予不得讓夫人姓黃氏世衣冠父慶長司勳員外郎母王氏新泰縣君夫人年二十一爲水部配四十二以疾終興元之南鄭寶元二年正月六日

葬河南永安唐興鄉雙塔里樂氏自水部君之大父贈兵部侍郎諱史以文章爲通儒其後世有顯人遂爲河南大族夫人居世次爲冢婦性寬裕言語動作爲諸女法雖僮侍未嘗聞其厲辭通音律樂施與宗族疎近交稱其德生四子滋進士中第今爲著作佐郎浚早卒泳冲皆舉進士二女長通供奉官馮維禹次適太廟齋郎麻公授水部君名許國以材能爲尚書水部員外郎其銘曰
婦道治內潛德弗章有子而才乃顯其光刻石墓門圖徽不忘

故水清軍節度推官宣德郎試大理評事知

河南府澠池縣事侯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詠字可復其先西河人祖益事後唐武皇起太原軍中從莊宗定河南爲中興功臣歷晉漢領兵鎮位至中書命以太子太師還第國初疾薨葬河南遂爲河南人父仁浦舉進士早卒君少由進士貢一上不上中第用門資得試將作監主簿調處州遂昌尉不赴官歷河中府河東孟州河陰二主簿遷號州錄事參軍鄧豪州趙室者殺人誣其庸使代死且賄吏以成其獄君辨狀立出之改武信

軍節度推官知河南府壽安縣事秩滿集吏部與
濟華見便坐有詔循一資吏部調君入蜀君永還
所循賈以待親遂復以節度推官知大名府冠氏
縣事又徙河南澠池明道二年八月十三日以疾
終於任所年五十君生公侯家雖見全盛時然後
昆弟或陪無錫封連姻王家尚有古時餘風君獨
喜儒術與寒士同趨向私室用度委於家史匱豐
無所省晚節貲益衰處之自若與人交淡然其久
愈固持論議不爲貴勢屈知者尚其節初先君既
終五月君始生母康氏普州刺史延澤之女明達
人也教育以暨成立而君不克終養斯可悲已娶
吳氏屯田員外郎祐之之女生二男紹曾紹復皆
以廕補官一女嫁王繹 寶元二年九月丙午嗣
子奉君之喪從葬緹氏原紹曾與子善狀君閨閻
俾誌於壙且爲之銘曰

太師維祖父武功特起肇開厥家膺受繁祉降及
禰廟祭以士禮君篤在初乃試於吏旣恬乎中亦
遠其志晚而益艱終則弗遂緹氏之原附於先子
誰復其始空君之嗣

故太常博士致仕何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京兆咸陽人祖諱朗左司禦車
府率葬河南新安遂爲河南人考諱贖周顯德上
年進士第二人終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有名於時
贈某官母高氏追封以縣太君君三歲而孤養於
外氏能自樹立三十始舉進士五上得同進士出
身受議州司理參軍再調開封祥符封遷果東州
團練州官又歷鳳翔彭州河中永興四懷最然居
以永興軍節度判官兵考除太常博士致仕遷洛
七年年八十三康定二年六月六日終於家君性
慈善談咲喜人和同然持身奉法不爲強屈嘗與
上官爭辨殺人獄終出之後得劫者衆益伏掌州
庾吏襲故迹欲上下通爲奸利憚君初至未有以
致其賂以乃匿名書求君黜聰明并以金帛投於
解垣君曰是必某吏所爲捕送之伏罪君廉益以
聞前後薦其行能者數十人至用選部循資格增
廩祿而已流輩或驟爲時用君聞之更有喜色及
退居無分產以自資恬然不以歉其心體強無疾
一日呼嗣子命以終制語頗詳悉起居猶平常自
是三日而終即以明年四月某日葬於新安縣某
鄉某里凡三娶兩李氏早亡向氏侍中拱之女封

某縣君一子令孫舉進士禮部嘗奏名孝謹有才
得四女適盧貢李宗孟皆明經宗世賢舉進士王
宗諤為三班借職銘曰

進而室性為益通處而貧心為自充仁者固得其
壽君子不謂之窮以勤為養以禮送終君實有子
世其清風

故贈祕書丞左君墓誌銘

康定二年八月日屯田員外郎知華州事河南左
君得告於朝來葬其先君於河南緱氏縣唐興鄉
解賣里先事告同郡尹某曰予始孩先君教以經
藝寢為辭章夙夜以戒 曰汝進於學齒於鄉士
其以衣冠名吾家先君既沒三年予取進士第又
五年始有位於朝先君凡再追命為祕書丞自沒
距今十受有九年始得用五品禮葬庶幾以卒先
志悲乎不及見予之有成也請予誌其墓君諱某
字某其先自河中徙家河南為大族其交結皆當
世豪傑貴人及君乃折節厲學所依多賢士大夫
信讓寬厚為里中稱譽舉進士一不偶終於家年
四十父諱欽母張氏凡三娶二王氏繼以韓氏兩
王夫人各以福昌永寧太君告第皆附於君韓氏

大人今以萬年受封君六子長瑛及第四子未名
早亡屯田君名緯實第二子次珙玘琰孫子六人
俱皆幼未名銘曰

富而學不及以位子而才不逮其任追命既告朝
服以縫養不克分葬則備方磁刻分孝子志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降授右

監門衛將軍持節惠州諸軍事惠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七百戶李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滔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從祖頽郡為周廣順
功臣祖勳始家河陽終右監門衛將軍贈左驍衛
將軍考遜終比部員外郎贈工部尚書妣杜氏進
封馮翊縣太君公少舉進士景德二年中第授許
州臨潁縣主簿歷杭州仁和開封府陽武二封皆
以才能稱用知已薦除大理寺丞知華州華陰縣
事移蜀州江原遷殿中丞乾興例恩遷太常博士
先是河決東郡歷歲未平公以治河十策為獻曾
參知政事魯公宗道奏詔行河即奏同至東郡時
言水利害者甚眾魯公獨是公策即換北作坊副
使充修河都監樞密院有不快魯公者撫公所議

與衆不合不復辨曲直罷爲鄴州兵馬都監移知
憲州入移鳳州階成二州接邊頗有內屬之戶故
鳳得以戎事制階成猶支郡前此屬戶攻陷階州
之沙灘寨公至郡馳請其所究治叛狀實司牧都
校趙釗者擾知公卽譴釗道州諭以息信酋帥皆
歛服修復故壘種落遂定以功遷軍罷庫副使知
原州事不滿歲改環州遷香藥庫使公緣治河至
是凡十年不得至京師天聖八年召歸奉使契丹
始得對便殿陳畫邊事天子材之使還知慶州事
明道二年詔近臣舉勇略在邊者公爲樞密直學
士李公諮所薦尋加忠州刺史益州路兵馬鈐轄
是冬改元遷東入作使明年擢爲西上閣門使旋
改鄜延路兵馬鈐轄鄜延屬亡北他路爲最強多
寵以右職要官部下恣誅殺敢爲不法異時主兵
者頗務姑息或利其善焉求取無厭公至凡至饋
獻一不納罪者繩以漢刑皆樂公之不擾然畏憚
莫得自恣焉秩滿知延州郭公勸美公鎮靜之績
奏雷再其任又條其勞狀於政肅言甚切至詔就
遷東上閣門使旋改四方館使始趙德明內附先
帝與之約令其入貢京師道必從鄜延文卷非鄜

延不得自是文牒往返如麟州元昊祈襲爵上公
卽帥鄜延兵元昊雖桀驁嘗擾環慶戎落落然歸
罷別種以爲辭公爲報不與之辨齊宗矩以慶州
之兵敗於節義峰爲虜所得公以文諭之虜卽以
宗矩來還 朝廷亦不發其罪寶元元年元昊大
將山遇者率其族三十餘人來歸且言元昊不軌
狀公與郭公議曰元昊猖獗之志由宗矩敗益彰
非待山遇發也自德明納貢四十年其長內附
者未嘗納之 國家於德明父子撫愛哺養如嬰
兒豈有毫髮負者哉今若納其亡人使其取直以
爲稱是中國大信 之子含容之德由吾輩所
虧損也卽命境上絕之其年冬有郊輸不至年二
月遣其黨稱所置僞官以乘公卽拘其人於館壘
以事聞且閱其表函猶稱臣以冠其名公卽與郭
公議奏以夷狄僭中國名號誠不順然尚稱臣可
漸以禮屬願與大臣熟議 天子方命帥臣經略
事所奏忤旨前此就移兼領鄜州至是降授尚食
使知汝州事數月移磁州明年有上書訟公前絕
山遇事者又降爲右監門將軍白州兵馬都監久
之寢疾語諸子曰吾在西邊十餘年雖以罪去猶

類一見上陳當今制虜之空死且不恨今不幸遂

塞而不伸乎以康定二年四月一日終於官年六

十有三自公再被黜典皆與郭公同命公既終一

月 朝廷起郭公知鳳翔府事次子焜因遺奏特

授守祕書省校書郎識者悼公之歿焉公初娶張

氏封清河縣君繼崔氏封壽安縣君二子長曰旣

東州節度推官次即校書皆勤學有才稱一女尚

幼即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

龍門鄉南五里銘曰

自古四夷或侮或順以威以懷世其異論在公之

策羈縻示信蹟而不復沒有遺恨匪身之謀唯國

之徇刻此銘章載其忠憤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蘄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

銘

故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傅韓

公墓誌銘

故兩浙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護

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

京雷守司兼畿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

緋魚袋盧公墓誌銘

故西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

尚書使持節晉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充廣南東路駐泊兵馬鈐轄兼提

舉本路巡檢兵馬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王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知蘄州軍州兼

管內勸農事護軍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

公諱奔字漢臣其先魏郡人唐末從祖有官河陽者舉族因遷河陽世服儒衣冠無顯者父用存光祿少卿母某氏封某郡太君公葬光祿河南遂為河南人景德二年再舉進士中第歷宣州寧國開封中牟二縣主簿泉州晉江尉用薦特改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知并州榆次揚州天長二縣通判杭州事入尚書省歷屯田都官員外郎知文州蔡州事賜五品服提點開封府諸縣刑獄公事轉司勳員外郎知明州事就遷祠部郎中召還擢為刑部郎中荆王府翊善賜三品服兼判司農寺寶元二年以疾辭出知徐州事進兵部郎中移蘄州康定元年五月終於郡年六十二公五歲而孤母夫人携以歸其族從師學既冠善屬辭博涉經史河南素多士公晚輩隸然見文采亟與知名者游眾不敢以門寒後公倜儻尚義節居貧以約自守未嘗假所不足於人人有伺顏色而進誠者公審其果善士另承其意後皆重償之無一不報厚朋友險夷共之人莫能致其聞言其人歿雖久有妄評其短者公嫉之終身為著作佐郎葬母或

卒錢數十萬為助者公曰吾以士葬親於禮無歎

者惡用聘為乃謝不受其為政待吏甚察然寬民緩後不專刻宰天長尤以治稱有錢蒙吉者作天長善政說以美焉在杭州會軍士以三司所給賚物疏惡喧噪趨牙門公即馳往諭之乃定璽書褒美婁平疑獄後得有罪者事登曰佐王府未嘗以柔愉見言色進退必以莊其剛守類皆若此然亦以是卒不顯貴娶陳氏封福昌縣君後公數月而終子彥伯某州某縣主簿慶仲寧州安定主簿慶曆十四年十二月二子奉公及福昌君之喪葬於河南之龍門山之上銘曰

嗚呼閣放其通強毅其守行隆州邦信在朋友為政之仁在民則厚考古循良孰我先後匪豐其祿又奪之壽獨茲令名是謂不朽者也

故大中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傅韓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國華字某其先浚州博野人世衣冠舊族四代祖人實當王景崇襲有鎮冀四州佐其府累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景崇於河朔諸鎮

中輸貢最為恭順由庶子漸劄以德義故以功名
 始終庶子生四子韞辭慎辭定辭昌辭皆以才名
 為王鎔實屬子時鎔府號多賢士定辭嘗以掌書
 記聘幽州時燕客馬或名北門舊儒以博給相尚
 或大屈伏昌辭終真定府鼓城令即公之曾祖也
 生廣雷府永濟令諱璆避張文禮之難徙趙郡以
 文知名與李崧徐台符為友二公交薦其才會疾
 不起徐作詩以為當世朋友無復繼者李卒以兄
 子歸韓氏實趙郡太夫人永濟生太子中允知康
 州事諱今上始遷相州安陽遂為安陽人妻為藩
 鎮辟署敎書奏時推其工嘗宰真州清河作條教
 諭民以不擾能信其言所至以寬良稱公即康州
 之第四子年十九舉進士太平興國二年 天子
 初御殿覆試上第為大理評事通判瀘州四年代
 遷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旋以例補外幘授安德軍
 節度判官七年除祕書省著作郎監察州稅雍熙
 元年遷監察御史三年假太常少卿使高麗還拜
 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四年充三司開拆司推
 官尋改主判開拆司累遷左司諫刑兵二部員外
 郎帖昭文職賜三品服凡三為鹽鐵判官又為左

計司判官判戶部勾院都判三司勾院至道二年
 以屯田郎中充京東轉運副使移峽路轉運使
 真宗聽政遷都官郎中運朝權判大理寺出知河
 陽咸平四年就遷職方郎中移知潞州景德三年
 假祕書監使契丹遷為江南巡撫使入權開封府
 判官四年車駕拜陵權領曹州事召歸授太常少
 卿知泉州事大中祥符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四年
 代還道病三月十一日終於建州之傳舍年五十
 有五公為文章下尚雍放靜遠而意不寫進止威
 嚴目不妄視佐彰德軍年尚少鄉里多識公出觀
 者夫路或相語得韓公左右顧當具饋酒其重若
 此雍熙中王師北伐聞高麗與契丹嘗為仇怨命
 公諭旨以分虜勢公至其王治畏虜無報復意公
 為陳中國威略動以禍福乃承詔然遷延師期公
 曰兵不即發不如勿奉詔出不及虜境不若勿發
 兵口語激切又繼以書至十返治憚公堅正知大
 國不可欺乃命其大相韓光元輔趙抗兵二萬五
 千以侵虜且俾光等率將校詣公公猶雷館須其
 兵出境乃復命淳化二年契丹大將蕭寧遣人抵
 雄州請 天子疑其詐命公馳往公代州將劉福

作書與寧鈞致其情得寧答辭前後反覆無所依由是悉見其偽狀在三司更張事凡二十七條其興利使民樂趨而上收其贏其立法使人易守而難犯故所施置通久而少弊臨上黨會虜寇河朔上黨與趙魏地最親公辦嚴修訓簡器供餉皆先事區處民以無擾詔書褒美初太宗親擇材臣有由外庭小官不旬歲柄用者公忠力不懈天子激器其能而爲見忌所擠排故位不甚進然益任以事雷京師凡十年舊三司判官不兼三館職事公爲鹽鐵特命直昭文館判官帖館職自公始眞宗緣先帝意以名臣待公開封嘗繫囚數百委公決之江外阻饑命公撫之皆以任事稱北方請盟之明年公以使往上諭曰卿昔使高麗故以選卿又顧同使周漸張若谷曰卿凡事當詢韓某公性旣任直無所附合持權者復不爲推引更歷中外垂四十年位纔諫大夫終時皆歎其滯然公亦不壽故不究其用迹其行事皆得舒發所蘊未嘗阻撓又被顧兩朝爲縉紳屬目非不遇也公旣沒衆人之有知者相與趨建陽拜奠朝夕哭詣浮圖營齋以報公德其寬愛感人至此公閑達有度量

與人語言盡誠無隱非議戎事未嘗及權數自以少孤見祿及親者必憮然感傷篤愛親族姑姊數人孀且老皆迎以歸事之甚謹外兄弟甥姪悉爲具婚嫁清約自守家無餘貲諸子皆訓以經藝例恩得任子多抑之須其成立然後奏以官及公之終末官者猶三人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紹威之孫封空城縣君子六人球湖州德清尉壇將作監主簿琚司封員外郎玩河陽司法參將軍瓌著作佐郎琦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一女嫁西上閤門使高志寧樞密之兄姊今無存者初司封登朝與樞密並贈公吏部尚書慶曆三年樞密追榮三代贈公太傅妣羅氏追封仁壽郡夫人大父贈太子少傅妣李氏封趙郡太夫人曾大父贈太子少保妣張氏封清河郡夫人五年二月日樞密奉公夫人之喪歸葬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距祖塋三十里其銘曰

韓氏自唐載德以世丁時孔艱秉節愈厲公奮在初才克有試曰州曰邦以功以事豈不較利通久勿儻亦旣立法究寤周數布威東夷申化南裔維皇之咨空輔於治若特之瞻則協於義年胡弗淑

位胡弗至靡人不嗟彼含誰慰在子而昌實公之嗣衮服以章葬則有制豆籩式嘉祭則備器孝子有家傳千百記

故兩浙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護軍賜紫金魚袋韓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琚字子溫相州安陽人右諫議大夫贈太傅諱國華之第三子幼敏惠太傅愛異請子凡有誤逆令執筆口授之由是盡得屬辭之體以蔭試將作監主簿調饒州鄱陽尉大中祥符七年求應進士舉郡守江嗣宗素未知名一日召登郡閣出鴻雁來賓賦題以試之公少頃即就格致清麗有唐人之風江大稱賞即時薦送江左有書其賦於屏者其愛重如此明年中第授太常寺奉祀郤知河南府永寧縣事時王公嗣宗守河南政尚嚴察束官吏一以法細民或縣訟不勝率走府自直屬官畏縮益煩慮不任事頗以疲軟罷永寧在河南名最劇縣公年少果敢善決斷民吏愛伏王公嘉之遂不奪其治且薦于朝用薦移通判廣信軍事丁內艱服除累遷光祿丞祕書太常丞歷通判趙祁虔三州事虔於江西號難治民喜訟或偶作冤狀

悲憤呼咷似若可信者非久於政莫能辦公至會守缺代行郡事能究其風俗不爲聰明不作條教因事以考其枉直下莫能欺辭伏者自以爲不寬召還爲群牧判官賜五品服張文節公秉政嘉公文行令以所著篇集上獻且以姓名真佩囊中將薦之會喪遂寢初公在趙州官缺奏公補其任曹得罪出通判濠州事轉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知黃州蘄州事京西路提點刑獄時西京天宮白馬寺並營浮圖募衆出金錢費且億萬權臣爲倡首旁郡承風指塗商里豪更相說導附嚮者惟恐後公抗疏言狀罷之就移福建路又改廣南西京路轉運使安化州蠻叛殺空州中將王世寧 朝廷遣將加兵復詢公制賊利害者也然而公上言蠻負險攻之則竄保雖洞燉絕不可窮其迹置之則時出侵掠恣爲人害師久雷屯復多疾病物故爲今策莫若盛兵逼其巢穴予以開納變必畏威款附然後罷遣屯戍增募士兵守其要害空不能復叛其後卒如公策嶺表久無事兵暴起轉糧輓具麗械公處置皆有方不嚴期促辦而軍用以濟 朝廷嘉之就遷司封還朝賜三品服判

三司都理某人憑田司康定元年夏出爲西浙轉運使次潤州以疾終年五十二公性至清慎動自

檢察他人視之以爲難常而公持之終身父兄既

沒撫養弟姪極其思意間或文酒相忻門庭之內

自爲師友有行事不如意者委曲開諭未嘗及以

惡辭故皆率教誼統以樹立焉公之季弟樞密副

使使琦以慶曆三年追崇三代故公之曾祖廣晉

府永濟令諱鑿贈太子少保祖太子中允諱贈

太子太傅 夫人羅氏追封仁壽郡太夫人公

娶李氏封壽春縣君公沒纔數月而逝四男景融

將作監主簿性和雅善屬文後公五歲卒方彥試

祕書省校書郎直彥孝彥並太廟齋郎四女長適

著作佐郎葉仲舒次早卒次適左侍禁曹測次適

殿中丞范寬之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樞密奉太傅

太夫人及公之喪葬於安陽之新安村李氏附焉

銘曰
處州之治可以觀公之政文節之知可以觀公之

行持清太高寧或訊評爲愛過慈實具資性蹈中
弗越東常以正嗚呼厚其粟而嗇其享焉
故朝奉郎尚書司門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

京雷守司兼畿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
緋魚袋盧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察字隱之河內人舉進士授復州司士參軍

累調光化軍乾德襄州襄陽二主簿夔州復節令

泉州觀察推官遷大理寺丞登 朝爲太子中舍

殿中丞國子博士入尚書省爲水部司門員外郎

凡歷知河南密江陵公安彭州永昌三縣知夔州

事白波發運判官最後通判河南府寶元二年八

月十日以疾終於官年五十五初公景德初以進

士貢有名稱吏部薦在高等有以先相名聞者具

曰盧某男不當與科第上亟命以官走部復持公

年未中格遂以開曹授之公既見詆於時益以風

節自厲所至朝夕勤事勇於行己不以上官不合

易其守前後斷疑獄濟饑民發奸吏復通亡所部

監司以其狀爲薦者相繼始終以幹理聞能爲古

文章有集三十卷別著晦書一卷靈感誌三卷注

孫子三卷雅愛太玄爲之注未成臨終命焚之獨
留一篇并序且曰後世必有吾繼者善撫宗屬及
姊妹子之無依者親爲嫁娶凡十人篤尚風義侍
御史職奎於公有舊恩各其次子示不忘臧氏景

佑中嘗得召對從容敘及丞相得罪事言已流涕上感動卽贈丞相工部尚書夫人蘇氏追封河南郡太夫人初丞相以兵部尚書相 太宗後徙朱崖雍熙二年以疾終其九月日公始生公感家世世皆異焉蘇夫人漢相禹珪之女當丞相貴封國夫人公祖諱德少府監嘗贈太師妣母李氏鄭國太夫人公娶張氏封清河縣君其父文勝爲達州司理叅軍遇盜起迫署以官不屈以兵死公之子九人戡城成戡賊戡威城有文行早世戡成戡賊皆幼亡戡以進士第爲河陽尉戡感並學爲辭章二女一夭一未嫁孫壽康壽寧壽祺尚幼慶曆五年十月辛酉臧奉公及清河之喪葬於河陽某村之西北原銘曰

既艱其生又望其仕匪俗以同今將永躋公來常

今方以厲道不屈兮文益肆追命其先兮如始志

惟此孝心兮德之至能銘其烈兮公之嗣

故西京左藏庫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晉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充廣南東路駐泊兵馬鈐轄兼提

舉本路巡檢兵馬賊盜公事上柱國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世隆字可久其先自澶淵徙河南今爲河南人少舉明經上第授洪州分寧主簿累調涇州司法叅軍越州山陰縣秦州錄事叅軍遷大理寺丞歷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比駕三曹員外郎換左藏庫使改左領兵衛大將軍致仕復爲左藏庫使領普州刺史由大理寺丞至員外郎凡歷監台州酒稅知河南府壽安縣事徙知雲安軍通判邠秦二州事由左藏庫使知夔州事起致仕知登州事移廣南東路兵馬鈐轄行次南雄州慶曆二年二月二十日無疾終於館年六十七公性通其爲史事雖細微處之極精或事劇體鉅他人蓄縮不敢議決之益不疑卒無一毫差失所至以材聞在秦州會曹公璋治兵扞戎命主儲餉曹公表公能辦職雖軍事亦與謀議遂力薦之明道中歲大饑公爲坊州出糶粟以賑民僚吏問曰必待報公曰民方徙溝壑少緩之困將日甚 天子至仁必不以加罪縱異此吾任之無恨公始緣曹

公爲世多知其有武略王丞相遂與樞密言公策

略可試遂領使職及以疾致政還洛而疾平會張
鄧公以雷守入相嘉公精力且惜其材乃復起之
公重學寬愛不務峻利於治獄尤尚平允僚屬有
一善孜孜稱道御士卒亦隨其所任不強其不能
下亦樂爲盡力劇飲至醉不亂父應之累贈屯田
員外郎母諸葛氏追封永寧縣太君娶董氏封金
華縣君二男沂右班殿直炳河南河清主簿兩女
皆適士族慶曆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沂炳奉公之
喪葬於河南縣洛苑鄉司徒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祭文

故金紫光祿大夫祕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

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張

公墓誌銘

故朝奉郎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賜緋魚

袋張公墓誌銘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祕閣校理知

均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上柱國李公墓

誌銘

故將仕郎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銘

祭僕射王沂公文

祭謝舍人文

故金紫光祿大夫祕書監致仕上柱國清河縣開

國子食邑六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張公墓

誌銘并序

公諱宗誨字某其先曹州宛句人大父諱某避亂

徙河南遂爲河南人父諱齊賢以道德名望相

太宗真宗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英國公母崔氏

秦國太夫人公以廕爲祕書省正字四遷至太子

中舍監驥驥倉西京左藏庫在京左藏金銀庫召
試賜進士第累遷祕書省著作郎太常博士尚書
屯田都官職方司三員外郎歷監香藥權易院同
判國子監判尚書祠部南曹登聞鼓院出通
判河陽知富順監入爲開封府判官進祠部郎中
判三司度支勾院出京東轉運使徙河北罷知徐
州更刑部兵部二郎中太常少卿除檢校工部尚
書文州刺史充四方館使知代州徙衛州加果州
團練使永興軍兵馬鈐轄移鄆延路鈐轄未至改
知邠州抗章請老以祕書致仕慶曆五年又五月
一日薨於河南會節坊之私第年七十七公未冠
從英公鎮代地屬楊繼業初沒虜數出擾邊英公
敗之城下邀擊時於士墜虜又敗復用奇兵破其
數萬衆於繁峙當是時代兵驟勝 朝廷倚重英
公公朝夕左右預參密畫或俾按視行列傳布號
令公亦善騎射馳突往還凡危者數矣由是以智
勇聞 太宗嘗遣使代郡諭英公曰善視此兒吾
行用之令英公以功入轉濱抑子弟私恩故前勳
不敘公與仲弟宗禮舉進士有文稱復罷之不令
與寒士爭訖英公再東致仕不出筦庫景德初制

以六科取士公上安邊議求以武足安邊科自試
不報大中祥符中增前議爲三十卷詔學士院召
試初英公論符瑞及修官事有大臣之言頗與當
時得幸者意異至是公止改署國子監事天禧中
河決東郡並河千里輸芟新完復故道暴吏嚴期
民力不能致將以稽違取罪有持金錢自經者公
請少緩且損其數章三上言益激至頗採用馬在
富順監會夷人斗郎春叛群醜寢驅公遣使吏撫
之不即從公曰夷恬吾撫安謂吾兵力不制急甚
矣自將州兵攻之夷衆數千衆戰公分兵爲三數
破之進拔其四柵夷獠遂定監司害其功不即聞
及代還 朝廷褒之爲開封府判官自是數進見
所論多邊事常曰虜貪而尚戰國家羈縻二方予
厚而備施非久策也然羗必先叛其酋悍而不仁
始詞而用其衆西京故地且盡之矣恃其武必
肆於大國及換使職不三年夏貢不至 朝廷思
公前議進士領團結往護西師亂自對數刻訪以
九事一四體二易義余悉兵家奇正之說公數答
明審上對遣之在邠州范忠獻公鎮延安以舊臣
密訪計議公以虜勢未易輕凡戰鬪或趨利未幾

劉平安石元孫敗沒黃德和適邈州不納而又走
邠州公曰軍奔將懼而無歸所以取亂也乃納之
拘德和於館撫其傷夷邠城大而不完公方議新
之會虜騎驟至是時天下久安人不知兵上下惴
恐將奔竄至走山谷公舉措不失常度號令齊一
嚴外侯謹門防籍入而禁出索材簡器補葺罅漏
普幼疲瘵使之各任其力一夕而城守皆具外却
姦莫能窺其隙虜知有備乃去以功有興州之拜
且許便空從事初公在代告老不允會典西師遂
以疆事力至是朝廷益發屯兵增遣近臣護
軍公復內陟迺曰吾當得請矣卒如初志公漸英
公之訓以愛民恕物爲任凡治民必本風俗尚儉
節教之殖木藝穀以資其生故民蒙其利而懷其
愛其刺舉外部吏屬不職者直其罪不扶隱微數
議刑章或引律比者多傳於世故號稱寬平通經
術明治亂陰陽象緯之書叢詞卒說錯見互出世
所難曉者公鈞淵發原貫穿條理無不浹洽尤長
於軍志前古用兵皆能解其所以爲勝負施於今
若無窮惜其被遇已晚不究其用良可悲已宗族
固公官者十餘人其保任不間疎近皆以年爲先

後故諸孫多未仕者初公以雍熙甲申始官秘書
局逮康定庚辰凡五十七年以大祕書選第體強
力完神清識明康寧壽考特罕其比有文集若干
卷別著刻漏記花木編二卷夫人呂氏封馮翊縣
君以次子讓例恩追封東平郡君子七人長子臯
終司封員外郎中次子文終大理評事次子庚大
理寺丞次子定屯田員外郎次不育女三人二早
亡一適崇儀副使馬成美慶曆七年二月日刑
部及二弟奉公夫人之喪葬於河南某鄉之南其

銘曰

在昔夏方王貢以共衆恬於安斥兵爲凶爲公舊
獨議備茲冠我戎公守十鄰虜侵其封保無堅壁
戰無選鋒公實始至群心未通士民惴恐誰謀之
從公一號令其趨如風鼓金其聲旌旗其容虜知
我備莫于敢攻內外安堵繫公之功公識孰先公
才孰雄孰艱其位者志弗充於昭太師元台上公
公實嗣之嗣顯而未融世德益茂陽報其豐有子
有孫慶流無窮

故朝奉郎司封員外郎直史館柱國賜緋魚

袋張公墓誌銘并序

河南張公諱子臯字叔謨以康定元年七月二日卒於東都道德坊之私第其從父弟子奠狀其行實曰吾兄以文章名於時孝友稱於家識者以爲必能繼乃祖丞相之烈雖吾兄弟亦推之是將復興吾宗不幸始壯被譴還回坎壈以至於沒得非命歟今年其仲弟子憲以書來求銘將以變曆七年二月日葬於河南某鄉之某原嗟乎予獲見於公固久嘗語予曰吾交天下士多矣然不以通否易意者子也公知予若是不誌其墓曷紆予悲公之先濟陰人曾大父莫公始遷河南祖諱齊賢司命贈尚書令英國公父諱宗誨祕書監母呂氏東平郡君公幼而才敏景德四年年甫十八舉進士辭章傑異時輩馳名聲者皆出其下明年取甲科試校書郎知鄭州新鄭縣事遷保平軍節度推官英公奏授校書郎館閣讀書於時 朝廷尊瑞命脩禮女從官及儒學之士率獻賦頌以稱上德其筆潤典美布於人誦者益才一二公雖齒以缺秩卑而常得預焉由是 天子知其名擢爲著作佐郎諸皆欲出其門下公益自樹立少所附合寇萊公演器之命番守西都奏掌啓勅句院實主記

室萊公移京兆復奏知萬年縣事轉祕書丞館閣校勘召試直史館初公在雄喪配萊公意以女歸之而未成也萊公罷相始婚於冠氏及其南遷公坐姻戚出監西京監院俄落史職監撫州稅降大理寺丞久之代還監西京洛河竹木務天聖四年始遷殿中丞知河南縣治尚寬平獨吏爲嚴民有訟者止辨其曲直鮮繩以法故去而見思歷太常博士監西染院進屯田員外郎判吏部南曹明道二年今宮傅李丞相秉政萊公事得雷雪復公史職遷度支員外郎知太常禮院逾年李丞相罷爲奉常公亦出知慶成軍徙知陵州以郡入田租素學求易他郡得邛州未行改通判鄧州州將素貴他時佐郡者多誣禮事之公曰 朝廷之儀貴賤有常制苟過之非所以愛國體安不臣也持己必以禮無毫厘過差人以爲難轉司封員外郎寶元年還朝命決畿內獄未幾暴疾數刻而卒年五十有一公生于貴家少年取聞於特論議有風未惟韻格素高而不自矜負人亦樂與之游初坐萊公事嫉寇者皆嫉之及丞相罷與李異者復擠之然公於人未始有仇也丘所謂朋黨果在此耶在彼

那人不吾辨也公既見擠廢官于洛及得告前後
幾十餘年洛中有英公別墅常與親舊縱游觴詠
自適向時榮名擺落殆盡縉紳有條爲時用者公
禮之如進在己先循循然不數于邑他人問公不
遇爲竊公不自竊也有文集若干卷娶田氏繼寇
氏某縣君三子仲武某官仲袞舉進士第今亡仲
友某官女適進士李希甫而銘曰

吾觀人之情莫不以顯榮爲通誦爭爲竊然必之
曰曾無銖兩之異焉獨善惡之著其人雖沒其名
猶存必視其鉅細爲世之近遠故君子置彼而安
此若公者進必由其善絀不自其身於其生猶不
自謂之竊況其沒耶然公之才名卒顯于世嗚呼
遠哉

故朝散大夫尚書司封郎中充祕閣校理知均

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上柱國李公墓誌

銘并序

公諱垂字舜工博州聊城人咸平中舉進士初命
解州聞喜尉換州司法再調湖州錄事參軍召試
爲崇文院校勘祕書省著作佐郎遷著作郎祕
閣校理歷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司封三曹員

外郎郎中由校理監裁造院判三司理大憑由司
同修起居注出知毫穎晉絳均五州事年六十九
以明道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疾終于武當公始舉
進士上兵制書大要論國家常率丁民爲兵而群
下擾動由籍不先定故也今莫若覈民數于籍十
一而附六十除之二十五十者皆勝兵部伍有等
更體有法則三代之制可漸復也又上將制書皆
推本仁義節制之說于時號爲北州大儒及在祕
閣陳導河形勝書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災異畢
書獨不書河決者夏禹故道存也今河勢益北因
此可遂復故道及天禧後河數決命馳傳行堤公
守前議稱勿塞使執政者意異議遂華後旣塞復
決卒如其策國史取公議以備河渠志焉故事禁
中須物黃門署上旨促辦公在憑由司議令政入
諸司驗璽文乃承詔遂爲常制丁晉公秉政公掌
右史未嘗通私謁丁寢不喜公求治亳州章入命
未下已俾代公者領事人或爲公憤者公曰吾得
請矣終身無一言及丁氏九爲郡不煩教條不嚴
期會所至人安其治有古循吏之風延接士子必
譽其長而進其未至其志在發發如此文章尚典

正最明于制度群書百姓無不通尤邃地里志天
聖中頗用舊老典贊書公在儒館德齒俱先又素
望甚高而以足疾頓求外郡庸非命耶所著文集
總三十卷公之祖父皆以隱德推於州里贈衛尉
卿諱筠扶風縣太君耿氏公之考妣也娶劉氏封
彭城縣君奉先姑以勤孝事公以柔明御家以慈
肅後公十二年以慶曆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終于
寧州官舍五男伯昂知江陵府潛江縣事仲昌大
理寺丞監寧州酒稅叔旦寧州彭原縣主簿次二
子未名早亡二女長嫁鄆州須城主簿范孝孫次
嫁將作監主簿崔植孫男二人惟和郊社掌座惟
穆業進士孫女五人長適進士張閑次並幼初公
守武當道南陽愛其土風遂營居焉彭城君既沒
其九月仲昌叔旦護其喪自北幽來歸南陽伯昂
自武當奉公之喪以其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於鄧
州穰縣禮義鄉於保里從先命也銘曰
性質而明志勵而堅在儒爲醇在德爲全尊河以
勢籍民以年議無汙卑辭追古先始葬於穰自公
所遷刻此銘章以永其傳

故將仕郎守瀛州樂壽縣尉任君墓誌銘解

南陽掾任據告子曰據不幸始生而喪先人養於
母氏既有知然後審先人之未葬顧弱且貧力不
足以襄事危乎其不得葬也天假其生得吏郡縣
月有廩人以遂其初志將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汝
州郟城之某鄉某原顧真方石以銘其諱氏子閱
掾艱窮奮勵以克有立又嘉其粗能道其先之行
實故爲之誌云君諱某字某貝州清河人治五經
盡明其章句大義授經者凡數十人工部尚書趙
公昌言召館門下趙公個儻尚義節君不專以經
藝取合特以性識敏辨議論感慨故始終禮異加
強記絕人趙公嘗令讀道上碑再過則能默誦咸
平初中第補京兆高陵尉再調瀛州樂壽尉居官
頗有薦其能者景德元年四月十一日以疾終于
官年六十娶朱氏生二子長曰希次即據今爲君
後銘曰
古者士葬以逾月傳載改葬服總者謂葬不如禮
或墓壞而遷非不即葬也近代拘陰陽之說有再
世未葬者不其酷哉亦有力不足者如君沒四雖
而始葬其嗣非不爲蓋不能也殆與前所譏者異
矣

祭僕射王沂公文

年月日故吏尹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故資政殿大學士僕射桐岡沂公之靈景祐初公臨洛師某在幕府公以才敏見目數被器使議獄處事某或依違其言公必丁寧勗以正道及公再秉大政嘗以身事有請門下公莊色厲辭不少恩假某始惧中慙終則大悟嗚呼凡公語言雖因事見誨然公在大位默不敢傳公今薨謝輒錄以自思一言之誣天實鑿之以衰服不獲備故吏之列情禮莫伸嗚呼哀哉

祭謝舍人文

年月日具位尹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故副閣舍人陽夏公之靈某仰公德望固爲前輩至于年齒差長七歲耳世路相期在白首故別去不甚爲戚戚相遠不數爲書問公之聰明宏達守以仁厚論者咸謂空貴且壽况復術士言與耆類合益不慮有意外事聞計之日既駭且疑公體素強不聞有疾且論者與術士言不空繆異若此豈傳者妄耶久之自解曰聖人謂仁者壽而顏子短命論者烏能先識哉術士言固不足信雖體強無

疾寧必其長年邪審是傳者不妄也嗚呼某與公別五年嘗以壽期今年秋往詣郡下前日叔謨來言公于客坐中曰某信士期之必至既而某用家事卒不得往又不作書以道所不往意使公言爲無驗此大恨也誠以公方且貴盛如前所稱故不及汲子一見向知公至是雖數千里猶當一往況不及千里耶復念在洛日聯公政事辨隱處疑亦有異論公或意悟歎如己出某雖理屈情辭無嫌非公誠盡孰能使某如是嗚呼公存天下所仰公沒天下所哀以衆人之哀又益以私思其爲鄙心可復道哉臨紙悲塞萬不一伸嗚呼哀哉尚饗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表疏

乞坐范天章貶狀

論命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論朝政空 務大體疏

論明黨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論城水洛利害表

乞坐范天章貶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騎都尉臣尹某
 右臣伏觀朝堂榜示范仲淹落天章閣待制知饒
 州勅辭內有自結朋黨妄有薦引之言臣知慮間
 知嘗以其人忠亮有素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
 口語藉藉多云臣亦被薦論未知虛實仲淹若以
 他事被譴臣固無預今觀勅意乃以朋比得罪臣
 與仲淹義分既厚縱不被薦論猶當從坐況如眾
 論臣則負罪實深雖然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內
 省於心有覲面目況余靖自來與仲淹蹤跡比臣
 絕疎今來止因上言獲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
 願從降黜以昭明憲

論命令恩寵賜與三事疏

慶曆二年
至龍州上

四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新差通判
 秦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尹洙昧死再
 拜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漢文帝感德之主賈誼
 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為痛哭孝武帝外攘四夷以
 強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誡
 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
 立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
 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
 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
 詰責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故秦隋之宗社數年
 為墟 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
 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 陛下慈孝愛民誠
 萬萬於秦隋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強人之隣
 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虜叛命者四年虜塞
 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於外而休息無期卒有東
 弊而起兵法所謂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
 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
 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立人主勤勞寬大未
 有能速過者也然未知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此

陛下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何者今命令數更思
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 陛下所
行耳非有難動之勢也 陛下因循不革弊壞日
甚臣是以謂 陛下未以宗廟爲憂危也爲懼者
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垂信於天下也異時民
間聞 朝廷降一令皆踈視之今則不然皆相與
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
也命令輕則 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
者 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 陛下急
移矣忠言者以 陛下 能終賴自絀其謀以爲
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 陛下所持之
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同緣以求恩澤
從中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
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爲糾封今 陛下威柄自
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常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
必繫糾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 陛下綱
紀不從則沮 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
沮德音則威柄日輕臣又聞蓋公不阿 朝廷所
以責大臣今迺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守
正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與者國家

所以勸功也此年以來嬪御史伶官大臣之屬賜
與過厚人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
陛下用之不甚愛卹今之所存無幾踈遠之人誠
不能詳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
畜於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而方用兵川度窶
廣帑藏之積未必皆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
至而戶曉獨見 陛下行事感動耳往歲聞邊將
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
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
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
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爲患朝政日弊而
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 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
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
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乎息矣伏惟 陛下深
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
以存日親盛德與民更始則非獨賤臣幸甚實亦
天下幸甚干犯鈇鉞臣無任戰汗激切俟命之至
臣殊昧死再拜上疏

論朝政空務大體疏爲進奏院飲食事

十一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

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

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至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

在乎任察也漢明帝察唐德宗以察爲明皆著訊

前史非盛德之論然則衆之好惡必察之臣下忠

邪必察之非謂究發隱微作爲聰明者也臣聞詔

獄所治類多然士因醉飽之失發曖昧之罪臣竊

以爲過矣大抵士君子少長修飭始終如一者皆

純固介特之士舉朝論之百不一二至於年位尚

輕頓或疎縱及稍貴重始自矯厲而能建事功於

世名節之効者不可勝紀此殆常人之情明主所

深亮也茲事雖往臣所慮者上下相伺動輒得咎

刻薄之風浸以成俗於盛明之立所損不細非特

謂二三子也又比年以來既行之思尚或中寢既

用之法罕蒙開釋豈搏擊之說易以進寬厚之論

難爲陳哉伏惟 陛下采漢臣窺私之誡鑿吳主

校事之弊因慶澤之後發寬大之詔明諭凡臣下

有讖介之惡非虧損教誼侵害民物者勿復以聞

至若暴亂之萌驕僭之原誣罔朋比徇私滅公此

上誅之所先願 陛下雷神聰察無志其細而遺

其大則善者聳而惡者戒矣狂替之言惟聖明裁

擇幸甚臣洙昧死再拜上疏

論朋黨疏

十一月日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

州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昧死再拜

上疏 皇帝陛下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

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

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爲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

一旦樂其見用又慶 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

任之而不能終爾以 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

之深豈有任之而不能終哉蓋聞唐魏元成旣薨

文皇親爲撰碑文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者遂

覆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有如唐文皇與魏元成

者聞言一入則存沒之思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

息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任之爲易終之實

難可不慮哉屬聞歐陽脩領使河北臣以邊事之

重故不復以內外爲疑今又聞蔡襄出福州未審

襄以親自請爲以過斥若以過斥豈當進其官

秩若以親請則襄任京師不三四年已再肖其親

士大夫去遠方而任京師者孰不念其親豈獨襄

得遂其私思哉則襄之不當出明矣 陛下優容

諫臣在唐文皇上脩等之才雖不愧古人然所施
爲未能少及於魏元成則間毀之言不必待其沒
而後發也伏惟念知之之已明任之之已果而終
之甚難則天下幸甚然臣憂修等之賢故恤其
去朝廷而不盡其才如 陛下待修等未易于初
則臣有稱道賢者之美如其思遇已移則臣負朋
黨之責矣夫今立所謂朋黨甚易辨也 陛下試
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爲某人稱
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
疎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爲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
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疎亦此
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
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
于忠邪此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爲 陛下建忠謀
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
蒙先采此又臣之深慮也惟聖明裁察焉臣洙昧
死再拜上疏

進正觀十二事表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軍州事輕車
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右臣聞聖人鑒治亂莫

如前代然於立易考于事易通則莫若世數之相
近者故周書無逸歷陳高王中宗高宗祖甲之德
不及虞夏臣以爲方今憲法前古空在有唐唐治
之盛者在於太宗舊史具存爛然可述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詳延經生信尚
儒術書契之所傳縉紳之所道無不該綜浹洽窮
其淵源固足以順考古先憲章百代者矣竊惟聖
心所慕當追三代之盛而諸儒稱頌亦謂比隆唐
虞賤臣區區獨以爲政教威賞未臻乎正觀之治
輒取唐史官吳兢所錄正觀特事切于今者得十
二事以獻伏望 陛下雷神覽觀詳而思之勤而
行之則正觀之治不難企及由正觀以復三代錄
三代以至唐虞豈遠乎哉在勉於初克於終而已
干冒旒宸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論城水洛利害表知渭州時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同營勾涇
原路經畧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尹洙右臣得招討司牒奉朝旨修水洛城事臣
前得招討牒見 朝廷罷修此城人人感悅今曾
未逾月復此興建無不駭歎今興作之勞費用之

先臣且置而不慮者既城之後爲害滋大耳臣竊較計利害爲 國家之害有四而無一利焉自賊吳擾邊王師屢屈非以地不廣大而不能抗者也雖用兵有工拙然大概說者以衆寡之勢不相侔也今涇原一路之兵可以戰可以持重爲聲勢者獨狄青所將之兵耳然不滿二萬其他則城寨屯防裁足自守不當更有動移此城既成必分兵戍之緩急賊至則所備益多所用益寡所謂弱我兵而強敵勢此爲害一也山外諸城本無稅籍自西鄙用師大增屯兵今平糴入中數且不足猶令諸郡輸送稅粟僅有歲備單弱之民寢以愁困此城既建須益發近邊之民輸粟以給其用不獨勞苦且虞寇鈔之害倘復發兵獲送則所費彌廣所謂重傷民力增損國費以事無用之地此爲害二也且 朝廷命將出師勞弊天下禦之不能勝緩之不能伏爲我之寇讐者賊吳而已而蕃種類與國家本無纖介之隙今無故攘其地而置城寨又前後誅斬首級亦已數百外不足揚威于賊吳內實樹怨於種落非計之得也臣觀古羗夷之爲患多矣今而蕃種類居秦渭之間者十餘萬皆以仇怨

不相伏屬如一旦破仇合從則內屬之戶附漢取沒者必先被其擾我必以兵救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出動之甚易安之甚難縱未能勞我大兵然於疆場侵寇之患是更生一吳也所謂爲國生事而無損於寇讐此爲害三也賊吳前寇山外獨黨雷麻總部落氣數附虜爲虐不聞水洛種族藉虜勢爲邊患也今則通賂於虜事已明白此城若建凡此種類必召寇爲援之爲鄉導當是時少出外兵則不足以應虜多出兵勝敗之勢未決臣恐山外之危亡自茲而始此爲害四也然建謀者以通秦渭之救兵爲國家之利此又失之矣夫救援之兵驟出不意或可以取勝今既城水洛虜知救兵必出於此當先據使地以待我師且救援之兵不過數千勞逸勢殊豈能與虜較勝負者哉臣以此知水洛既城秦渭之救兵必不從此而進所以謂之無一利者也縱使無前所陳四事城之猶且無益況分兵輸粟生事召寇四者之害較然可驗哉臣聞拓地廣塞鞭笞四夷蓋以弭邊患而強中國未聞竭民力耗國用而以樹兵本兆禍階也臣識慮淺近然在邊累歲耳刺目睹事頗習熟又幸

得以諫名官豈容嘿嘿無所聞陳伏望 聖慈博
詢衆謀慎重茲役則不獨邊鄙幸甚亦天下幸甚
謹具狀奏聞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劄子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乞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事

論諸將益兵二首

論遣將不當強而使之

乞減省寨柵

乞計畫邊事特出睿斷

乞帥臣自募僦從

乞省寨柵騎軍

乞募士兵

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乞便殿延對兩府大臣議邊事

臣伏聞近日軍机令中書與樞密院同共參議此
誠 陛下慮邊事之濶也然臣近再得上殿奏事
每見兩府執政奏對不過一兩刻其間或進議除
改或可否奏事未必專議邊防臣竊料西虜今秋
以至來春必爲大舉之勢若更使得至則陝右可
憂臣欲乞每五日後殿進呈公事罷別於 便殿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廷對兩府執政大臣參議邊事審料賊勢爲守禦之略免使寇兵奄至臨時處置有失使空如允臣所奏乞詳酌唐延英故事施行康定元年五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權僉署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臣尹洙

乞講求開實以前用兵故事

臣聞太祖統御邊臣之略輕其秩所以假其敘厚賜所以惜名器代望聖慈延訪大臣講求開實以前事則西鄙狂悖不足可平又聞陛下頃者多賜近臣飛白書被賜者皆爲榮寵今邊臣日有奏請若事體當有更置者望陛下賜手詔數十字以示宸斷則聖神威略千里之外如在目前傳於軍中執不盡節此兩事乞雷中省覽

論諸將益兵

臣竊見近日所委帥臣大抵以益兵爲請朝廷既孰聞之必以爲循常之談臣但慮衆說依違未能感悟聖意臣非不知國家兵數有限然事當應急必在枝梧昔秦伐楚王翦請兵六十萬有李信者請止用二十萬故秦帝不從翦言者謂信能任其事也然信果敗而翦終成功今西邊諸將

人人皆請益兵亦有自許如李信請以少擊衆也如李信者尚敗事況強而使之此必敗之

又一首

臣竊以涇原一路備近賊境然自元昊狂悖未聞滾來寇鈔以臣料之必謂朝廷怠於禦備乘此間隙勢將大舉若所過堡寨委而不攻屯戍之兵止能自守未有以待之也昨葛懷敏與臣言夏竦所將兵在涇州止及二千益以懷敏所請之兵共未及五千人若虜衆大至必當堅守臣所慮者不患其攻城不患其求戰唯患其審我虛實知我利害視涇渭之城爲自守之壁引衆前進大爲俘掠則猖獗之勢未可輕也臣請益涇州屯兵滿三萬騎五千俟虜之來或應變出奇或分兵據險以逸待勞勝勢多矣縱使戰氣方銳且堅壁自守賊憚我全軍未敢南向輕進則進退之勢皆得以制之此制置責在速決

論遣將不當強而使之

臣聞近日所遣邊將其中或應命而往非必尽有決戰却敵之心亦有自求退免朝廷強而使之者以臣所見允能自陳効用臨事猶或敗衄若其

預陳不能其任豈可責以成功欲乞降 詔諸路大將責以禦賊之任仍令條上方略其所陳請望盡與應副若有陳不堪其任并所說迂遠者乞移任內也

乞減省寨柵

臣兩次上殿親聞 聖語以減省寨柵聚得兵在大將處最為急務雖聞已命邊臣制置臣尚慮諸將各有所執依違未決轉至遲遲益緣賊兵數少其寨柵亦可禦過若大段兵至即全不濟事又分却大將兵勢以此較量必合減自然邊臣慮見將來小有寇掠必致不識事體之人言其不合去却寨柵致得別無禦過惧此歸咎遂懷後慮臣欲乞專委近上臣寮往彼相度制置所責早聚得兵馬在大將處以為禦備

乞計置邊事特出睿斷

臣前次上殿敷奏邊事 陛下諭臣以減省寨柵申明賞罰及禦賊之備此數事皆臣口所欲言陛下先發德音臣不勝喜忭然賞罰一事近日數已申明其減省寨柵及禦賊之備雖聞 詔下帥臣其如至今未見次欽方今虜氣驕盛雖未采寇

境料其侵軼之勢不越秋冬正是 朝廷計置之時 陛下惜分寸之陰液為禦賊之慮況所更置時出睿斷勿令淹久失於後時則天下幸甚

乞帥臣自募僚從

臣竊見近降 詔旨令舉膽勇武藝之士誠取人之急務也然其中或武藝雖精而未能絕人或諳邊防事空而不通方略舉其人材未足應詔矣而不錄又似遺才臣欲乞令在邊臣僚見總兵要者各許召募人作牙校軍將名目量定人數使其功効粗著即乞 朝廷量其所能或授以班行武列於軍校且令本處効用若改授內地應牙校等並令具名聞奏隨才錄用即不許帶行仍乞速歲除公使錢外量有支賜以充膳給臣昨授命而行在兩京已有兩人自言材勇乞隨臣同行于邊上効力臣雖不敢帶去以此揆度邊將募人其來必眾况自古將帥皆有部曲為之爪牙伏聞 太祖朝所任邊將李漢超郭進李謙浦董遵誨等位序未崇皆自募僚從為其親信先朝賜與旣豐或更假之權利此事當載國書伏望 聖慈講求故事斷在不疑

乞省寨柵騎軍

臣竊聞西虜大率騎戰今言兵者皆知中國馬力不能較其馳逐此知其利害而未盡其說今邊鄙所市芻秣其價甚重邊人畜馬爲國家用者以利所誘必損其馬之所食以鬻於官此不獨虛實國用且又瘦瘠彼土良馬此甚害也又聞將兵者多欲增步卒不願遣發騎軍臣欲乞 詔逐路大將其本路合須騎軍具以數 聞如是在騎軍已多即揀選駑弱者退還仍每減一騎軍與添步卒二人補之不惟減省邊費更兼益得兵數其沿邊堡寨本爲守禦當在險固之地若虜衆大至必不空與之平地較戰所畜騎軍除合番探報外近爲無用亦乞移屯在大將麾下別以步人補其數

乞募士兵

臣竊見諸路揀選到兵士其間不無驍勇然怯弱者亦多未經訓習或聞使令或邊恐臨戰退縮更至敗事臣欲乞于涇州別立軍額召募兵衆武勇才力明立科式定作三等第一等便充本軍人員更不刺面第二等充十將將虞候第三等充承局押營其兵士但取強壯堪任教習者不以身材尺

寸爲限料錢三百文至五百文爲額唯乞優賜例物其節級以上別作等第支給若涇原一路可得萬人以此禦敵軍威必振

乞鬻民爵以給募兵之用

臣所請涇原一路募軍萬人須至添置營房支給例物其費不少臣請鬻民爵以致之夫鬻爵者參用古義非若賣官之制只以入粟百石五百石爲兩等百石爲下爵許用銀爲飲食器畜女使五百石爲上爵許與本部七品官接坐婦女雜飾用珠金皆犯公罪及註誤聽以贖論其貢舉人曾經州府省試州府吏人至節員京百司補正名以上並准下爵例司封給爵牒空名下諸州其入粟者經所在官司陳牒即時給之除陝西河東河北川峽廣南外其餘諸處其無爵僭有爵下爵僭上爵諸科罪仍許人陳告賞錢百貫以犯事人家財充如允臣所議乞 朝廷別定爵名應有條約比類詳定如此行之不益賦于農畝不重斂于富人所取者至輕所致者甚衆今鬻爵之地百餘州至小計之不減五萬當得粟五百萬斛每斛輸錢二百計錢一百五十萬貫如約以近限則數月之內此錢可足臣

乞預借錢三千萬貫充涇原募兵候收到入粟錢却依數撥還其有餘數亦乞支充西邊軍州

乞半年一次詣闕奏事二首

一臣今所授經略判官凡是軍事當得參議其夏疎等如有處置邊事又只飛奏恐朝廷未盡知得彼處事機臣欲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面陳事狀兼彼處城寨要害道路迂直兵衆糧運等臣尚未細知不敢輕有上言俟臣再至闕廷方敢陳奏仍乞降一付身劄子令臣收執如允臣所請乞降聖旨指揮

又一首

臣前次上殿乞逐季或半年一次入奏緣臣是經略判官凡是軍機無不參預若得頻至闕廷面陳事狀則邊臣合有更置事空得以運司及催綱官委曲敷奏若以外臣無例至京則見今發運司及催綱官員皆入奏伏望聖慈特賜允臣所奏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奏狀

奏軍前事空狀

奏論金明寨狀

奏聞習短兵狀

奏論戶等狀

奏爲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

牽制賊勢事

奏爲近差赴邠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性

環慶路事

奏爲已發赴環慶路置行軍次第乞朝廷

特降指揮

奏爲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牒劉政同起

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奏爲擅易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奏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奏軍前事空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簽署陝西經略判官公事騎都尉臣尹洙右臣昨到邠延體問昨來六月中差撥兵馬往諸寨並不曾得見賊衆當盛夏之際疲

因都人馬虛費國家錢物不少臣竊揆遣使之時賊兵尚在境上陛下瀆憤諸將畏怯不能齊心出師遂使塞門一寨數月嬰城終至陷沒皇情軫惻專降詔旨其如兵者詭道貴在神速千里制勝恐後事機伏望聖慈今後軍旅進退乞不直降宣命況臨時應變主將之任豈可賊兵寇境更候朝廷指揮若涉違違即乞嚴行朝典謹具狀奏聞謹奏

奏論金明寨狀

右臣今月十三日到金明寨問得添修舊城次第已于九月下手修築新城臣不知新城利害但以物料計之舊城計功二十萬見役兵夫不及五千人須四十餘日方成新城計功五十九萬七千須一百二十餘日方成即今趙振等屯兵馬一萬餘人日夕披帶以備非常加以霖雨自延州轉般糧草凡九次涉水方到金明兵衆暴露惟空責以近期若或更張必是遷延至冬轉恐不易臣初聞移改新城尋知張存已有奏論臣比不敢更煩聖聽及臣自金明回又知再降劉子兼內臣相次到州切慮依稟聖旨須至改移伏望聖意詳

臣所奏早賜指揮

奏聞習短兵狀代延帥作

臣竊見諸處馬軍每一都槍手旗頭共十三人共八十餘人並係弓箭手步軍每一都刀手八人槍手一十六人共七十餘人並係弩手其弓箭手更不學槍刀雖各帶劍一口即元不係教習又弓箭每至夏月更不教閱常戰陣之時或遇險隘弓箭施爲不得須要短兵相持其弓箭手既不會短兵束手受害遂多敗覆臣今往邊上遠處使一面指揮馬步軍除弓箭外更須精學刀劍及鐵鞭短槍之類所貴施爲弓箭不得處便有短兵之利可以取勝又免至夏月廢却教閱更乞早降宣命指揮下逐路部署司依稟仍乞於試中武藝使臣中選十人下都部署司分學邊上監教貴得早見精熟取指揮

奏論戶等狀

右臣竊見陝西坊郭第一等人戶中甚有富強數倍于衆者每至官中科率只一例作一等均酌其近下戶等極有不易者今臣欲乞于逐州第一等人戶中推排上戶家產比類次下同等人戶家產一

倍以上者定作富強戶三倍以上者定作高強戶
五倍以上者定作極高強戶今後官中凡有科率
其近下戶等大段減得數目祇應得前如允臣所
奏乞下陝西都轉運司委轉運使司巡歷所到州
軍與本處同共定奪無致別有搔擾

奏爲乞令環慶路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

牽制賊勢事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僉署陝西經略
安撫判官兼參議都部署司軍事騎都尉賜緋魚
袋臣尹某右臣近准都部署司牒今 赴延州與
范仲淹同共計畫行軍次第尋于正月六日到延
州得其牒曾乞奏留此一路未議攻討已奉 聖
旨作臣尋具狀申經略部署司將元計畫置鄜延路
軍須物色并分學軍馬並那減赴涇原環慶路去
訖切緣臣非與韓琦赴闕進呈夏誅等所定攻守
二策奉 聖旨依所定攻策施行即鄜延涇原兩
路俱進兵渡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側近族帳不
作大舉之計今來鄜延路既別有孽豎切慮涇原
路將來出兵側近路分別無許伐次第不足以張
聲援欲乞令環慶路准備行軍次第况慶州柔遠

東谷等寨所接罪界一帶族帳不少並在一二百
里內不至遠涉沙碛若與涇原路相應廣發兵馬
足以牽制賊勢又昨來計畫置鄜延路軍須器械不
少如却移撥應副不難辦集臣已具狀申本路經
略副使去訖伏望 聖慈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奏爲近差赴鄜延路行營其兵馬乞移撥往

環慶路事

具位准都部署牒赴延州計畫行軍次第者右謹
具如前臣尋于正月二十六日到延州見范某計
議軍須別未有言語次日只與葛懷敏已下商量
出軍次第逐官雖有異議者臣執言所降 朝旨
已定遂不敢別有異同兼葛懷敏等筆定到行軍
圖子一面又至次日范某方言近有劄子奏乞番
鄜延一道爲進貢之路未行攻討如歲時無効威
加未晚矣 聖旨依奏自來馬待出軍修復城寨
牽制賊勢恐將緩于治兵所以未嘗說與有此
上項 聖旨指揮尋牒臣請詳 聖旨施行至二
十九日夜保安軍狀報前寨門寨主高延德自西
賊處未乞通和尋已具事狀申奏自後范公與諸
將只學盡禦備給出軍修復城寨不兩量入界次

第兼臣未到延州聞范某已奏將元撥定鄜延路驢子只要三十頭臣演慮 朝廷以鄜延路既不入界攻討又見減着驢子數目却于元定下軍須兵馬數內一例減省又緣夏某等所定攻策鄜延涇原兩路俱合進兵深入其環慶路只令淺攻族帳切慮涇源路將來出兵陝西路分別討伐次第不足以張聲援欲令環慶路准備行軍次第及乞將元撥定赴鄜延路兵馬軍須等却移撥赴環慶路所責與涇源路相應廣發兵馬以分賊勢卑具狀申 奏去訖今准都部署經略使司牒緣已奉 聖旨議定攻策所乞改差兵馬赴環慶路難便專擅移易者臣又恐日過若更迂延即鄜延環慶兩路俱不備辦得進兵之次第轉見慢事已具此申都部署經略使司去訖伏望 聖慈詳酌臣前奏狀內事理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奏爲已發赴環慶路計置行軍次第乞 朝

廷特降指揮

今准陝西都部署牒緣鄜延係先得 朝旨出

兵路分今已俯及時日却有異議請一依元降

聖旨於鄜延計置出兵准備起發無致 事者臣

尋備錄申范某請詳都部署牒內事理施行今准范某牒當所前來依安儀利見并依本司攻策用三二月入界申奏華又有一劄子明言別一見乞雷此一路未行討伐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歲時無効威皆未晚奉 聖旨依奏況後來尋覓到蕃漢知次第人根問入界道路方見得綏夏以來橫山蕃戶多在崖谷深處各有堡子守隘自家兵馬若只行川路即並無所獲如入隘打慮又兵多則難進兵少則易屢所以不敢固執前議却計置出兵于極邊廢寨中擇有利者脩復亦足牽制使賊界東路兵馬不敢併力而去所有環慶路若使滾入則地少水泉今却問得有側近蕃寨可以攻取兼與涇原相近足爲聲援仍乞 朝廷指揮諸路穩審進兵先擇要害之地修城寨所責持重不損國威當所又如此孽盡申奏去訖及已得前來 聖旨不敢更有翻覆惟待罪 朝廷甘從黜削即唯以依違恐誤大事臣已依此事由申奏并牒夏

某韓某去訖者

右謹具如前臣看詳上項范某牒內事理更難以催促計置軍行次第又緣諸路出師日過若且在

延州必慮端坐虛占月日況環慶路依元奏攻策
淺攻側近族帳亦合預先計畫行軍次第臣已于
二月十五日起離延州赴環慶路計畫次第伏乞
朝廷特降指揮所責牽制賊勢不使併兵涇原有
誤大計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奏爲到慶州聞賊馬寇涇原路牒劉政同起
發赴鎮戎軍策應事

今月二十二日到慶州據經略使韓某差來指使
李貴稱今月十九日賊馬再來侵擾列磻堡見今
鎮戎軍主兵官員只有朱觀一員者右謹具如前
臣勦會鄜延路都監劉政准經略司差權環慶路
都監近自延州與臣同到慶州今來鎮戎軍事空
緊切兼又少闕主兵官員已牒劉政乘逸馬與臣
同起發赴鎮戎軍策應去訖伏乞 朝廷更賜指
揮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奏爲擅易慶州兵救援涇原路事

今月二十二日據抽押兵士殿直蔡從狀中稱准
經略副使韓某指揮于環慶路抽撥安塞等四指
揮兵士赴鎮戎軍數內先次交割得安塞報武兩
指揮所有蕃路保捷兩指揮見在西谷柔遠兩寨

掌部署司見去勾抽者

右謹具如前勦會韓某牒內稱今月二十一日賊
馬在劉磻堡未退事宜緊急切要兵士使喚若伺
候柔遠西谷抽到上項兵士更須帶三日必慮有
誤軍期臣等尋牒環慶路部署司只于在州差撥
振武第十三虎翼第六兩指揮充填蕃落兩指揮
已差人管押赴鎮戎軍去訖謹具狀奏聞謹奏

奏爲金湯一帶族帳可取狀

臣昨在延州陳金湯一帶族帳可取之狀親到蕃
官胡誰諤本族及與西路都司巡檢劉政狄青商
量到事狀累具奏聞乞候到環慶路與本路官員
同共商量別具中奏臣尋于二月二十一日到慶
州得知山外敗衄兼本路三兵官員多在外寨駐
劄臣遂徑來鎮戎軍今來鎮戎軍事空稍息見發
赴永興軍候見夏果子細陳述上件事機乞相度
施行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奏狀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孽本路兵馬弓箭手

把截賊馬來路狀

論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錢狀

奉詔令劉堯董士廉却且往水洛城勾當狀

乞與鄭戩下御史臺照對水洛事狀

論雪石輅狀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同管勾涇原

路經略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

紫臣尹杲右臣體量本路見今主兵官員或遇西

賊入寇若只令主管隊兵至時得人統制號令進

退有所稟從即例皆協力不致有前項敗事若委

以兵眾進退許其自便則臣等未敢保其能否兼

臣初到亦未盡知其材略或相次體量得實有敗

事者即與狄青別具陳奏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孽本路兵馬弓箭手

把截賊馬來路狀

本路經略司累據諸處探報到賊界點集事宜紫切若于本路入寇即部署狄青合依先降預議指

揮領兵于瓦亭寨駐劄其狄青忠純可信重厚可倚至每與之講議軍政至于臨敵制變亦合事機

臣但慮拘于朝廷法制未盡其材臣欲乞軍行之後朝廷或降指揮升四路招討司行下文字

係于進退兵馬分孽將佐有與軍前事體相妨者許令狄青相度其未便因依開奏及回中四路司

不得將未便事理一例承稟施行如允臣所奏特降朝旨庶令狄青有所遵守得以專心戎旅不

至敗事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論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錢狀

右臣准邠州制勘院牒勾取部署司指使劉懷信勒檢齋借銀一千兩文憑赴院尋牒部署司勾取

到劉懷信其部署狄青兼令劉懷信自齋公使文層赴邠州照會去訖尋體問得劉懷信是勾當公

使庫使臣為于隨軍庫借過上件銀回易利息以充公用事臣切見自來武臣將所賜公使錢諸雜

使用便同已物其狄青于公用錢物即無毫分私

用況本路自西事以來所添兵數及主兵臣寮指

使使臣等數倍于舊又伏青多與眾官躬親提舉
教閱軍中將校每有搞設以此所費益多若不別
將錢物回易即無由充用伏青素來謹畏小心其
實武人未晚 朝廷憲法自聞推究公用錢物將
請制院須來近揖照對臣雖日夕曉譬終是內懷
憂懼兼言先在延州初授涇原部署曾告龐籍言
不願主領公使錢恐未知次第今來果遭冒墨詞
意感切淚可軫惻臣以謂 朝廷擢青自殿直不
三年至刺史委以一路兵柄此必其忠力材智有
過于人又欲其奮勵自効以報不次之用今乃以
細微註誤令其畏懼如此今邊上日有探到事空
萬一賊兵驟至若須領兵出外似此憂疑之中切
慮不能主理軍政別致闕事伏望 聖慈垂察特
降 朝旨曉諭伏青庶令安心專慮邊事謹具狀
奏聞伏候 教旨

奉詔令劉滄董士廉却且往水洛城勾當狀
中書樞密院司奉 聖旨所有水洛城仰魚周詢
往渭州與本路經略部署司疾速同共支撥軍馬
糧草應副早合了畢仍令劉滄董士廉却且往彼
勾當所有勘到罪狀別聽指揮

右謹具如前臣等檢會前奉乞罷修水洛城事狀
益慮久遠却爲邊患今來患既未至 朝廷必行
具修則臣等無以自辨更不敢別有陳述伏緣臣
等前後行與劉滄指揮並明坐 朝旨劉滄所執
只是鄭戩文牒其鄭戩文牒並是解罷兵杖後
有行遣今若 朝廷却令劉滄依舊勾當却是鄭
戩罷任後所行文牒可以銜改得 朝廷指揮于
理得無不順臣等切慮將來逐路偏碑例各專輒
行事不稟本路節制必壞軍法統兵大臣解罷兵
權後尚得處置邊事于 國家事體不便欲乞
朝廷特降指揮檢會臣等前後論奏水洛城一宗
文字并本司錄白鄭戩罷任後所行文牒及臣等
今奏降下臺省百官集議庶得申明國典況臣等
所論偏碑違犯節制益恐壞軍中綱紀所論大臣
罷兵後侵撓軍政實繁 國家安危非止爲本路
一時之事願 陛下思守邊之遠略念社稷之大
計若此日不行威斷則異時必生 朝廷之患伏
望 聖慈特賜省察謹具狀奏聞伏候 教旨
乞與鄭戩下御史臺照對水洛事狀
右臣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候潘帥旦成資方得

交割勾當臣已具行闕去處聞奏訖臣切見自來諫官御史應授差遣少有於諸處待闕者臣到慶州未十日因孫沔陳乞疾患不赴涇原路却還舊任就移臣知晉明其潘師旦在平州已一年餘九箇月却令臣待闕事體之間澆有可疑臣之私心實懷憂懼伏念臣自忝涇原一路寄委迨及一年九于戎事並與狄青商量處置未嘗有毫分差失亦不敢將近鄙細務頻有陳請煩瀆 聖聽其合奏公事前後多蒙俞允臣與狄青雖出處本異面忠義一心但專爲枝梧吳賊不敢邀功生事庶幾外禦寇讐上副寄委及自水洛城奉 聖旨罷脩已來鄭戢及劉滄朋黨造作謗言傳于道路其間多不詳其本末今且以衆所傳聞者兩事明之一言劉滄所帶枷重四十餘斤且狄青在順德軍枷送劉滄下所司當補攝之初事頗嚴密及呼問之際衆謂必行軍法豈可預造大枷有同兒戲若本軍從來有此大枷即都轉運司合同此別作行遣以此構誦不近人情一言涇原路經略司令人把定邠州 院門遂致劉滄疾患此時臣雖在武假後來體問得都無此事且邠州係是環慶路統制

於涇原本不相轄况劉滄是 朝足送下本州寄禁若涇原路差人把門豈得不盡時申都轉運司及具聞奏據此二事只欲 朝廷知涇原路經略司要致劉滄獄死以快私憤都無公心觀此用意實可驚駭又衆言鄭戢罷四路後別授 朝廷與修水洛城所以劉滄得免專輒之罪臣勦會於三月九日本司准樞密院三月二日劄子云據鄭戢奏水洛城甚是當司一面興修若使中止實恐生熟蕃部遙相讐殺却爲邊患貼黃又言或且令臣戢在涇州 月日候許迂等軍馬回即起發赴任又水洛城 降指揮令涇原路一面相度指揮去訖所有許迂等又已別移住使其兵士等亦繫分孽往逐路替援年滿及權駐泊人數奉 聖旨令鄭戢一依所投宣敕指揮疾速將許迂手下兵馬差使臣管押往指定路分訖起發赴任鄭戢既承准士件 朝旨明知水洛城本路得一面指揮如委實興脩有利只合論奏別聽 朝廷指揮豈可尚與劉滄文牒一面督促及稱專奉 朝旨遂致劉滄託此爲名故違本路節制 勦院既不收堅取勘法寺又無較止以此鄭戢所稱專奉 朝旨

臣實難以獲會臣與狄青只據本司所授到樞密院劄子內 聖旨施行豈敢曲附鄭戩上違 朝命然群諷之起亦有所因鄭戩與麥知微交結情弊至深昨令許廷等軍馬興修水洛城其麥知微係是本路走馬承受却作都大名因統管兵馬以至修城指使工匠皆望修了遷轉及近邊細民又得弓箭手把土劉滄不惜財貨招致小人所以罷修之後謫議紛然臣與狄青都不采聽所恃者朝廷公道所賴者 陛下聖明是以前後所上章奏惟論 國家利害不與戩輩爭辯是非至於京師書問亦皆斷絕即不知戩輩詢臣更有何事朝廷聞臣更有何過直至今來臣未得赴任方始自疑兼臣昨於本司備錄到水洛城始末一宗文字欲乞令臣暫乘逸馬赴 闕面奏事狀及乞將鄭戩等所奏臣事降下許臣分析臣若曾上違聖旨矯稱 朝命專擅生事誣訪陷人如鄭戩之罪百分有一即乞伏刑都市以屬邊臣儻以事體未明須合證辨即乞與鄭戩一處下獄照對以明國典況臣十年之中三次左降至于榮進本不繫心非爲降者差違方此論列只緣臣當聖明之

朝被此誣諷若不陳述臣雖瞑目自銜恨九泉伏望 陛下察臣忠憤閱臣冤枉特賜早降指揮于 冑 宸嚴臣無任戰越俟命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慶曆四年六月日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新差知晉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尹洙伏奏

論雪石輅狀

右臣昨在涇原路竊見著作佐郎管勾本路機空文字石輅爲因于張元初到任時曾言母在濮州欲求一京東差遣因使寧親其時張元不曾允許後經隔數月因本路發遣年滿兵婦元遂差輅及駐泊都監同天監祇應人等各押兵士婦京及令輅因使催促京東州軍兵士衣賜輅因得往濮州寧親家 朝廷差官勘罪法等以私罪定斷罰銅降究京西監當是時臣以方移差遣不敢爲輅有所陳雪原輅所招情款只是從初於張元處欲求差遣因使省毋張元即不曾允許後來經隔數月方令管押兵士輅是文臣尺有不合承受押兵之罪初定私罪即不曾會問到張元狄青其時輅有無請囑之言若輅于管押兵士之時實有寧親之

請于孝治之朝尚冀寬貸況迨治舊日語言坐以
 私罪情實可矜今遇郊禮慶澤之後伏望 聖慈
 特移輅一京東親民差違及乞改從公罪定斷臣
 與輅共事將及一年輅之操履臣所具悉如蒙
 朝廷移輅差違及改定罪名後輅犯贓私罪臣並
 甘同罪不辭謹具狀奏聞伏候 敕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奏狀

奉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覆奏監察御史李京劄子狀

軍制 鬻爵法 復首級例

奉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具劄臣尹某准中書劄子著作佐郎新差知蔡州

確山縣事董士廉奏臣不公事奉 聖旨令臣疾

速分析詣實入馬遞間奏臣今依准劄子內畫一

分析如後

一韓琦尹某謀入界至好水川因任福妬功耿傳

狂指致兵敗折數萬人尹某作閔忠辨誣文誑惑

中外令李仲昌刻石掩韓琦惡令尹某自知虛

誑却毀弃刻石碑子

臣今詳董士廉所稱韓琦及臣起謀入界欲乞于

中書樞密院檢詳陝西經略司先奏攻守二策

朝廷擇用攻策後來曾與未曾入界及好水川接

戰固與不同起議入界致得收衄所有憫忠辨誣

二文臣實有此撰述以勸忠義乞檢會任福等敗

衄事及韓琦先繳進任福下孔目官彭忠所收得

耿傳親書晉朱觀名誠任福令持重文字與臣所撰二文照驗即知有無虛誑臣元不習令人刻石今據傳寫刻本是處州判官李師錫刻石即不是李仲昌欲乞會問本州因何人立石後來于是何年月何人設弃即知詣實兼臣見諸處尋求石本候尋詳別繳且更進呈次

一尹某在渭州專擅將官錢數百貫入已使用并借官錢與官員還債并支出軍資庫錢落下赤磨都轉運使程默曾差儀州華亭主簿王資磨勘見得侵欺官錢的實

臣勘會渭州應係官錢及公使錢各有監主及文曆拘官乞下本州勘會及將臣任內公使錢文曆磨磨即見得有無欺隱所有借錢與人還債臣初到任爲禮賓副使孫用曾于鄰近路在狄青手下使喚得力本人爲自軍職授官在京借却人錢物遂與狄青冬借與公使錢會官與料錢內還納所有軍資庫自有通判錄事參軍營勾臣即不知落下赤磨因依乞下本處勘會轉運司差官磨勘得見何人侵欺後來作何行遣即知詣實

右謹具如前所分析並是詣實所有臣先撰憫忠

辨誣二文今抄錄粘連在前謹具狀奏聞謹奏
覆奏監察御史李京劄子狀

准河東都轉運使差官准 敕取問臣前知渭州日借支過錢糧事并連到監察御史李京劄子言竊聞韓琦罷樞密副使因董士廉疏論水洛城并處置邊機不當事伏緣韓琦之過自尹洙始今琦已罷柄任某則仍守舊官人言籍籍于理未順雖聞已降指揮令尹某分析人言事與韓琦不殊切慮別有指說遂至紛拏兼聽知魚周詢相慶回日繳奏到是民被害之家指論尹某文狀事甚明白欲望 朝廷檢會魚周詢前奏并令衆董士廉所陳其尹某早 賜處分所貴與韓琦行罰頗均方協衆望

右謹具如前臣依應 敕命供慈前知渭州日依例借支官銀同易應付公用去訖臣切見李京上言雖聞已降指揮令臣分析切慮別有指說遂致紛拏臣切詳故事御史得風聞言事既稱風聞則容有不實是以所言雖虛俱不反坐 朝廷若以事狀顯明不須按覆即非裁處自繁 聖斷御史所守則有職分若京之所陳雖增臣過惡萬端或

乞加臣峻典于言事之體皆未爲夫惟不當慮臣別有指說乞 朝廷便行處分且 聖明在上若臣實有過犯必不徇先入之言曲加譴責若有罪狀豈容紛拏洋念苟免况京所言初亦切聞後云聽知則是未能決信于己也未能決信于己而欲決行於 朝廷其惑亦甚矣所賴 聖慈垂察許臣分析事狀盡得辨明向若從京之言則賤臣被折困不足論然上損治體亦非細事臣聞歷代用代刑多有過濫 列聖臨御未嘗獨任威罰及于一臣 先朝建按刑之官凡罪無細大悉以審究三代以還刑罰之慎未有如 皇世者也今京欲用偏至之辭塞辨治之實此原或聞人無所措臣謂上損國體者以此而言也京又云魚周詢繳奏到邊民被害之家指論臣事臣不知周詢所言邊民緣何被害有無處所去年臣累奏乞 朝廷將臣與狄青廢罷水洛城因依令百官集議及乞下獄劉辨未嘗省察緣當時狄青自邊上處置水洛城事而已劉滄董士廉等隨行人傳言被害人數甚多尋取責實處並不見得被害之人其周詢所言被害之家後來 朝廷必曾體量安卹及必

有居止去處若果緣臣處置乖張致令邊民被害即後來 朝廷轉臣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此時京已任御史當極言論列 朝廷如察臣灼然有過卽不當更需 恩命若引董士廉所陳之言不妄不復推較切爲過矣且士廉本非言事之臣只緣曾爲水洛城事繫獄二十餘日以此挾恨摭搆雖忠信淳厚之人亦當少原其情漸驗虛實今乃欲信淳厚之人亦當少原其情漸驗虛實今乃欲朝廷盡從其言尤所未諭京又言所貴與韓琦行劉頤均臣聞 本朝機政大臣出入中外自有常制今琦如資政殿學士制蕃復有褒言君臣之恩未爲不學謂之行罷罰理所未安臣又聞言事者主于言而已言之不從繼之可也伏閣請對可也不然解避其職皆爲得體若夫刑賞廢置乃 朝廷大柄非言事者得專之也今御史既得風聞言事又欲 朝廷不辨明而行罰是臣下進退皆懸于御史其權不亦過重哉嘗聞景德初河北轉運使劉德上言供備使白守素武勇請正除刺史真宗謂近臣曰將帥有功列狀具聞可也酬勞分秩自有常典綜何與焉監司之居外猶御史之在

朝也 真宗待賞罰之柄不欲移于群下 聖意如此伏望 陛下稽法先訓咨詢故典察迎合之言華明比之風則天下幸甚臣累蒙進擢班在侍從雖被論疏若已就勅劾即不敢與言事臣察辨論曲直今既蒙就問不當專為申理以祈恩貸兼復建明事體庶裨 聖政伏望 聖慈特賜省覽謹具狀奏聞謹奏

軍制

臣竊見諸路兵馬自來分與諸將則統制不一臨時差撥則兵將不相諳練益由節制不分名級末辨是以難于處置臣聞有部分然後有號令有號令然後有賞罰今部分未立號令何由而舉賞罰何由而施以此用兵從古未有以臣愚見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號令明而賞罰行今略定軍制件折如後

逐路大將一人

本路兵馬進退戰守皆專制之敗劾則在

其責

副貳一人

大將所制之事皆佐之敗劾則從坐

列將十人

分掌本路之兵步騎相參大率以五千為准不必定其數大將量其才而授之專主所將之軍其進退即稟命于大將一軍之勝負大將上其狀以賞罰之本路處置即皆不預

隊將五十人

每列將一人各給隊將五人所主隊兵之進退皆稟命于列將

右臣所置部令略定名級伏乞 朝廷講議節制頒下諸路仍乞不作臣察上言所責上稟 廟略謹具狀奏聞

鬻爵法

臣前次上殿奏乞召募邊兵其間合要例物及脩益官房須有所費竊慮三司未能應付臣欲乞朝廷初定鬻爵之法封出空名鬻牒散下州郡人入粟授爵今定爵二等

第一等爵許畜女使許使潭銀飲食器凡欲授

第一等爵者如元休州府縣鎮城郭等第戶

即入粟一百石如不係戶等即入五十石

第二等爵許以珠金為婦女帳飾如犯公罪許

贖凡欲授第二等爵者入粟五百石

石入粟每百石令人錢三十貫臣今約計授爵之

數可得十萬家通兩等二數當得錢三百萬貫專

先召募是兵乞不別有支用其未有爵之人餘士

族別無禁制外舉人曾經鄉貢并州郡牙校職員

京百司人吏並與依第一等爵例將來 認下諸

州仍乞立近限如不願授爵者即任便變易若限

外有陳告並糾違制之罪其畜女使及銀器者賞

錢三十貫所畜女使從良銀器沒官珠金賞錢百

五十貫珠金沒官所賞錢賞以犯事人家財物充

內婦人無男夫及男女十五以下即不許人陳告

所定爵名并更有合條約事件乞下中書門下參

酌施行

獲首級例

一諸處軍隊或五十人或二十五人或不及一十

五人為一隊凡獲賊首一級擒生同 下准此

依賞格所給管四等賜分與一隊將士如獲級

五分以上並以四戰元數為 定不除折數准此

即前隊並與第五隊轉

一管押軍隊人員十將以下差管押十人或 為奇伏亦以依射管准此

所管不滿五十人殺獲與輸折相當五級加一

等其二十級雖折相等亦第五等所管不滿百

人殺獲與折相等獲七等與第四等七級加一

等百人已上殺獲與折相當獲十級加一等其

獲四十級已上與第五等轉二百人獲十五級

加一等三百人已上加一等其獲六十級已上

雖輸折相當亦第五等轉

一管押軍隊使臣即門門祇使已 所管十人依此

不滿三百人殺獲與輸折相當十級與第五等

轉十級加一等其二十級已上亦第五等所管

不過三百人所獲與輸折相當外十五級加一

等其獲四十級已上亦第五等轉不滿五百人

殺獲與輸折相當外獲二十級加一等其獲六

十級已上亦第五等轉

一主兵官員所領十人已上供奉官所領 千人依此例

殺獲與輸折相當外五十級與五等轉五十級

加一等一百級已上亦第五等轉所領三千人

已上殺與折相當獲一百級加一等亦與第五

一使臣軍員親自用命所管將士別無輸折或輸折相等者與五等轉不及所得者只給第四等

賜

即達主將命取首級者自依軍法餘皆准此

一如得主將命取某人而能殺獲者與我四等

轉

一殺獲賊中首領者與第五等轉如近上首領即

與加等轉若加至第三等即本管人員亦與第

五等轉若加至第一等即全隊及本管人員並

與五等轉

一軍陣所獲一百級須輸折相等已一除計首級

命轉人數外別許酬獎得力軍員使臣共三人

凡百級加三人其十將以此數

一應非軍陣合戰有所斬獲者一級與第五等轉

一級加一等所管使臣人員軍陣例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奏議代狀傳作

議攻守

用屬國

按地圖

制兵師

備北狄

議攻守

夫西戎之弗庭久矣自繼遷盜起羌胡覆沒靈夏
四州常嚴兵戍秦民困於饋餽然 國家以至仁
為念誠乎黠武不愛七州之地委以旄鉞之重侯
正許其世及金帛豐其歲給恩賞既厚虜志益驕
益嘗有恭順之心修職貢之事含容養養四十餘
年迄于胡雖送肆送節自今春 朝廷選命將帥
分守邊郡轉輸兵甲修峻城壁三秦之人已聞駭
動荷宿兵塞下曠日持久守禦之備雖嚴供饋之
力必屈此則方今自守之害也若與兵度磧虜必
遠遁求戰則不可得欲歸則為所乘此又蹈至道
之師也切計為元昊之謀者不過中國外叛之
人與北方桀黠之虜耳彼知中國重于出師利在
守境敦元昊以輕騎擾必離然後疏爵賞以招
其酋豪舉大軍而覆其巢穴第河湟之黎康復漢
唐之封略可計日而得矣若徇悠悠之談以太平

既久兵不可動但執保邊之說使邊城將師擁重
兵據堅壘人人為自固之謀臣恐數年之後財匱
力屈恐 朝廷之憂不在元昊也謹上

用蜀國

昔漢發羌胡之兵夷郅支之壘唐出迴鶻之師平
幽陵之叛前世得夷狄之効者多矣乃者出渠放
拒方議問罪而哨嘶囉者輸試款請加討伐 陛
下講柔遠之略嘉憬俗之意爰詔有司撫納其使
特假將鉞之重委以專征之任金幣溢于穹居官
爵延于渠帥此誠得以夷狄攻夷狄之策然西戎
貪而無耻不可待以誠信况哨嘶囉項在先朝僻
處而裔自恃犬羊之衆復信立遵之祇嘗抗章陳
請冀復舊號犯我亭障及天水之境自為曹肆所
敗殺戮過半遂竄跡荒服幾三十載今者砥厲聖
德迴首面內當於制馭之道思適權宜之要非聞
專遣使者來告戎提率多兵仗之類曾無俘馘之
獻舊傳哨嘶囉之牙去平夏僅三十里彼嘗與大
邦為讎豈有一朝翻為 朝廷悉力而伐叛哉恐
未得其誠効徒市虜以微利耳為策之要莫若擇
朝臣之有才畧曉機事者由吐蕃使于迴鶻察其

情偽而與之為約使其出兵俟有所得斬然後計
級以金帛賞之戎狄之性貪于財利理當奮命九戰
之入寇利在剽掠若敕邊郡險其走集遠其不候
使賊至野無所得城不可及而觀釁蓄銳發機擊
之蔑不克矣保塞羌胡亦不滅七八萬俄塞羌胡
謂折李三
族及明珠白
馬部落之類
常若邊臣之
侵漁故屢有
翻覆宜申
救鎮戎摩加
撫馭賜堅甲
絮衣利兵勁
矢命諸戍
監護使分路
進討彼救左
則攻右救右
則攻左賊
必疲于奔命
且彼進無攻
劫之利退有
牽制之患
數年之間亮
黨必潰則可
係大慙而戮
蒙衛告成
功而薦祖廟
矣謹上

按地圖

昔始皇之謀六國銳求督亢之圖充國之制西羌
首上金城之略漢光武每議發兵先按地圖唐賈
耽芳為名相亦以華夷著稱則知圖謀之典歷代
為重 國朝自繼遷之叛奔曠西之地年紀已遠
圖書亡逸故其道里之迂直山川之險易世人罕
有 詳悉者元昊七州之地兼黨須之衆計其兵
不過十餘萬而潛竊大號敢抗天威必須分兵境
上張攻城略地之勢以備王師之誅討今傳聞公

邊諸州皆有賊名抄掠且北起天德西盡儀渭合
環十餘郡皆墜賊境賊兵不十萬不能布列諸路
則其勢亦分矣 朝廷圖任詩書之將調發精銳
之辛副以屬國羌胡邊域射士塞上之兵不下二
三十萬然而限以流沙之川 回遠莫敢進軍故
未能拔朔方之域賊元昊之首使其游魂于疆場
之外者幾一年矣近者王文忠潘混失利皆以不
知山川險易爲其邀擊此不按地輿之失非戰士
材武之劣也昨聞屯田員外郎劉復曾進西鄙地
圖頗亦周備平夏圖謀祕府及民間當有存者
伏望博加求訪命近臣叅較同異形于繪素而頒
之于邊將俾其見利則按圖而出師寇出則分兵
而守險此禦戎之急務也惟 陛下留意焉謹上

制兵師

夫制軍詰禁有國之大事忘戰必危聖人之至訓
故秦人以極武而喪天下穆宗欲銷兵而失河朔
則軍旅之際係強弱之本可不務乎昔在上古井
田之賦詳矣降及唐漢亦調民爲兵唐自天寶之
亂法制始紊于是四方諸侯皆聚重兵以自封植
五代不經粵有黠溫自竝爲兵者不復知農耕之

事惟坐而待食仰給縣官因訟相襲迄今不易
國家誕受天命尤有萬國太平之運乘將百年然
而食康虛竭無豐羨之畜百姓凋弊有愁歎之聲
究索其原皆兵之害計今四方廂禁諸軍殆至百
萬其不可用者且半則冗食耗國固可知矣居常
無事之際誠難更張今朔方不庭邊鄙聳動且契
丹與元昊舅甥之族壤地相制勢同輔車又必連
衡 朝廷亦當虞北虜之變而預爲之防今禁御
重兵盡戍西鄙若北虜伺隙竊發爲患不細方今
之宜莫若于秦晉趙魏齊魯之間置土軍三十萬
度州縣版籍下民之數而分其部伍擇里富強武
力之人而列爲將校每歲農隙督之講肄舉漢世
故事命即將臨試且農人勤力率皆壯健既練戎
籍服于訓練不日則盡爲精兵無事則俾之力田
有警則發之禦寇縣官無尺帛斗粟之費而享富
國強兵之利矣夫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今因
戎狄之暴而制軍旅之法此其時也在 陛下施
行而已臣料北虜之計以爲元昊之叛若數年之
間兵革不解國家士馬疲于西鄙物力困于中原
則必恐擁衆渝盟求逞其欲今若按民籍而科兵

當農閑而講事武威震于外財用豐于內雖使員
頓復出結贊載生亦無以施其略若以軍戎之事
重于更張則空分遣使臣盡選廂軍之伉健者配
練禁旅仍詔郡國罷募此輩竝亦豐財節用之一
術也前史有割人之談孫子著伐謀之說在於此
耳謹上

備北狄

夫戎狄爲患厥惟舊矣自黃虞而降迄于隋唐與
時盛衰寇盜中國益以生知騎射之方俗鍾貪悍
之性樂于戰鬪不知仁義故弱則降附強則侵犯
爲國者審其馭之之術而已馭之得其道則陵犯
之謀寢失其道則陸梁之心生秦漢專尚武功生
事先外不輟利害交相侵伐戎狄雖衰而中國亦
困矣未爲策之善也夫善御戎狄者在乎任將帥
訓士卒積金穀利器械無事則守有警則戰故守
則有威戰則必克無他道也重威嚴備而已漢宣
帝之朝呼韓唐太宗之擒頡利皆俟其政令皆錯
上下乖亂然後取之未有無事而興兵時安而去
備也 太祖皇帝以聖姿承五代之弊僭偽之國
綦布天下中州之地纔方千里而疆秦隴南封江

漢北不過路惟東暨于海 太祖委任將帥奮揚
武德十六年間未嘗有戎狄之憂因元係庸蜀之
方開荆衡之域東平建鄴南拓番禺廓海寓之伏
殺板皇綱之解紐 太宗繼武吳越清吏乃親總
六師問罪三晉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于足覽禹貢
之舊疆憫幽陵之汙俗屢遣良將喪行有城壁皆
以郡縣爲名有民人皆以耕桑爲本雖引弓解髮
未盡捨于漢儀而祀號設官殆有殊于戎俗矣意
者豈皇天將使臣屬于我俾自變其俗耶抑其君
臣將革其政教謀戕害于我耶且 國家自雍熙
端拱之後迄于澶淵之盟未嘗得志于北虜今又
其俗方改政令作法度竊觀其意似有貪漢之心
焉夫北虜者易以威制難以德服其所由來尚矣
而今之繼好弭兵逾三十載彼豈知仁義之方保
盟誓之重或正以國家太平四方無事又歲貪金
帛之厚賜耳合西戎不庭師放于息不幸年殺凶
歎民力虛困則虜必伺隙乘使番我信使擁其腥
羶之衆加以幽薊之師暴犯邊陲必爲深患矣夫
備預不虞武之善經也 國家得不思爲之備者
乎既思爲備則宜講求將帥之材制定兵戎之法

銛利器械儲積金穀俟其蔑弃信誓侵盜邊鄙奉
辭則我直以戰則我壯是以激士卒之心折醜虜
之勢然後鼓之以 聖德臨之以兵鋒復全燕之
舊疆述神宗之先志無易于此矣謹上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申狀

申陝西招討司狀

申揀選軍馬狀

申軍前事宜狀

乞招清邊弩手狀

申鄉兵教閱狀

申鄉兵弓手輪番教閱狀

申和顧人修城狀

與延帥論事狀三首

秦州申本路招討使狀

申揀選軍馬狀

據前益州司戶王緘相示一書彙其書記宋察推
上呈內一事說邊卒年六十以上退在近地似有
可采昨日見龐待制言邊多甚貴弱馬空令內地
飼養酌此二說欲令延州芻馬作三等上等芻粟
邊次等鄜州下等河中並且飼養候馬肥却令往
延州候到逐處揀選內軍人有武籍者別配與馬
便令却赴舊處若在延州便令換馬恐人人來換好馬其步人年六
十上便且令在河中駐劄不令在鄜州者慮以騎

軍專以馬步人專以年費不相礙不拘人數令人員分處管係內此可以分延州大將來兩處事體似允既有所聞便合陳咨可否乞賜裁酌

中軍前事空狀

右某自今月十六日見西路巡檢探報到吳賊事空賊眾見在大王井長城嶺牛羊拍井鼠寨等處共約十一萬續又探致賊眾于十五日過長城嶺來不知人數尋却回舊處者某體問到上件地里並屬宿州與保安軍相接本州已牒都監未供備赴保安軍駐劄十九日已起離去訖切緣今來趙部署在金明張龍圖又不兼本路軍馬公事切慮緩急賊眾侵擾臨時處置事無統一伏乞速賜詳酌別降指揮

乞招清邊弩手狀

右某近會問到同州近淮樞密院劄子添招本州禁軍支例物錢拾貫文廂軍支例貫文其禁軍別無軍額亦無等伏未嘗添招者以某所見本州見今于本城諸軍揀到清邊弩手准宣命依保捷請受其保捷屬侍衛步軍司續是就糧禁軍即清邊弩手亦合係步軍司禁軍名額欲乞下本州依樞

密院劄子內所支禁軍例物添招清邊弩手依上京第三等人材五尺二十已上或不以人材尺寸只誠路弩手及兩石以上少壯者招充所有廂軍例物會問到同州既只支錢四貫文今恐添錢太多只支錢六貫文責得允當乞賜裁酌指揮仍乞適下攻西諸州施行伏俟 台旨

申鄉兵教閱狀

一近降指揮內有所管指揮多少及人數不定去處即不拘指揮人數多少各均分為三番須管于一季中教遍切慮諸處只就人數均分臨時併合在別指揮或別都分不就本轄將較一處教習難以整肅欲乞三指揮以上並就金指揮教閱只如有四指揮處兩指揮作一番餘兩指揮各為一番指揮更號並依此例其兩指揮處即以一指揮作一番余一指揮分作兩番並就金都教閱更不均分人教只有一指揮者亦依此例一月一替一年得三箇月教閱所費均平或只定作三番於一年內擇三個月農忙之際免教亦不廢三箇月教閱之實

申鄉兵弓手輪番教閱狀

一體問同州第四等第五等人戶多無弓弩當教閱時遂旋借用雖有指揮官中良給錢數又緣只支得五七百元今問得弩一枝錢一貫五百文足弓一張錢七八百元足大率家貧少錢添助其間人材其有少壯者似此數閱恐不精熟某欲乞應係第四等第五等人戶如情願投清邊弩手者與免本戶下弓手其第二等以上不得免放

中和顧人修城狀

一昨日曾聞欲和顧人夫修築延州外寨某以謂虜衆壓境必無應募者若幸富民自募則取庸過多加之預借庸直方有往者既往之後一聞虜衆虛聲必紛然潰散既無姓名收捕須合富室再募恐奸猾太率大族重困不若令鄰州和顧人夫或添富室自募既然遠役則顧直有限兼應募者必衆却那鄰州兵大往諸寨應役似浚允當

一金明所駐兵士將合請口食之勝半細計到白麩斤半若作麩餅三箇充一日食衆必大便逐日依舊令火頭煎湯俵食即恐磨戶只磨空麥即白麩大費也計量所磨之數官收其半庸久給與麩則磨戶元校者以麩數少即令間日或三日一次

今請白米其自來軍行非次除日食合散饑餉數目並依舊例支散即不以此充數或有疑難者乞曉示諸軍兵士情愿請口食白米者亦聽則衆情可知兼今後常作準備每遇軍行各給與三兩日食免至塗中作餓或聞寇至則不暇食又省得預辦軍儲以致不虞

與延帥論事狀三首

前日某所論事退私有所未盡謹具條陳如左一所謂保安成主某雖石聞其威名亦未詳其綏御何如耳今虜衆壓境守將非大不善則不當更置且當以材者輔之者輔之者堪其事則代之不爲悅大凡敏于事者使之臨郡縣布威樹化即日而民洽者有之若要審上下之情偽練守禦之要害軍須物數周知其用雖使期月猶恐未盡今虜之來朝夕不可料恐新者雖材而不暇施爲舊者或練習而不擾也

一事所論爲將恩威某謂恩貴于威則猶一而警百也昧者或反是樹恩以私于人故人有竊議厲威以求其下故洵洵反怒蓋任于威而偏于恩也撫循以示恩則衆無不洽號令以申威則犯

者獨誅如是法且立而怨何由興哉又聞用刑寧
夫子重不當失于疑昔張尚書王文康在屬犯盜
者多失失于重不害也傳聞曹武穆嘗用人言誅
一詢舍者以其誹謗語又近日錢振武重罰優人
謂其慢已此三者人或疑其罪武穆至明振武至
恕及其以疑而用刑則人皆疑其罪故不若輕罪
而加重辟也

一事虜聲言取劉懷忠近人率眾過長城嶺却還
故處雖候者未必皆實就如此言恐虜勢稍東且
保安城堅今承其聲又益以朱吉戍兵三千虜若
果來使胡劉二族附保安不與之連戰稍進金明
之師以爲聲援則虜未有得也所慮者虜前以數
萬攻承平許懷德以數千兵往投虜不測而過後
知之必咎前策

秦州中本路招討使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秦州軍州事
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尹某奉台旨與崔懿同于寨
北納五里已來標立堡子今月某日與崔懿將帶
手下兵士等到彼中立標竿次不委蕃賊于谷內
揚塵挑關某與崔懿商量令寨戶向前體探其寨

戶等被蕃賊起惹關敵崔懿慮恐傷折着寨戶尋
領手下兵士向前救應亦是被蕃賊起惹關敵崔
懿尋令人于某處告急某尋令指使張某量帶兵
士往前策應良久亦是起惹押退不滓某又慮傷
折着兵士尋部領手下兵馬向前救應其蕃賊見
某兵士向前關敵即便敗走殺下蕃賊不少遂旋
拖拽去所到人頭若干個搶排旗鼓若干件燒蕩
却族帳若干坐所有某等即不元奉招討指揮領
兵破蕩作過李宮族帳只是奉招指揮于寨北約
五里已來標立堡子不委被蕃賊起惹又恐傷折
着先去寨及續去崔懿手下兵士所以向前救應
乘勝趕超十五餘里指使張某燒蕩却上件族帳
所有某手下兵士有虎翼等三十五人傷中謹具
狀申聞

申狀

申宣撫韓樞密乞修安國鎮狀

申四路招討司論本路禦賊狀并書

分析公使錢狀

申四路安撫使范資政乞于訖華州聽候朝

旨狀

申宣撫韓樞密乞修安國鎮狀

右某今相度到瓦亭寨地形窄隘兼本寨四面俱無戰地若駐大兵在彼如賊馬入寇以至却回雖見得可以襲逐又緣地勢難以出兵若賊馬自涇陽谷入來倒把定彈箏岐路則彼處兵馬進退不得兼頭回時或却往涇陽谷云亦無有扼其歸路以此駐劄大兵不為穩使自本寨以西直至師子堡以聚蓋在谷道及兩面來路頗多俱非控扼之處今踏行到安國鎮堡子下而大川內西控瓦亭大路此當涇陽谷口自來太鎮雖有重壁又却在南坡上絕然高峻裡面又無人戶居住其居民皆在城外城下居住去年盡遭燒蕩今復于上件大川內修建城寨一所將來如遇賊馬入寇即將非

來預議指揮部署下瓦亭兵馬却移在此處即東西北三面俱出將兵馬如木欲出戰即足為諸處聲援堅壁指重過其奔衝如見得賊勢可以襲逐即自據勝地排布軍馬兼分擊游兵照管得北原上賊馬來路所有接應鎮戎德順兩處雖比瓦亭遠着四十里其如不拘困却兵勢可以遠作聲援況鎮戎德順堅壁固逐處戰守兵數與舊不同若且令固守即不妨分壁奇兵接次應援設使部署兵在瓦亭駐劄雖與逐處相近亦不可輕出天兵以此利害分明令寫畫到地圖并計科到功科狀一本謹具狀申宣撫使

申四路招討司論本路禦賊狀并書

一沿邊弓箭手自來每遇賊馬入寇並各潰散益緣逐地分各令守把多者不過一二百人當箇稼成熟之際此中鈔劫足能禦拜若遇賊兵大至則須至逃潰況今來已定正月則未能卒破求戰則不與之較既勝負未分必無滾入奔衝之理如使弓箭手及巡檢兵士防托守把若非迎戰敗則必望風驚潰自然成壘震懼大軍喪氣此亦取敗之一端欲乞更不降指揮諸處于邊壕守把防托

所費不致敗

一將來賊馬若的然于秦鳳路寇掠本路除合差那兵馬救援外緣山外與秦隴地里相接本路署將帶兵馬赴德順軍駐劄及差那驍勇將士與山外巡檢劉滄同于靜邊準備賊兵頭回覓使邀擊却今見令彭陽城駐劄

一將軍馬赴无亭照應某上覆招討侍郎日邊邊報益多慮恐必來入寇某輒有所見軍行利害數事雖與部署諸官熟議皆合緣皆是出戰官員今所議持重不戰即難為連署謹附管內机空右給詣節下乞賜詳酌早降處分

分析公使錢狀

准公文准都轉運司牒准救據陝西都轉運司體量到洙前知渭州借過軍資庫錢糧等取問洙曾與不曾于首庫内支借著錢銀作何使用自後曾與不曾交還具逐件招承文狀者

右具如前洙先於慶曆三年七月内奉教差知渭州到任後取索到前知渭州王沿已後支用公使錢體例計度每年合使錢數及勘會到本州見管指使使臣及郡虞候已上共六十餘人主兵官及

通判職官參謀等近二十人共八十餘人逐日例破當食納計錢共七貫每月計二百一十貫逐月五次聚會一次張樂共約錢三十貫文每季一次大排管設軍員二百貫非次專使撫問或教場内軍員喫食官員射弓及漆助造酒糯米并節辰送物逐季又約一百貫文每一季都計使錢一千貫文依此約度每年合用錢四千貫文王沿在任時支公使錢三十貫後來除依王沿例別給米麥外只支錢二千貫勘算每年合少錢二千貫洙遂訪問勾當官走等所少錢作何出辦其人等並言自來于諸處回易可以得足洙遂體問到前來張亢在任日并隣近州郡涇州鄭戩慶州滕宗諒將銀往西川收買羅帛及買上京交鈔并令人解州般鹽計三處回易鄭戩布將銀于西川及秦州收買羅帛并買上京交鈔亦是三處回易即不令人于解州般鹽洙相度得差人解州般鹽委是不使其西川又緣地遠難以差人往彼只可于秦州買物及上京交鈔兩處回易其勾當人兼言將銀入西川則利息甚多若只于兩處回易恐支用不足洙即不曾聽從兼體問得諸處及本州自來並是於軍資庫或隨軍庫支撥係官錢作本回易有此體例洙以本州除逐季請撥公使錢外別無不係省錢若不于官庫支借即無由得

錢回易實曾遂慶印押頭子委勾當人于軍資庫
支借錢銀往秦州回易及收買上京交鈔並係公
用庫亦曆支收知州通判鹽官通捍即不一一記
得實伯兩數及支出月日今看詳陝西都轉運司
奏狀稱借出錢二千貫銀五百兩委是洙在任日
借出是實兼洙記得只二次令人將銀往秦州收
買羅帛一次令人將交鈔上京其秦州羅帛即是
洙在任日買到令勾當官員使臣依市價賒買與
諸邑人共上京鈔交回買到物帛即是洙離任後
來有狄青程勤王素相繼知州即不知于何人任
內賒散與人兼陝西都轉運司已磨勘到見欠錢
人計二百七十九戶即是已見得錢數歸着今乞
令渭州勸勾當人錢折洙在任日所借到錢銀回
易到物色多少是元借本錢多少是收到利錢若
于於洙任內收係若干於後來知州任內收係其
軍資庫元供出本錢及銀于是何年月却于本庫
送納即見得交還與未交還又緣洙于慶曆三
年八月內到任九月後便值西界事宜緊切洙與
主兵官員逐日隄備略無暫暇雖累准 朝旨令
凡有管設不得減削及許令回易洙只是委管勾

當使官員及公人等一面主管回易及支收使用
其買到物帛亦不曾親自點檢所有上項分折每
年合使用錢數並是小作納筭計仍乞取洙離任
後逐月所走過公用錢數細定月分與洙所約度
到費用數目比類方見使用的數所分折前項事
理並皆詣實謹具狀申河東轉運司謹錄狀上

申西路安撫使范資政乞於乾華州聽候
朝旨狀

景非自路州赴渭州制勅院照對公事至永興軍
經陝西都轉運司陳狀爲先曾知渭州涇州將來
奏案後若在邊上州軍聽 敕切慮於事體不便
及邠州永興軍又是前兩府知州亦難以在彼欲
乞于乾華州聽候 朝旨如該合收禁亦乞依條
貴施行自後即未知都轉運司曾與不曾聞奏洙
已於六月十日夢制勅院責保送渭州知在見在
館驛內安下比至伺候 敕命須是一月以上切
緣洙去年方離渭州即今本州官員多是某在任
日到任館驛內人有眾官安下常有官員往還事
體洙屬不便伏望四路安撫資政特賜據狀備錄
開奏并詳某前于陝西都轉運司所陳事理早降

指揮伏候 台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五代春秋

梁太祖

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
汴州為東都改京師為西都五月李思安帥師及
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帥敗績

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東都征潞

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

月晉人救潞州破夾城遂攻澤州六月戊申淮南

張灝弒其君偃吳人誅張灝秦人來寇雍州同州

劉知俊敗秦師于英谷八月晉人來侵晉州九月

丁丑帝西征次夾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楚人克

朗州殺雷彥恭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

祀上帝于國丘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

知俊伐秦克郾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

殺雍州王仲師六月同州劉知俊叛附于秦辛亥

帝西征次陝州劉知俊奔秦幽州劉守光伐滄州

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亥帝還

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接晉州晉人還師十一月

甲午帝告謝于國丘秦人來侵靈州陝州康懷英

侵秦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于昇平
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鄴王紹威薨八
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
己丑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鎔定州王處直附于
晉王景仁帥師北討次于柏鄉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晉王
趙人定人戰于柏鄉景仁師敗績晉師圍邢州二
月晉帥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
月改元南海王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
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高方與克鹽州十一月壬
辰帝西都復位

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侵趙克秦強進次
蔣縣圍之晉人救隋帝還師滄州張方進以地來
歸四月己丑帝遂幸東都帝不豫五月甲申還西
都薛貽矩薨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弒逆帝崩于寢
殿殺友文八月河中朱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
攻河中晉王救河中西都晉人來取揚劉

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彥章
帥師侵晉攻揚劉晉王救揚劉彥章及晉王戰彥
章師敗績十二月賀環殺謝彥章賀環及晉王戰

于胡柳破晉師敗績是夕再戰環師敗績晉人取
濮陽邠州李保衡以地來歸

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三月兗州張守
進叛附于晉四月賀環帥師攻德勝南城不克八
月王瓚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兗州誅張守進十
二月王瓚及晉王戰于河 瓚師敗績

六年春河中朱友謙襲昭同州六月劉鄩帥師圍
同州九月晉李嗣昭救同州劉鄩及晉李嗣昭戰
鄩師敗績

龍德元年二月趙人張文禮弒其君鎔四月陳州
友能反師圍陳州七月友能降赦之八月晉閻寶
帥師討張文禮十月戴思遠帥師侵晉攻德勝北
城晉王救德勝思遠及晉王戰於戚城思遠師敗
績定州王處直爲其子都所廢

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城晉
王敗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救德勝思遠退師八
月段凝帥師攻晉衛州克之晉李存審克鎮州誅
張文禮

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四月晉人來取
鄆州五月王彥章輩帥師侵晉攻德勝南城克之

晉帥奔德勝北城保揚劉王彥章困揚劉不克八月段凝帥師侵晉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彥章師敗于中都彥章沒于師晉師迫

京師戊寅帝崩于建國樓下

後唐莊宗神閔皇帝

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即位于鄴都十月戊寅滅

梁己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

京師誅潞州李繼韜

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

迎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圜丘四

月秦王茂正薨盜據潞州五月克之十一月癸卯

帝敗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十二月庚午帝及皇

后劉氏幸張全義第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

帥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于

唐河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溫韜段

疑

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

崔協薨三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

七月誅毛璋荆南高季興順命赦

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圜丘改元九月東川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十二月楚王殷薨

鄴國公仁矩薨

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眾來歸五月誅安重誨十

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年六月河決衛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州誅董璋

京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湖南馬希聲薨

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夏州

不克八月皇子從榮為兵馬元帥十月赦李彝超

十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榮戊戌帝崩于雍

和殿

愍皇帝

長興四年十二月癸卯朔帝即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盜殺安州

符彥超二月鳳翔從珂拒命王思同帥師攻鳳翔

不克從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河中

安彥滅陝州康思立叛王思同沒于師康義誠以

師叛戊辰帝遜于衛州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戊

寅帝崩于衛州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五代春秋

後唐末帝

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即位乙酉改元誅康義誠

朱洪昭馮贇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嶽陵八月蜀王

知祥薨九月契丹寇雲州

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應州十月閏

王延鈞薨大饑

二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達楊光遠帥師

討河東鄴都軍亂逐劉延皓范延光帥師討平之

九月契丹救河東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城下敬達

師敗績退師晉安契丹圍晉安戊申帝北征次懷

州延州軍亂殺楊漢章閏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

達以晉安叛降于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

迫京師辛巳帝崩于玄武樓

晉高祖

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宮降制改元閏月庚

辰帝至京師以幽州及鴈門以北地賂少帝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於鄴都八月高行周

克襄州誅安從進大蝗十一月葬高祖皇帝於顯

陵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青州楊光遠叛附于契丹契丹入寇大饑

開運元年正月契丹陷興州乙酉帝北征次澶州

契丹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師敗績甲寅

帝還東京六月復樞密院河決滑州七月改元八

月閏人朱文進殺其君延義九月庚午朔日有食

之十二月丁巳楊光遠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

丹入寇大饑

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祁州

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契丹敗績四月甲申帝還

東京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饑

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

十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十二月師次中渡杜威

叛以師入于契丹皇甫遇沒于師相州張彥澤寇

京師彥澤殺桑維翰

四年正月帝遜于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師誅張彥

澤癸卯帝遜于遼陽

元年二月帝即位于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丹德光遁歸火藥城五月丙申帝東幸六月殺郭公從蓋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範薨閏七月郭都杜威拒命八月越王弘佑薨九月庚辰帝北征十一月杜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于萬歲殿

隱帝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守正拒命盜以京兆叛附于守正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七月王景崇以鳳翔叛附于李守正郭威帥師圍河中越人廢其君侖十一月殺李崧士申華高祖皇帝于春陵

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塞五月京兆降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十月契丹入寇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

三年二月初學樂閏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揚州史弘肇王章鄴都郭威舉兵向京師澶州李弘義滑州宋廷達叛附于郭威甲申慕容彥超帥師及郭威戰于劉子陂

帝視帥師敗績侯益焦繼勳叛乙酉帝崩于鄴郭威入京師軍大掠乙丑皇太后命立于寶馮道往徐州迎寶誅蘇逢吉劉錡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帥師北討次澶州還師壬戌威入京師楚人馬布薯弒其君希廣王峻弒湘陰公于宋州

周高祖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莽漢隱帝楚人殺 薯十月吳滅楚十二月兗州慕容彥超拒命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征戊辰次兗州城下乙亥克兗州六月戊戌帝至自東征九月契丹入寇朗州劉言逐吳人復楚地也三年正月以戶部田賜民二月誅王峻六月大水十二月誅王殷

丙午免之丁卯次揚州吳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壬申帝至自南征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漢三州來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帝崩于萬歲殿 恭帝 顯德六年六月甲子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莽世宗

皇帝于慶陵

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于我

宋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河南集附錄

本傳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楊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爲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較勝朝堂戒百官爲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爲掌書記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敘燕息戍二篇以爲武備不可弛敘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垂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木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秦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冠既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據尺寸地

項嘗以百萬眾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
不戰然我眾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
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
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
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閒夾擊
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
他技悟一也我眾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
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
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織人易以
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二復命貴臣監督進
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
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
有以棄之符堅肥水哥舒翰潼關是也則制敵
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
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帥控劬他衆
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
者善敗也昔昔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
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
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
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徵幸於

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
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
之鑿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息戎曰國家
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徽千里環重兵
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
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哥
氏羌唐秃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典師定律皆有
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
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未復經七年
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
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
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屯卒較其中者總廩
給之數思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
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
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
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人入粟饋四方
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
歲不常登彙有常給項年亦嘗積匱矣儻其乘我
薦饑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
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

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
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
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
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
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獨其雜
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
什長隊正盛秋旬閏當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
傳之蓋罷京師禁林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
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衛習其形勢
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
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又爲述亨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課凡雜議
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爲經略判
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爲韓琦所浚知頃之劉平右
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爲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
琦副之復以洙爲判官洙數上疏論兵請使殿召
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閩寶以前用兵故寶
特出奇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柵壘召募土兵省
騎軍增步兵又上鬻爵命時詔問攻守之計竦具
二策命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爲集賢

校理洙遂超廷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
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
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
兵降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傳
督戰太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
傳文吏無軍責而瓜乎行陣又爲時所誣遂作憫
忠辨誣二篇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
直集賢院上奏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
事勢猶云可爲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
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二帝不
以危亂戒亡爲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
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
逐捕今蓋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
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
帝以危亂戒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陛
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
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
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彊大之鄰非特閩卷
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旬塞苦數擾內地
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

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空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思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賴自誣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餉樹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

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公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大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此年以來續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卽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寢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漢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王不諱危亂所以存日親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會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

管遣劉滄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爲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戡已解四路而秦滄等督役如效洙不平遣人再召滄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是論狄青城滄士廉下吏戡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路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鞠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殊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害自貸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爲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爲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擢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濃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洙與穆脩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韓琦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諱以道梅亂世不仕祖文化始以材行與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郿邑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爲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贊古今開判凝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爲妄人公乃著教誦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過失敗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教坐以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諫有素義兼師友以靖比臣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鄆州商稅歐陽公札叔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爲四賢徙唐

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興軍以經略招討之子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興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軍部將劉繼宗禦之爲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使然攻守大計當臬筭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爭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爲專使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乘萬師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緯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特宣徽使鄭公爲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滄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與滄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

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整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由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滄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滄者再不至乃命元亨寨主張忠代滄滄復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滄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滄等功朝廷卒薄滄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馬會慶帥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爲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上迹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

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
公與杖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
取其俸償于官連接間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
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沿牒至
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
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
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
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兒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
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
悍大冗列皆降意客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
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
唐袁慶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敵本朝柳公仲塗
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
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
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
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爲最多
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鄴延道勒兵
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堡障之
賊知朝廷之威必讎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
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參議

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今夫文武之
士平居議論慷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
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
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聞人多矣如公
挺然忘身以爲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
公文武之才犖犖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
紓所蘊於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罹讒
毀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歎呼疑
爲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想擇利而自安
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
獲辨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
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三年間皆復顯官處大
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與
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
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弟相三班
奉職冲秀州華亭縣主簿清泳未仕並先公而卒
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萬博
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高宗今方十
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

次適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
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
十二月日沂材舉公夫人之喪葬于緄氏縣某鄉
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
魯者莫如公余已爲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
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斥本
末爲最詳其敢以辭旣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
說而表于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
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分此天之性位不尤顯遭
讒而跌且不壽分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
分尚一歸于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分徒自奔於
邪徑故公臨禍福生死而曾不少變分是能安性
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分亘萬古而增
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分空嗣人之夢慶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
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世而世之知師魯者
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
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
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
強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
窮盡道理乃己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
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
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成師魯少舉進士
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
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
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
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冒言師
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鄆州酒
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
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
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讓
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
通判涇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

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路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成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吳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敗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賈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敗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二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敗死一子二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主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

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系焉銘曰

藏之浚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韓琦

維慶曆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尹君師魯之靈嗚呼
師魯惟君之生天與英奇如鑑之明無隱不窺如
材之美無用不空仁義之勇過於虎羆疑昧之決
審乎著龜首倡古文三代是追學者翕從聖道乃
夷名重天下無人不知知之深者非余而誰伊昔
夏人擾于西垂余忝忝任君實同之周旋塞上余
往君隨晝籌夜畫思睡思饑星霜矢石勞苦艱巖
九四五年心憊形羸退而視君志不少衰上嘉君
勤進督涓師懷敏之後破壞創痍君能盡力補綴
撐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衆心熙熙保
邊務實恥于妄爲不合小人乃改禍基易慶晉踰
奔命何疲輸忠抗論伺者乘危君前在渭屬防秋
時以公解緡貨其偏裨俾償宿負免干典彙月取
其俸送官勿虧且責効命投死無疑職此抵罪竄
斥流離衆謂之寃君甘如飴自隨從均帝方念茲
奈何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鄴而馳范公大
賢來託孤遺謂無怛化言色怡怡忽整衣冠盥祿
莊祇憑几而逝衆皆歎悲范公之善其說如斯嗚

呼哀哉彼倉冥冥莫可究推賢者胡惡動與也其
不肖胡佑坐來福禧以道而屯死爲人思以幸而
福生爲人嗤在君所得何必期頤嗚呼哀哉余之
與君義雖朋執情則墳荒莽不執紼莫不捧卮使
我大恨痛切肝膈徒憑薄祭一寫哀辭琴不鼓矣
嗚呼子期尚饗

維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
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爲學
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
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英俊迺隨
聖朝之文與唐等秀繫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
公延於幕中矯矯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
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多故遷謫羈旅子
行其志曾不爲苦才弗可掩起于貶所往貳經略
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橫
生斥於散地頽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
已回吉空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
已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
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
乎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

亡友河南尹洙字師魯嘗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均疾且革
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效遂沒焉時予官汶上
又東徙乎盧距其沒所遠甚歎師魯之不得見復
不得撫其襯一祭其神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
未有以卒其志爲辭而哭之

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爲人皆富君實窶爲人皆老
君實夭爲君知君爲沒是三者舉非君之志不吾
爲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舛殊大道
破碎漫漶費詞不立根柢號類嘯朋爭相教惑上
翔公卿下典書制君子歆時了不爲意獨倡古道
以救其蔽特俊化之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
不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爲學遭
世乖離掠取章句爲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
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顧而歎嫉時之爲鈞挾六
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窺功不苟進習無
匪彙今則亡矣使所學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
是以哭之惟文與學二事既隆充用而表鑿于時
窮純流蘊積資而爲德行乎己而已必裕形乎家

而家必克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
化大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固不
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蹇諤見黜于邊則以威
懷取寧才望既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愠色不形
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下而致太平吾
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時實惟恢奇鍾此具
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濟是期胡既辱其粟而反
速其萎凡粵中蘊百亡一施豈茫茫下土天亦有
所不知耶將冥冥上亨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
必釁而善不必禔忠良而天險狼而耆汨清參錯
顛倒乖睽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熙吾
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魯哭無已
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魂離四哭而腸絕
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寫于絳
庶不泯沒於陵谷

哭尹師魯

蘇舜欽

前年于漸死予哭大江頭今年師魯死予方旅長
洲初聞尚疑惑涕淚已不收舉盃欲向口荆棘生
咽喉憶初定交時後前穆與歐君顏白如霜君語
清如流子年人甚少學古衆所羞君欲舉拔萃聲
譽日搜搜不鄙吾學異推尊謂前修今踰二十年
迹遠心甚惘後會國南門夜談雪滿樓青燈照素
髮酒闌氣益邁非君握兵柄節制關外侯子才入
冊府俄作中都囚飛章力辯雪危言勳前旒時雖
不見省凜凜壓衆輪旋聞君下獄六月送渭州渭
州舊治所昔擁萬鞬鞞堂中坐玉帳堂下森蛇矛
令嚴山石裂恩煦春色浮羣生無根牙衆言起愆
尤近來入控犴吏對安可訓法冠巧權詐刺骨不
可抽削秩貶漢東驅迫日置郵窟塗無一簪百口
誰相賙諸子繼先亡清血漬兩眸貿然幾喪明憤
苦結不瘳君性本剛峭安可小屈柔暴濯此冤辱
苟活何所求人間不見容不若地下遊又疑天憎
善專與惡報讎二豎潛膏盲衆鬼來擲廠棄局奔
南陽後事得所投心膽尚卓犖精明已彌囂生平
經緯才蕭瑟掩一丘青天自茫茫長夜何悠悠萬

物孰不死死常在巖秋君齒方盛壯衆期樹風猷
二邊汎橫得四海皆瘡疣斯時忽云亡孰爲朝廷
憂予方編吳岷日自親鋤耨無緣旬旬救凡几空
悲愁時思莊生言所樂唯鶴膝物理不可詰此說
誠最優

祭尹師魯文

歐陽修

嗟乎師魯辭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
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
猿猿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
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
之衆而其寤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
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也舉世皆寃而語言未
嘗以自及以寤至此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
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搥手爲訣
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
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遊
善人空哀子能自達子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
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
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
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
而世人藏之無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子文
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韓琦

某啟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札叔作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爲疑及閱尹氏姪子辨列則皆某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某憶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爲文字垂于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盡矣某復何言某又嘗接師魯言以爲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空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度不獨惑于今世且惑後世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盡所蘊譎非其罪而死又爲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爲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假于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死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爲豈之翰之心哉但

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于地下爲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然後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于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于世矣幸甚幸甚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祗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澗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

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澗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澗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呼屈然後爲師魯稱寃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澗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澗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意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益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讐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

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類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淡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淡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使晚人淡處因謂此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止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乞與尹構一官狀

歐陽修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掌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爲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羣辜流竄以死嚮陛下仁聖思憐哀其寃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惓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裕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錄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需寸祿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教旨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辨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子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諲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州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遣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空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

專殺降知空州君上書爲渙論 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計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毅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五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子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時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寤成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界可嫉其如斯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并序 韓琦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學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蒂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踈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過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學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為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邪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學益深師魯每歎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縉紳草澤上書以方略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為第一然恠其所論特奇疑非仁濟言既而知處學代為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

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嘗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為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讒敗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學娶王氏再娶宗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處學將從師魯之喪葬于緹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

學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以伯父之言告乃為銘曰

惟壽惟天達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天而傳鳴呼處學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于天惡兮不折善兮不平天果主邪胡為而然

尹判官墓誌

范純仁

君姓尹氏諱高廟字嗣復師魯第三子也師魯諱洙師魯其字也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自大父以上官諱族系韓魏公表師魯之墓書之詳矣慶曆七年先君文正公守南陽時予侍行師魯自鄴鄉輿疾而來託先公以後事予得省疾于卧內見嬰兒扶床方二三歲眉宇秀爽師魯指謂予曰此吾兒也予始識君而愛其神俊異常又念師魯之積善必謂其遠大不可量也後十二年方見於許昌方十五歲舉止談論已如成人予自謂所期果不妄矣又十六年忽聞君之訃驚嘆自失迺知天理人事之難必而心波痛大賢之夫其後也君以翰林諸公薦名臣之後特恩補太廟齋郎年未應調魏公奏為相州安陽縣主簿黠吏易君少而為姦君得其情皆按

以法一邑驚服魏公鎮大名復辟監倉草場秩滿
調泗州觀察判官未行以熙寧八年六月十四日
卒于許昌之長葛縣享年三十有一君天資英爽
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長者游爲文章
下筆即成不加點竄善談論有時揚擢古今一坐
皆傾英宗初即位魏公以願命元勳求解機務
上不之許魏公未敢堅去君上書於魏公曰功成
身退乃天之道公令眷眷君臣之契不忍訣去而
久持大權讒嫉者衆將有媒孽之巧伺隙而進一
旦禍機潛發令名不終則公將噬臍悔何及也魏
公嗟賞之曰真有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蓋用其
言性至孝十歲持母喪哀棘如禮見者嗟歎爲人
真率不事矯飾於財利爵祿未嘗屑意待人無城
府受朋友規切竦然聽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
有厄窮務竭力拯救以是人樂與之游當官論事
直伸其理未嘗少屈相守尚威嚴事有不使他吏
不敢白君曰苟容畏事以遂上官之失豈士人之
行耶獨往辯正其事守亦納之更爲薦舉公卿大
夫薦其才者凡十餘人娶李氏子舅氏司農少卿
諱禹卿之女生一子照尚幼其猶子煥奉君之喪

以元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于河南府壽安縣
甘泉鄉龍澗里先營之次而求銘於予爲之銘曰
騏驥爲駒骨相不羣豫章發地勢凌青雲嗣復在
幼星眸貝齒爽如秋隼一翥千里未冠能文擺落
塵囂大節可觀不屑細故才長命短器遠位踴欲
奮而萎壯年就木秀而不實聖人有言積善餘慶
經豈徒云君躬弗穿空在後昆勒驛于石終古其
存

雜見事跡

先是渭州西路巡檢劉滄建榮川為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出隴坻之內回遠恐下及事請募熟戶於山外築水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都部署鄭戢以狀聞命滄及董士廉董其役令韓琦宣撫陝西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戢知永興軍又言兩城之旁多生戶今奪其地恐城工畢而寇至請罷之戢因極言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滄士廉令還滄士廉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城之洙怒以二人違節制命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繫滄士廉于德順軍及周詢還是戢議乃從洙慶州洙水記聞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鄴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鄴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洙水記聞

知道者苟未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魯師自言靜以退為樂其人曰此犹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首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定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許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奕在坐奕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奕曰師魯遽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空往見之為致意聞警之無使成疾奕即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奕來道文正意而笑曰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奕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奕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生人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與沈存中筆談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為之倡尹洙師魯次第繼其後歐陽文忠公奎工偶儻之文及官

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蓋公於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魯後他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其後師魯先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領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自爲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公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才下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聞見錄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雷守而都謝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演伏其識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之翰以謂信然南堂雜識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事更不當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爲愜爾魏公別錄

范文正公嘗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使師魯見明日以示尹師魯曰希文名重一時後世所取信不可不慎也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誠爲脫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此正起俗儒爭論也希文撫己曰賴以示子不然吾幾失之范文正公作岳陽樓記爲世所貴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也畢仲詢懷府燕聞錄

尹師魯論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靜為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頓首有所得及移鄆州特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文正別文正馳至則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少頃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曰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猶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何文正不達此又問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手謂文正曰亦無鬼亦無恐怖言訖長逝沈存中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退靜兩忘尚存胸中乎獨無為子揚次公曰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德洪冷齋夜話

一小說名默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編中洛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游山須是帶得胡餅爐棗方是游山諸公咸謂游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公爭救之乃免輝見前輩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扼吭無是理也著默記者亦不當書此周輝清波雜志

校正尹師魯文集序

崔統

昔者天子立教洙泗之間曠天下之英賢道一而已成列四科豈有所差別而然歟蓋皆不失其本心而已心者仁是也仁者天德是也是故蘊之不一己擴之則普物即事以體道也澤人以立我也修文以限止也不然流於朴且靠術而謾曾是以為道乎統考執於宋得尹師魯之文所尚節義所長論兵明出事先任而無黨遭構不怒處終而精故詞簡而切旨不襲故言不躐其所不能其亦孔氏之政乎當宋代談經作傳摘詞申政者奚啻百家然自三四儒之外許魯齊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從於程氏者尹彥明稱庶幾馬行一乎敬言純乎經道行乎富貴患難噫何尹氏之多賢歟

余嘗讀歐陽氏誌尹河南先生之墓曰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又自疏云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若是乎文之貴簡而能爲簡者匪易言哉一日從北海孫公所得河南先生文集抄本受而卒業焉其文朴直繁嚴果有當于簡即碑銘書疏或詳至數千百言之多皆精于理核于事而無靡詞無溢氣雖詳而仍不害其爲簡也原春秋之所以能簡者孔子上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天子列國君臣行事本末與夫內外盛衰治亂得失之故靡不條貫洞達故權衡審是非明一字褒貶義無不該然則非大哉博學之孔子不能爲春秋之簡非博聞強記通知今古之師魯亦不能爲師魯之簡非博極羣書集古千卷藏書萬卷之歐陽氏亦不能爲歐陽氏之簡而能以簡而有法一句遂盡師魯之爲文也此簡之所以有足貴而能爲簡者之匪易言歟攷之韓忠獻云天聖初公獨與穆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范文正亦云師魯淡于春秋辭約而

理精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尤延之亦云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則又非獨歐陽氏之說也由是言之文之學爲古者必能爲簡而能爲簡者方可以語古嗚呼今天下之爲文而有志學古者其亦可以知所尚也已

師魯為古文在歐公前前乎師魯者又有穆修鄭
 條柳開輩柳鄭余未及見其文穆參軍集則代州
 馮秋水方伯順治間刻于金陵文疎拙詩尤劣甚
 不知何以得大名也此集二十四卷詩一卷餘皆
 雜文蓋北宋人文章之屢傳于今者猶見其全如
 此集者是可寶也惜寫字多魚豕之謬安得別本
 擊對之姑按正其可知者餘則闕疑不敢妄有竄
 改康熙十九年庚申九月新城王士禛書

湘山野錄錢思公鎮洛創一驛館命僚屬各作一
 文謝希濂與歐公皆五百許字惟師魯止三百八
 十字語簡事備馭公魏服今攷集中不載此記豈
 闕佚已多邪辛酉夏六月阮亭又識於園子監東
 廂

宋宗室希弁續晁氏讀書志云志稱尹師魯集二
 十卷希弁所藏二十七卷洙傳中所載亦同嘗攷
 邵氏聞見錄云錢惟演守兩都起雙柱樓建臨園
 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
 曰某止用五百字文成永叔服其簡古自此始學
 為古文二記皆不載于集中今此集二十七卷與
 趙氏志同二十六七兩卷則五代春秋而附錄一

卷則本傳及韓忠獻所撰墓表祭文歐文忠公墓
 誌及論尹師魯墓誌乞與其子構一官狀并雜見
 事跡七八條阮亭壬戌冬初再記

